民國叢書

第四編

·87·



民國叢書

87

歷史・地理類

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　鄭振鐸著

六朝陵墓調查報告　朱希祖　滕固總編輯

金陵古蹟圖考　朱偰著

上海書店

六朝陵墓調查報告

朱希祖　滕　固總編輯

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調查報告第一輯

六朝陵墓調查報告

民國二十四年八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　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編輯委員會

總編輯　朱希祖

滕固

編輯　李濟

蔣復璁

董作賓

出版者　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

印刷者　中央圖書館籌備處印刷所



本書據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1935年版影印

六朝陵墓調查報告書

序

朱希祖

余讀日本今西龍君高麗諸陵墓調查報告書，（見日本大正五年度古蹟調查報告）而輒深亡國之痛也，夫朝鮮人不自知其祖宗邱壠之留遺，付之荒煙蔓草，視爲不足輕重，無怪乎其視國家如敝屣，而奄然以至於滅亡。迨他人據有其國，反視之若共球，斥國家至可寶貴之經費，延攬學者，周訪靡遺，成爲巨著，以貢獻於世，此無他，一國歷史之源泉，而文化之所維繫焉。今吾國人日日言文化，而欲發揚光大之，問其文化實物之所在，則瞠目不能對，則如何發揚，如何光大，尤非其所能夢見，此隨聲附和之空談，所以無濟於實用也。蓋一物之徵，考其製作，各有其歷史之根據，文化之淵源，例如六朝陵墓之神道石柱，天祿辟邪，一經考古者詳爲考核，精爲比較，則與希臘波斯印度之文化，頗有息息相關，前賢精取外來之文化，以發揚光大吾國固有之文化，綿延千百年以至今日，實例昭垂，吾子孫安可不仰

承先志，以自永其國祚耶！是故一邱一壠之間，其遺留於地上地下諸物，其類至夥，古代之建築繫焉，古代之繪畫繫焉，古代之雕刻繫焉，以及古代之禮俗學藝繫焉，甚至建國之精神，蕃衍子孫種族之至意亦繫焉，而國人至今仍視爲無足輕重，棄之於荒烟蔓草之間，一任其風雨摧殘，盜賊毀掘，朝鮮人之覆轍不遠，國人豈未之觀耶！吾爲此懼，用自奮勵，與長子俊躬自跋涉，披榛闢萊，先自訪求六朝陵墓始，積經年之探索，又得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之助，僅完成此一隅之調查，勒爲一書，他日苟進而擴之全國，盡發地上地下諸古物，以供研究文化寶物之參考，杜外人之覬覦，揚先哲之耿光，是有望於秉國鈞者，弘識淵見，不吝出納，以造成此巨業焉。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作於京都。

說略

一、調查六朝陵墓之舉，先基於希祖與長子僎私人之調查，後乃加入中央古物保管會共行調查。其第一次至江寧縣西江寧鎮得覩六朝墓一，有石辟邪，又至安徽之當塗縣，訪吳景帝陵及齊和帝陵，未有所得；第二次至麒麟門仙鶴門之間，訪得宋武帝陵梁臨川王墓；第三次至牛頭山附近之嚴山，訪劉宋諸陵，又無所得；第四次至棲霞山西訪得陳文帝陵梁安成王鄱陽王始興王吳平忠侯及張家庫六朝墓；第五次始加入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至江寧縣東南上方鎮，訪得陳武帝陵及侯村後宋墅村二六朝墓，又至淳化鎮西南訪得梁建安侯墓，而長子僎又獨至鎮南官塘訪得六朝墓一；第六次余與長子僎至句容石獅干，訪得梁南康王墓；第七次加入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至丹陽，訪得齊宣帝陵齊高帝陵齊武帝陵齊景帝陵齊明帝陵及齊墓二，梁文帝陵梁武帝陵梁簡文帝陵；第八次長子僎獨至棲霞山西董家邊訪得梁新渝侯墓；第九次長子僎獨至笆斗山，訪得六朝墓一；第十次余與長子僎至鍾山之陽訪吳

大帝蔣陵及晉五陵，未見遺蹟；第十一次余獨至雞籠山陽，訪晉四陵，僅見石麟裏遺蹟；第十二次加入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至幕府山，訪晉穆帝陵，宋文帝沈皇后陵，宋明帝陵，晉王導墓，皆未得；第十三次加入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至牛頭山訪陳宣帝陵，未得；第十四次加入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重至笆斗山董家邊棲霞山西與仙鶴門麒麟門之間，測量宋梁陳諸陵墓。綜計十四次之中，私人調查，占九次，與公家共行調查，占四次，末次則重複不計。而余長子僎因攝影之故，於江寧所屬諸陵墓，或一二至，或三四至，其用力較余更勤。此其大略焉。

二、六朝諸陵墓有神道石柱及碑，易於斷定爲何代陵墓者，僅有九處，即晉卞壼墓，梁文帝建陵，梁臨川王蕭宏。安成王蕭秀，始興王蕭憺，吳平侯蕭景，南康王蕭績，建安侯蕭正立，新渝侯蕭暎，等墓而已。其餘皆僅有石獸，苟無史乘地志及金石書諸記載，即不能斷定爲何代陵墓。此次調查六朝諸陵墓，共得二十八處，其中十九處，皆無石柱及碑。而古籍記載六朝諸陵者，以唐許嵩建康實錄爲最古，其次則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唐離六朝尙近，有遺蹟可憑，較可信據，惟實錄詳於東晉及宋，而齊梁陳則略，元和志較完備，然轉輾寫刻，亦多錯誤，幸賴宋人地志引元和志者反可校正，（如齊武帝景安陵，今本元和

志言在丹陽縣東二十二里，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引元和志作三十一里，與今地合，足徵其誤。宋以後地志，既不實地考驗，又不尊信舊說，往往以意加減，反多致誤。如建康實錄卷十九，陳文帝永寧陵在上元縣東北四十里陵山之陽，周四十五步，高一丈九尺，而宋張敦頤六朝事迹編類卷十三，調陳文帝陵在縣東北陵山之南，今雁門山之北，同治上江兩縣志卷三，乃云「雁門山北有陳文帝陵，建康實錄陳文帝天康元年，葬永寧陵，隸雁門山之北，」案建康實錄僅言在陵山之陽，張氏六朝事迹於陵山之南，加雁門山之北一句，已相去太遠，上江志則僅云在雁門山之北，又云雁門山亦曰陽山，遂使考求古蹟者，空奔走於陽山之北，一無所得，貽誤後人不淺，元和郡縣志則謂陳文帝永寧陵在上元縣東北四十里，蔣山東北，雖不言陵山，然里數方向，與建康實錄合，與今所發見陵山之陽陳文帝永寧陵，里數方向亦合，諸如此類，糾紛甚多。宋人地志，以樂史太平寰宇記，王存元豐九域志，王象之輿地紀勝，較確，而景定建康志，則言六朝陵墓之處，全襲六朝事迹編類，元至正金陵新志，則又全襲景定志，告不足觀，清諸地志誤謬更多，惟乾隆丹陽縣志頗多核實此考定諸陵之所以不易也。

記載六朝諸墓者，自宋人金石書始，建康實錄元和郡縣志，六朝諸墓，所載甚尠，自宋王厚之復齋碑錄，始詳載清風鄉花林村等處齊梁諸墓碑神道，厥功甚偉，六朝事迹編類全襲其說，景定至正諸志，轉輾沿襲，無所發明，宋歐陽修集古錄誤以梁文帝建陵石闕爲宋文帝，張敦頤誤承建康圖經之誤，以晉溫嶠葬幕府山西，而不知晉書本傳明言葬豫章也；清嚴觀江寧金石待訪目，既云齊故尙書令侍中巴東獻武公碑，見六朝事迹，又云齊侍中蕭穎胄碑，見復齋碑錄，而不知巴東獻武公即蕭穎胄也；莫友芝金石筆識，誤以

梁新渝侯蕭暎石闕在何容，而不知在今江寧棲霞山西北董家邊，諸如此類，指不勝屈，此考定六朝諸墓之所以不易也。故非博考古今地志及金石諸書，而又加之以實地考驗，反覆辨證，實未易審定，此本報告書所以不憚辭費耳。

三、近代調查六朝陵墓者，首爲清同治時莫友芝撰金石筆識，然所載者僅八處，陵則梁文帝建陵，墓則梁蕭宏蕭秀蕭憺蕭景蕭績蕭正立蕭暎，然八者之中，其誤有一，卽以蕭暎在何容是也。清宣統季年，又有張璜撰梁代陵墓考，（據譯本）名爲梁代，實兼宋齊陳三代，然所載者僅十四處，增多莫氏者六處，陵則宋武帝初寧陵，齊武帝景安陵，梁文帝建陵，梁武帝脩陵，梁簡文帝莊陵，陳武帝萬安陵，墓則蕭宏，蕭秀，蕭恢，蕭憺，蕭景，蕭績，蕭正立，蕭暎，然十四者之中，其誤有五，可疑者有一：一誤齊明帝興安陵爲齊武帝景安陵；二誤丹陽陵口爲梁簡文帝莊陵；三誤以蕭正立墓在淳化鎭侯村；（張氏地圖作顏村，華亭人讀顏若後村，與侯音近。）四誤以蕭正立墓石辟邪爲陳武帝萬安陵石麒麟；五誤以蕭暎墓在淳化鎭；而蕭恢墓雖有石辟邪，然故書無徵，頗屬可疑。余等此次所得有二十八處，增多張氏者十三處，正張氏之誤者五處，是共有十八處，卽丹陽之齊宣帝永安陵，齊高帝泰安陵，齊武帝景安陵，齊景帝脩安陵，棲霞山附近之陳文帝永寧陵，梁新渝

侯蕭暎墓，丹陽水經山下東西二齊墓，棲霞山張家庫之墓，笆斗山徐家村之墓，淳化鎮官塘之墓，江寧鎮方旗廟之墓，及冶城後晉卞壼墓，共十三處，加以辨正張氏之誤五處，故云十八耳。然未知之陵墓尚多，他日必尙有發見者，且已發見之陵墓，僅得見其地上之遺物，如碑與石柱石獸等物，而地下之哀策謚策墓誌以及各種明器，尙未得見，是皆有待於將來再行調查發掘矣。

四、此調查報告書測量之事，則荊君林爲之，惜所測陵墓方向未盡完備，粗存大概而已，而石獸石碑與神道石柱各距離及長短大小，雖十有六七已備，然失記者亦多，此則不無遺憾者也；至於攝影，則十之七八皆余長子僎爲之，其他若滕君固，黃君文弼，羅君香林，亦各有之，皆注明姓名於上，地圖則亦余長子僎所繪。

五、陵墓上所存遺物，必當確定名稱，如石獸則或稱麒麟，或稱天祿，或稱辟邪，或稱獅子，莫衷一是，最難確定，今本報告書暫以有角有鬚者稱麒麟，以無角或無鬚而舌下垂於脣下者稱辟邪，余別撰天祿辟邪考一篇附於後。至於神道石柱，或稱神道，或稱石柱或稱石闕，或稱華表，亦華衷一是，頗難盡一，今本報告書，暫以總說者，稱神道石柱，分說者，稱左闕右闕，蓋或明意義，或省文字，故未能盡一也，余別有神道碑碣考一篇附

於後。又覆於石柱頂者，曰圓蓋，宋陸游稱爲承露盤者誤。承於石柱足者曰石礎，或稱石座，亦不明瞭。而碑下之龜趺，或稱贔屭，然贔屭係形容詞，漢張衡西京賦，巨靈贔屭，注，贔屭作力之貌也，贔扶祕切，屭許備切，晉左思吳都賦，巨鼇贔屭，注，贔屭，用力壯貌，鼇巨龜也，均見文選李善注。至宋代類篇始以贔屭爲鼇，蓋誤解巨鼇贔屭爲巨鼇名贔屭耳今當直稱龜趺，既成名詞，又較明確，張璜梁代陵墓考謂龜又名贔屭，又云贔屭爲龍中極有力之一種，康熙字典謂之好負重，杜撰典故，自相矛盾，既稱爲龜，又稱爲龍，頗堪笑哂。

六　六朝陵墓既有碑誌，又有雕刻，碑誌有關乎歷史，雕刻有關乎藝術，皆當精爲考訂，詳爲比較，余別撰六朝建康冢墓碑誌考證一篇，以闡明其史事；滕君固撰六朝陵墓石蹟一篇，以發揮其藝術，至於哀冊謚冊之文，雖亦納於陵中，然華而無實，鮮裨史事，故在捐棄之列。雕刻中有人物，有花卉，有鳥獸，有故事，有神話，如梁文帝建陵以及蕭秀蕭績諸墓之石礎，蕭宏蕭景墓之石柱，檜梓以觀，粲然美備，而蕭宏碑側之浮雕八方，頗與漢武梁石刻同其精美，此皆不可不察也。

六朝陵墓調查報告總目

六朝陵墓調查報告書目錄

東晉

宋

齊

梁

晉

梁

附未能考定之墓

六朝陵墓調查報告書

調查六朝陵墓，分無遺物可憑及有遺物可憑者爲二類，所謂遺物，如石獸石碑及神道石柱等是，其地以今之江寧句容丹陽爲限。而丹徒當塗等處，雖有陵墓，或既經調查無遺物可憑，或未經調查而有志未逮，且即以江寧句容丹陽三處而論，其既經調查而得者固多，其未經調查隱而未見者亦不少，蓋僅憑地上之遺物，而不發掘地下之遺物，則調查之功，尚未罄也，此則均有待於將來之繼續努力，今則未遑矣。茲分述如左：

一 調查而無遺物可憑者

六朝之陵

吳

武烈帝高陵 孫堅

建康實錄卷二，黃龍元年四月丁酉，追尊父堅爲武烈皇帝，廟號始祖，陵曰高陵，母吳氏爲武烈皇后。

吳志，太元元年，秋八月，吳高陵松柏斯拔。案宋書五行志，拔高陵樹二株，石碑蹉動。

建康實錄卷二，太元元年十一月，幸曲阿祭高陵。　乾隆丹陽縣志，吳高陵在縣西十五里吳陵港。　案吳曲阿即今丹陽。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漸江水篇，漸江逕亭山西，上有孫權父冢，唐陸廣微吳地記，孫堅墓在盤門內。　案吳志孫策傳，堅薨，還葬曲阿，酈陸二說誤也。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十七日，余偕滕君固荊君林及長子傑至丹陽調查齊梁陵墓畢，將往吳陵港，因雨未果往，聞無遺物。

大帝蔣陵 孫權

建康實錄卷二，太元二年夏四月乙未，帝崩，七月，葬蔣陵，今縣上元東北十五里鍾山之陽。

又云赤烏元年二月，追拜夫人步氏爲皇后，後合葬蔣陵，　吳志卷五，吳主權潘夫人

合葬蔣陵。　又吳主權王夫人葬公安，孫休卽位，改葬敬陵。

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十四日，余至鍾山之陽孫陵岡，不見遺物。

廢帝侯官侯墓 孫亮

建康實錄卷三，太平三年九月，孫琳廢帝爲會稽王。永安二年，黜爲侯官侯，使之國，道上，令鴆殺之。晉太康中，吳故少府卿丹陽戴顒上表，迎屍歸葬賴鄉。案沈欽韓三國志注補，賴鄉在尋陽界，晉書武帝紀，太康元年，王渾克吳尋陽賴鄉是也。

景帝定陵 孫休

建康實錄卷三，永安七年八月丙戌，帝崩，十二月，葬定陵。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十八，吳景帝陵在當塗縣東二十五里。

吳志卷五，孫休朱夫人合葬定陵。

民國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余至當塗調查，未知所在。

文帝明陵 孫和　末帝皓父

吳志元興元年，追謚父和曰文皇帝，尊母何爲太后。建康實錄，追謚父和爲文皇帝，改葬明陵，置園邑二百家。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九十，烏程縣西陵山，孫皓改葬父和

於此，號曰明陵，即卞山之別嶺也。

東晉

元帝建平陵 司馬睿

晉書元帝本紀，永昌元年閏月（十一月）己丑，帝崩，太寧元年二月，葬建平陵。　建康實錄卷五，元皇帝建平陵（今本脫建字）在今縣（上元）北九里雞籠山陽，不起墳。　晉書后妃傳，元敬虞皇后，葬建平陵。　晉書后妃傳，簡文宣鄭太后，元帝妃，太元十九年，上太妃尊號曰簡文太后，陵曰嘉平。據此則不合葬於建平陵也。

明帝武平陵 司馬紹

晉書明帝本紀，太寧三年閏月（八月）戊子，帝崩，九月辛丑，葬武平陵。　建康實錄卷六，武平陵在縣（上元）城北九里雞籠山陽，與元帝同處。　建康實錄卷七，成帝咸和三年三月丙子，皇太后庾氏崩，四月壬申，葬武平陵。

成帝興平陵 司馬衍

晉書成帝本紀，咸康八年六月癸巳，帝崩，七月景辰，葬興平陵。　建康實錄卷七，興平

陵在縣北七里（當作九里）雞籠山陽，與元帝同處。

晉書成帝本紀，咸康七年三月戊戌，杜皇后崩，四月丁卯，葬恭皇后於興平陵。

康帝崇平陵（司馬岳）

晉書康帝穆帝本紀，建元二年九月戊戌，帝崩，十月乙丑，葬崇平陵。　建康實錄卷八，崇平陵在今縣（元上）城東北十五里鍾山之陽，不起墳。

晉書孝武帝本紀，太元九年六月癸丑朔，崇德皇太后褚氏崩，七月己酉，葬康獻皇后於崇平陵。

穆帝永平陵（司馬聃）

晉書穆帝本紀，升平五年五月丁巳，帝崩，哀帝本紀，七月戊午，葬永平陵。　建康實錄卷八，永平陵在今縣（元上）城北十九里，幕府山之陽，周四十步，高一丈八尺，起墳。　宋張敦頤六朝事迹編類卷十三，晉穆帝陵，建康實錄隸幕府山之陽，起墳，今幕府山前近西，里俗相傳有穆天子墳，即其地也。

晉書安帝本紀，元興三年八月癸酉，附葬穆帝章皇后於永平陵。（后妃傳作穆章何皇后）

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四日，余偕滕君固侯君紹文荊君林及長子偰親往幕府山南

調查，未見遺蹟，不知所在。

哀帝安平陵（司馬丕）

晉書哀帝本紀，興寧三年二月景申，帝崩，海西公本紀，三月壬申，葬哀皇帝於安平陵。

建康實錄卷八，安平陵在縣（上元）北九里雞籠山之陽，與元帝同處。

晉書哀帝本紀，興寧三年正月庚申，皇后王氏崩，又晉書哀靖王皇后傳，興寧二（三之誤）年崩，不言葬處。

建康實錄卷八，永平陵下注云，按晉十一帝有十陵，元明成哀四陵，在雞籠山之陽，陰葬不起墳。　宋張敦頤六朝事迹編類卷六，雞籠山條引輿地志云，雞籠山在覆舟山之西二百餘步，其狀如雞籠，因以爲名，按宋文帝元嘉中，改爲龍山，以黑龍嘗見真武湖（即玄武湖）此山正臨湖上，因以爲名，今去縣（江寧）六里，晉元帝明帝成帝哀帝四陵，皆在山南。　同治上江兩縣志卷五，雞籠山明置觀象臺於山巔，又曰欽天山，山上有北極閣，（案今氣象臺即設於此山巔北極閣故址）山左右列十廟，繚以朱垣，明之遺蹟也，南有晉四陵，陸玩墓亦在焉，其東麓有雞鳴寺，本梁同泰寺故址。　陳文述秣陵集卷二，晉陵詩引郡志謂十廟所據仍高阜，疑卽其處。（希祖案晉四陵不起墳，四高阜不足據）按雞籠山卽鍾山南麓，今曰龍廣山，在駐防城

北，自香林寺後西接太平門，爲明代建城壓爲城址者，皆是，其山後倚鍾山，前面東田，最爲山川勝處，故雷次宗於此立學，晉諸陵皆建於此，俗以雞鳴寺山爲雞籠山者誤，雞鳴寺正臺城北塹耳。　希祖案陳文述說，本於江寧府呂志，同治上江兩縣志駁之云，呂志謂覆舟山，即今太平門外倉山，雞籠山，即今龍廣山，而謂今鷄籠山在六朝時爲城址，至明始曰欽天山，案實錄寰宇記建康志金陵新志，並云覆舟山北臨玄武湖，東接青溪，若今倉山，則在玄武湖北，與北臨之言不合，且與青溪遠隔一湖，又安所謂東接者哉。至謂雞籠山爲臺城故址，引雞鳴寺後古城爲證，案臺城之址，今頗難考，通鑑隋伐陳，賀若弼進至樂遊苑，燒北掖門，北掖門，臺城北門名也，據此，則樂遊苑在臺城外可知，寰宇記謂樂遊苑在覆舟山南，則臺城當更向在南，其不得北據雞籠可知。雞鳴寺後之城，乃是明擴都城時所遺。（案或謂此建康城遺址，待考。）俗呼曰臺城，呂氏據以此爲確據，誤矣。　希祖案上江志說是也，今俗以雞鳴寺山爲雞籠山，而以北極閣即今氣象臺之山爲欽天山，實則此二山本爲一山，明以前皆稱爲雞籠山，雞籠山之地址明，而晉四陵之地址乃明。蓋晉四陵在雞籠山本山（即明所謂欽天山）之南，不在其東麓雞鳴寺之山（今稱雞籠山）南也。

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一日，余至雞籠山南訪晉四陵遺址，不見遺跡，惟於大石橋東數十步，見一巷門，顏曰石麟里，因憶唐李商隱晉元帝廟詩云，弓劍神靈定何處，年年春綠上麒麟。據此唐時晉四陵必尙有石麒麟也。今石麟里適當雞籠山陽，則晉四陵必在石麟里與雞籠山之間矣。石麟里圖見圖(93)(94)(95)(96)。

廢帝海西公吳陵 司馬奕

晉書海西公本紀，太和元年五月戊寅，皇后庾氏崩，七月癸酉，葬孝皇后於敬平陵。

晉書廢帝孝庾皇后傳，太和六年（案爲元年之誤）崩，葬敬平陵，太元九年海西公薨於吳，又以后合葬於吳陵。

簡文帝高平陵 司馬昱 元帝少子

晉書簡文帝本紀，咸安二年秋七月乙未，帝崩，　孝武帝本紀，咸安二年冬十月丁卯，葬簡文皇帝於高平陵。　建康實錄卷八，高平陵在今縣（上元）城東北十五里鍾山之陽，不起墳。

晉書后妃傳，簡文順王皇后，咸安二年，孝武皇帝卽位，追尊曰順皇后，合葬高平陵。

又孝武文李太后，簡文帝妃，生孝武帝，安帝卽位，尊爲太皇太后，隆安四年崩，葬修平

陵。（建康實錄卷十，八月壬寅，葬脩平陵。）

孝武帝隆平陵（司馬曜）

晉書孝武帝本紀，太元二十一年九月庚申，帝崩，十月甲申，葬隆平陵。　建康實錄卷九，隆平陵在今縣（上元）城東北十五里鍾山之陽，不起墳。

晉書后妃傳，孝武定王皇后，太元五年崩，葬隆平陵。　又安德陳太后，孝武帝淑媛，生安恭二帝，太元十五年薨，陵曰熙平。

安帝休平陵（司馬德宗）

晉書安帝本紀，義熙十四年十二月戊寅，帝崩，恭帝本紀，元熙元年正月庚申，葬安皇帝於休平陵。　建康實錄卷十，休平陵在今縣（上元）城東北十五里鍾山之陽，不起墳。

晉書后妃傳安僖王皇后，義熙八年崩，葬休平陵。（建康實錄九月葬休平陵。）

恭帝沖平陵（司馬德文）

晉書恭帝本紀，元熙二年六月遜位，劉裕以帝爲零陵王，宋永初二年九月丁丑，裕使人弑帝，葬沖平陵。　建康實錄卷十，沖平陵在蔣山之陽，安帝同處。

晉書后妃傳，恭思褚皇后，宋元嘉十三年崩，附葬沖平陵。

建康實錄卷八，按晉十一帝有十陵，康，簡文，武，安，恭，五陵在鍾山之陽，不起墳。

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十四日，余至鍾山之陽孫陵岡下，訪求晉五陵遺址，不見遺物，蓋吳大帝蔣陵，建康實錄謂在今縣（元上）東北十五里，而晉五陵亦謂在今縣（元上）東北十五里，則必在蔣陵附近無疑矣，惟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卷二十六，謂晉康帝崇平陵，簡文帝高平陵，孝武帝隆平陵，安帝休平陵，恭帝沖平陵，並在縣（元上）東北二十里，蔣山西南，而謂吳大帝蔣陵在縣東北二十二里，則晉五陵與蔣陵仍相去不遠也。又晉五陵雖不起墳，亦必有石麒麟，宋蘇洞金陵雜興二百首之一云，五陵歌舞換埃塵，地下黃金出尙新，碑字已漫青草死，酸風吹煞石麒麟，今亦不見流遺，惜哉。

宋

孝皇帝興寧陵（劉翹）

宋書武帝本紀，永初元年六月丁卯，追尊皇考爲孝穆皇帝，皇妣爲穆皇后，（當云孝皇帝孝穆皇后，見拙作宋臨澧侯劉襲墓誌考證。）

宋書后妃傳，孝穆趙皇后，生高祖，葬晉陵丹徒縣東鄉練壁里雩山，宋初追崇號諡，陵

曰興寧。又孝懿蕭皇后，昇平元年崩，乃開別壙，與興寧陵合墳。元和郡縣志卷二十

六、宋興寧陵在縣（丹徒）東南三十五里，宋武帝追尊曰孝皇帝，諱翹。

武帝胡婕妤熙寧陵

宋書后妃傳，武帝胡婕妤，生文帝，葬丹徒，太祖即位，上尊號曰章皇太后，陵曰熙寧。

文帝長寧陵（劉義隆）

宋書文帝本紀，元嘉三十年二月甲子，帝崩，三月癸巳，葬長寧陵。建康實錄卷十二，長寧陵在今縣（上元）東北二十里，周圍三十五步，高一丈八尺。元和郡縣志，宋武帝劉裕初寧陵文帝義隆長寧陵並在縣（上元）東北二十二里蔣山東南。

希祖案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云，太祖在領軍府，嶷居青溪宅。又云，北第舊邸，本自甚華，又云，東府又有齋，亦爲華屋，而臣頓有二處住止。七年（永明）啓求還第，上令世子子廉代鎮東府。上數幸嶷第，（北第即東府也，南齊）宋長寧陵隧道出第前路，上曰，我便是入他家墓內尋人，乃徙其表闕麒麟於東岡上，麒麟及闕，形勢甚巧，宋孝武於襄陽致之，後諸帝王陵，皆模範而莫及也，南史略同。據此，宋文帝長寧陵，初在青溪北部，東岡西麓，與東田相近，齊永明中，始遷其表闕麒麟於東岡上，齊書爲梁蕭子顯撰，子顯即齊豫章文

獻王嶷第八子，其言必最可信。

東岡卽沈約郊居賦之東巘，梁書沈約傳，約雖時遇隆重，而居處儉素，立宅東田，矚望郊阜，嘗爲郊居賦云：睇東巘以流目，心悽愴而不怡，蓋昔儲之舊苑，實博望之餘基，又云，惟鍾巖之隱鬱，表皇都而作峻，觀二代之塋兆，覩摧殘之餘壠。 考齊書文惠太子傳，求東田，起小苑，上許之，永明中，二宮兵力全實，太子使宮中將吏，更番役築，宮城苑巷，制度之盛，觀者傾京師。上幸豫章王宅，還過太子東田，見其彌亘華遠，壯麗極目，於是大怒，據此，則豫章王宅與東田相近，沈約郊居賦所謂睇東巘以流目，蓋卽東岡，其下有文惠太子小苑，卽博望苑也。 觀二代之塋兆，謂鍾山西南晉五陵及東南西南宋二陵也。覩摧殘之餘壠，謂晉五陵壠道殘缺，及東岡上宋文帝長寧陵之表闕麒麟也。齊明帝建武二年十二月，詔晉宋諸陵，悉加修理，（建康實錄卷十五）可證。

東岡，後名東山，宋張敦頤六朝事迹編類卷六，上元縣有東山二：一在崇禮鄉，今土山是也：一在鍾山鄉，蔣廟東北，宋劉緬隱居之地，南史，緬嘗經始鍾嶺，以爲棲息，及造園宅，名爲東山，今去縣十五里， 案南史劉緬傳，緬以世路糾紛，有懷止足，經始鍾嶺之南，以爲栖息，聚石蓄水，髣髴丘中，朝士雅素，多往遊之。據此，則緬隱居之地，乃在鍾山

之南，蓋卽在東岡下，故後人亦呼東岡為東山，六朝事迹謂在蔣廟東北，去縣十五里，皆誤，蓋蔣廟在鍾山西北，而此又云在蔣廟東北，則在鍾山之東北矣，與南史勔傳不合。

東岡上之表闕麒麟，至唐時蓋已亡佚，唐許嵩建康實錄及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不知何所據，均言宋文帝長寧陵與武帝初寧陵相近，而同其里數也。

宋書文帝本紀，元嘉十七年七月壬子，皇后袁氏崩，九月壬子，葬元皇后於長寧陵。又后妃傳，文帝路淑媛生孝武帝，世祖卽位，奉尊號曰皇太后，宮曰崇憲。 又明帝本紀，泰始二年五月甲寅，葬崇憲皇太后於攸寧陵。（后妃傳作修寧陵） 又文帝沈婕妤生明帝，元嘉三十年卒，葬建康縣之幕府山，太宗卽位，上尊號為皇太后，諡曰宣，陵號崇寧。

民國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余與長子僎親往麒麟門麒麟鋪初寧陵，問土人長寧陵所在，皆不知，張璜梁代陵墓考列長寧陵於麒麟門高黃村，土人亦不知高黃村之名也。

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四日，余偕滕君固侯君紹文荊君林及長子僎親往幕府山調查宋明帝母宣沈太后崇寧陵。據六朝事迹編類卷十三謂在幕府山寶林寺西南，

相傳爲國婆墳，然無遺蹟可尋也。

孝武帝景寧陵 劉駿

宋書孝武帝本紀，大明八年閏五月庚申，帝崩，七月丙午，葬丹陽秣陵縣巖山景寧陵。

建康實錄卷十三，景寧陵在今上元縣南四十里巖山之陽。

宋書后妃傳，孝武文穆王皇后，祔葬景寧陵。前廢帝本紀，大明八年九月乙卯，文穆皇后祔葬景寧陵。 南史后妃傳，孝武殷淑妃薨，謚曰宣， 建康實錄，大明六年四月，淑妃殷氏卒，十月壬申，葬宣淑妃殷氏於龍山， 同治上江兩縣志卷三，牛首山東北曰巖山，元豐九域志，龍山在江寧縣南四十里，舊名巖山，宋武帝改曰龍山，形似龍見。建康實錄卷十三，少帝子業，孝武長子，景和元年，九月甲辰，發宣貴妃殷氏墓，追憾世祖（孝武帝），將掘景寧陵，太史奏於帝不利，乃止，按宋書新安王子鸞，殷淑妃所生，世祖盛寵貴妃，素疾帝，常欲廢之，故帝追恨矣。

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四日，余偕長子僎親往巖山，徧覽岡麓，無宋孝武帝景寧陵及殷貴妃墓遺蹟，考南史江智深傳，宣貴妃殷氏卒，使羣臣議謚，智深上議曰懷，上以不盡嘉號，甚銜之，後車駕幸南山，乘馬至殷氏墓，羣臣皆從，上以馬鞭指墓石柱

謂智深曰，此柱上不容有懷字，據此，則巖山又名南山，殷貴妃墓有石柱，今亦不見。

前廢帝墓 劉子業

宋書前廢帝本紀，永光元年，葬廢帝丹陽秣陵縣南郊壇西。

南史后妃傳，前廢帝何皇后，大明五年薨，廢帝即位，追崇曰獻皇后，明帝踐祚，遷后與廢帝合葬龍山北。

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四日，余偕長子僎親往巖山北調查，亦無遺蹟。

明帝高寧陵 劉彧

宋書明帝本紀，泰豫元年四月己亥，上崩，五月戊寅，葬臨沂縣莫府山高寧陵。

又后妃傳，明恭王皇后，（齊）建元元年薨，葬以宋禮，祔葬與否，無明文，

元和郡縣志宋明帝彧高寧陵在縣元上北四十里幕府山東南。

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四日，余偕滕君固侯君紹文荆君林及長子僎親往調查，不見遺蹟。

後廢帝蒼梧王墓 劉昱

宋書後廢帝本紀，元徽五年七月戊子殞，太后令追封蒼梧郡王，葬丹陽秣陵縣郊壇

西。 案與前廢帝葬同地，則亦在龍山北也，無遺蹟。

順帝遂寧陵 劉準

宋書順帝本紀，昇明三年四月辛卯，帝禪位於齊王，建元元年五月己未殂，六月乙酉，葬於遂寧陵。

齊

文帝崇安陵 蕭長懋

齊書文惠太子傳，葬崇安陵。鬱林王本紀，世祖崩，太孫卽位，九月（永明十一年）辛酉，追尊文惠太子爲世宗文皇帝，十月壬寅，尊皇太孫太妃爲皇太后。 宋周應合景定建康志，昭明陵在城北四十五里賈山前，與齊文惠太子同處，排陵並葬。 至正金陵新志，齊文惠太子陵在夾石。 二說不同，未詳所在。

前廢帝鬱林王墓 蕭昭業

見下未能考定之墓。

後廢帝海陵王墓 蕭昭文

見下未能考定之墓。

廢帝東昏侯墓（蕭寶卷）

見下未能考定之墓。

和帝恭安陵（蕭寶融）

見下未能考定之墓。

梁

武帝阮脩容陵

梁書后妃傳，高祖阮脩容，生世祖，大同六年六月薨於江州，十一月歸葬江寧縣通望山，世祖即位，追崇爲文宣太后。

昭明帝安寧陵（蕭統）

梁書昭明太子傳，中大通三年三月乙巳，薨，五月庚辰，葬安寧陵。　建康實錄卷十八，

昭明太子傳，岳陽即位，追尊昭明皇帝，陵在建康縣北三十五里。　元和郡縣志卷二

十六，梁昭明太子安陵，（當作安寧陵）在縣（上元）東北五十四里查硼山。　景定建康志，昭明陵

在城北四十五里賈山，江寧府呂志云，或云城東燕雀湖，故梁昭明墓也。案當以元和郡縣志之說較是，然亦未詳所在，第四說係傳聞俗說，不足爲據。

元帝　陵 蕭繹

南史梁本紀，世祖孝元皇帝承聖元年十一月丙子，即位於江陵，三年十二月辛未，魏人戕帝，葬於津陽門外。陳書世祖本紀，天嘉元年六月壬辰，詔曰，梁孝元遭離多難，靈櫬播越，江寧既有舊塋，宜卽安卜，是月葬梁元帝於江寧。

敬帝　陵 蕭方智

梁書敬帝本紀，太平二年十月辛未，遜位於陳，陳王踐祚，奉帝爲江陰王，薨於外邸。

陳

景帝瑞陵 陳文讚

陳書高祖本紀，永定元年十月辛已，追尊皇考爲景皇帝，廟號太祖，皇妣董太夫人爲安皇后，癸未，尊景帝陵曰瑞陵。

武帝昭皇后嘉陵

陳書高祖本紀，永定元年十月辛已，追謚前夫人錢氏爲昭皇后，癸未，章昭皇后陵曰嘉陵。

廢帝臨海王墓 陳伯器

宣帝顯寧陵 陳頊

陳書宣帝本紀，太建十四年正月甲寅崩，二月癸已葬顯寧陵。 元和郡縣志卷二十六，陳宣帝頊顯寧陵在縣上元南四十里牛頭山西北。

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五日，偕滕君固羅君香林侯君紹文荊君林及長子僎親往牛頭山西北麓，徧訪無遺蹟。

陳書后妃傳，高宗宣帝柳皇后陳亡入長安，大業十一年薨，葬洛陽之邙山

後主墓 陳叔寶

陳書後主本紀，禎明三年二月甲申，爲隋軍所執，隋仁壽四年，薨於洛陽，葬邙山。又后妃傳，後主沈皇后，陳亡與後主俱入長安，後歸鄉里，不知所終。

墓有遺物者，均見下，其無遺物可憑，而古今地志及金石等書有載明其墓地所在者，如晉王導墓在幕府山西，晉謝安墓在石子岡，均見元和郡縣志；又吳陶基墓及諸陶氏墓，均在姑孰（今當塗）橫山之麓，見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宋劉裕父翹，葬丹徒練壁里雩山，而諸劉氏墓均在左右，見宋臨澧侯劉襲墓志，諸如此類，指不勝屈，本篇無暇列舉，余長子僎有六朝陵墓總說，詳列一表，羅舉數十墓，雖未詳盡，亦可備覽，今附於後。唐杜牧之金陵懷古詩云，楸梧遠近千官冢，禾黍高低六代宮，則金陵六朝冢墓之多，可想見矣。

二　調查而有遺物可憑者

六朝之陵

宋武帝初寧陵（劉裕事蹟見宋書武帝本紀及南史宋本紀）

民國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余與長子僎親往調查攝影。二十四年五月十九日，又偕羅君香林荊君林再往測量攝影。

葬地所在　在今南京中山門外麒麟門麒麟舖。　宋書武帝本紀，葬丹陽建康縣蔣山

初寧陵。唐許嵩建康實錄卷十一，葬丹陽建康縣蔣山初寧陵，在縣東北二十里，周圍三十五步，高一丈四尺。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卷二十六，宋武帝劉裕初寧陵，在縣（上元）東北二十二里，蔣山東南。宋張敦頤六朝事迹編類卷十三，宋武帝初寧陵引蔣山圖經云，在縣（江寧）東北二十里，政和間，有人於蔣廟側得一石柱，題云，「初寧陵西北隅，」以此考之，其墳當去蔣廟不遠。按麒麟鋪在蔣山東南，與元和郡縣志說合。張璜梁代陵墓考附金陵陵墓古蹟全圖，麒麟門載有宋武帝初寧陵，石獸尚存，又附南京附近歷代陵墓圖，麒麟門高黃村有宋長寧陵，特注法文曰宋文帝墓。余親至麒麟門麒麟鋪宋武帝陵，問之土人，均云，附近無石麒麟，亦無所謂高黃村。而德國哲學博士梅慈納遂以麒麟門麒麟鋪之陵爲宋文帝長寧陵。考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上數幸嶷第，（嶷有二第，此爲北第，在青溪北部，與東田相近，詳上宋文帝長寧陵條，）宋長寧陵隧道出第前路，上曰，我便是入他家墓內尋人，乃徙其表闕麒麟於東岡上，案東岡卽梁沈約郊居賦之東巘，宋張敦頤六朝事迹編類卷六之東山，在鍾山西南，說詳上宋文帝長寧陵條，據此，則麒麟鋪爲宋武帝初寧陵，非長寧陵，可斷然無疑矣。

營葬年月　宋書武帝本紀，永初三年（西曆四二二年）七月己酉，葬初寧陵。

祔葬　宋書后妃傳，武敬臧皇后，義熙四年正月甲午，殂於東城，追贈豫章公夫人，還葬丹徒，高祖臨崩，遺詔留葬京師，於是迎梓宮，祔葬初寧陵。

陵前遺物　存石麒麟二，在陵左者，倒於水塘邊，已不全；在陵右者，尙完整未倒，惟頭頂缺，見圖(1)(2)

陵前狀況　陵向南偏西五度。二石麒麟身長三米，胸寬一米一十六生的，其距離五十五米。陵已無存，麒麟在村莊中牆角，全景頗難攝影。石麒麟後，十數武，舊牆下，得陵工甎一，拓片見下葉。

建康實錄卷十三，大明七年夏四月，大風折初寧陵華表。（今本建康實錄，初寧陵誤作和寧陵，案宋書五行志作初寧陵，和與初字形近，而誤。）

宋書五行志，宋文帝元嘉十四年震初寧陵口標四破至地　又宋孝武帝大明七年，風吹初寧陵隧口左標折。

附宋武帝初寧陵陵工甎，爲五月十九日在陵地村舍牆角發見，今揭其拓本如左。

齊宣帝永安陵，諱承之，齊高帝蕭道成父，事蹟見齊書高帝本紀。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十六日，余偕滕君固，荆君林，及長子傑，親往調查，測量攝影。

葬地所在　在今丹陽縣北三十里胡家橋北獅子灣。　齊書武帝本紀，建元元年五月丙寅，追尊皇考曰宣皇帝，皇妣爲孝皇后。南史齊本紀，建元元年，追尊皇考曰宣皇帝，皇妣曰孝皇后，陵曰永安。　元和郡縣志卷二十六，南齊宣帝休安陵（當作永安陵，休安陵乃武穆裴皇后陵，見齊書皇后傳。）在縣（丹陽）北二十八里，高帝父也，追尊曰宣皇帝。　乾隆丹陽縣志卷十九，齊永安陵在縣北三十里尙德鄉，高帝父宣帝及陳皇后所葬。　按胡家橋北獅子灣，在丹陽縣北三十里，與縣志合，與元和郡縣志亦相去不遠，其地在經山南五里。

營葬年月　齊書高帝本紀，皇考諱承之，元嘉二十四年殂，據此，則其葬蓋在元嘉二十四年（西歷四四七年）至齊建元元年（西歷四七九年）五月乃改爲陵，崇其體制。

祔葬　齊書皇后傳，宣孝陳皇后，諱道正，宣帝殂後，太祖爲建康令，后殂於縣舍，昇明三年，追贈竟陵公國太夫人，則其葬亦當在宋末。

陵前遺物　存石麒麟二，在陵右者爲一角，尙完好，見圖(3)(4)(5)　在陵左者頭及頸部已

缺，見圖(6)。

陵前狀況　陵北向，二石麒麟身長二米九十五生的，胸寬一米二十三生的，高度因半埋土中，不能測量，二石麒麟距離二十三米。陵已無存，陵全景見圖(6)。

陵墓遺文　景定建康志有齊宣帝陵碑。

齊高帝泰安陵（蕭道成事蹟見齊書高帝本紀及南史齊本紀。）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十六日，余偕滕君固，荊君林，及長子偰，親往調查，測量攝影。

葬地所在　在今丹陽縣北三十一里趙家灣，宣帝永安陵西數百步。　齊書高帝本紀，窆武進泰安陵。（今丹陽縣北境，爲齊武進縣地。）　元和郡縣志卷二十六，齊高帝道成泰安陵，在縣（丹陽）口三十一里。　乾隆丹陽縣志卷十九，泰安陵在縣北三十里。　按高帝泰安陵雖在宣帝永安陵側，然在其西數百步，中隔小邱陵，則依元和郡縣志三十一里說爲是。

營葬年月　齊書高帝本紀，建元四年（西歷四八二年）四月庚寅，奉梓宮於東府前渚，升龍舟，丙午，窆武進泰安陵。

祔葬　齊書皇后傳，高昭劉皇后，諱智容，宋泰豫元年（西歷四七二年）殂，歸葬宣帝墓側，今泰安陵也。　昇明二年，贈竟陵公國夫人，三年，贈齊國妃，建元元年，尊謚昭皇后。　高帝本紀，建元元年四月，追尊妃曰昭皇后，陵曰泰安。　據此，則泰安陵先爲劉后墓，宋泰豫時已有，至齊建元元年，始與宣帝墓同升爲陵，崇其體制，建元四年，高帝崩，乃合葬焉。

陵前遺物　存石麒麟二，左右均殘毀，僅存身部，見圖（7）（8）。

陵前狀況　陵北向，二石麒麟距離十八米五十生的，陵已無存。

齊武帝景安陵（諱賾，太祖長子。事蹟見齊書武帝本紀，及南史齊本紀。）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十七日，余偕滕君固，荆君林，及長子僎，親往調查，測量攝影。

葬地所在　在今丹陽縣東三十二里戎家村北三姑廟。（前艾廟，在縣東三十里，三姑廟又在其東二里。）齊書武帝本紀，帝崩，葬景安陵。　元和郡縣志卷二十六，齊武帝賾景安陵在縣（丹陽）東二十二里。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引元和郡縣志云，景安陵在丹陽縣東三十一里。　案今本元和郡縣志三十二里誤作二十二里，輿地紀勝所引三字不誤，而二字又誤作一。　乾隆丹陽縣志卷十九，景安陵在縣東三十二里，武帝所葬，此與元和郡縣志原文合，與今地里數亦合。　朱孔陽歷代陵寢備考，言齊廢帝東昏侯冢。在丹縣東三十一里，或疑此陵卽是。案東昏以侯禮葬，不能僭用麒麟，且唐宋地志皆無明文，不足據也。　張璜梁代陵墓攷，齊武帝墓在丹陽東北二十五里之荷花塘，是誤以明帝興安陵爲武帝墓也。

營葬年月　齊書武帝本紀，永明十一年（西歷四九三年）七月，上不豫，戊寅，大漸，詔曰，陵墓萬世所宅，意嘗恨休安陵（武帝后陵）未稱，今可用東三處地最東邊以葬我，名爲景

安陵，是日上崩，九月丙寅，葬景安陵。

祔葬　齊書皇后傳，武穆裴皇后，諱惠昭，建元元年，爲皇太子妃，三年，薨，謚穆妃，葬休安陵，世祖武帝即位，追尊皇后。據此則裴后遷祔於景安陵否，無明文，未可定。（齊書高帝本紀，建元二年七月戊午，皇太子妃裴氏薨，建康實錄卷十五，建元二年九月葬皇太子妃裴氏休安陵，齊書皇后傳言裴后薨於三年，誤也。）

陵前遺物　存石麒麟一，在陵左，雙角，見圖(9)圖(10)在陵右者，村人云，已陷於池中，池西北部尚有遺石礎一，似爲神道石闕遺址。

陵前狀況　陵東南向，二石麒麟身長二米九十生的，高二米四十生的，前胸寬一米，其距離已無可測量，陵已無存。

齊景帝脩安陵（蕭道生，高帝次兄，明帝父，事蹟見南史始安貞王道生傳。）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十六日，余偕滕君固，荊君林，及長子僕，親往調查，測量攝影。

葬地所在　在今丹陽縣東北三十六里鶴仙坳。（在經山東南三里，爛石山隴西三里。）元和郡縣志卷二十六，齊景帝道生永安陵，（案永安陵當作修安陵，乃宜帝陵也。）在丹陽縣東北二十六里，（案當作三十六里，）明帝父也，追尊爲景皇帝。乾隆丹陽縣志卷十九，修安陵在縣東北三十六里經山。

營葬年月　南史齊本紀明帝建武元年（西歷四九五年）冬十一月壬申，追尊始安

貞王爲景皇帝，妃江氏爲懿后，別立寢廟，號陵曰修安。

祔葬　南史始安貞王道生傳，建武元年，明帝追尊道生爲景皇，妃江氏爲后，立寢廟於御道西，陵曰修安，則江后祔葬於修安陵焉。

陵前遺物　存石麒麟，二，左雙角，右一角，皆完好，見圖(11)(12)(13)(14)。

陵前狀況　陵西南向，二石麒麟身長二米六十五生的，胸寬一米十生的，其高度因半埋土中，不能測量，其距離未量，全景見圖(15)。

陵墓遺文　景定建康志有齊景帝陵碑。

齊明帝興安陵

（蕭鸞，始安貞王道生子，事蹟見齊書明帝本紀，及南史齊本紀。）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十六日，余偕滕君固，荊君林，及長子僎，親往調查，測量攝影。

葬地所在　在今丹陽縣東北二十四里尚德鄉東城村。　齊書明帝本紀，帝崩，葬興安陵。　元和郡縣志卷二十六，齊明帝鸞興安陵在縣（丹陽）東北二十四里。　乾隆丹陽縣志卷十九，興安陵在縣東北二十四里尚德鄉，明帝及敬皇后劉氏合葬。　張璜梁代陵墓考，齊武帝蕭賾（衞聚賢譯本，賾誤作頤），墓在丹陽東北二十五里之荷花塘，又云，梁武帝父蕭順之，追諡太祖文皇帝，墓在齊武帝墓東，相隔約三百米尺。　案此

非齊武帝蕭賾陵，乃明帝興安陵，古地理書具有明文，張氏之誤一也；梁文帝建陵在興安陵北，約三百米尺，其陵皆東向，此云梁文帝墓在齊武帝墓東，張氏之誤二也。

營葬年月　齊書明帝本紀，永泰元年（西曆四九八年）七月己酉，帝崩，葬興安陵。

祔葬　齊書后妃傳，明敬劉皇后，諱惠端，建元三年，除西昌侯夫人，永明七年，卒，葬江乘縣張山，高宗（明帝）卽位，追尊爲皇后，永泰元年，高宗崩，改葬祔於興安陵。

六朝事迹編類卷十三引南史，齊明欽劉皇后陵，永明七年，葬江乘縣張山，今隸淳化鎮之北。　案明欽南史作明敬，南史亦有改葬附於興安陵明文。此云今隸淳化鎮之北，似劉皇后未改葬祔於興安陵也，其誤甚矣。

陵前遺物　存石麒麟一，在陵右，一角，見圖(16)(17)。

陵前狀況　陵東向，僅存石麒麟一，距離無可測量，陵已無存。

梁文帝建陵（蕭順之武帝父　事蹟詳梁書武帝本紀）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十六日，余與滕君固，荊君林，及長子僎，親往調查，測量攝影。

葬地所在　在今丹陽縣東北二十五里東城村，其地又名三城港，齊明帝興安陵北數

十步。 南史梁本紀，武帝天監元年閏月閏四月壬寅，有司奏，追尊皇考爲文皇帝，廟號太祖，皇妣張氏爲獻皇后，陵曰建陵。 元和郡縣志卷二十六，梁文帝順之建陵在縣□二十五里。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梁太祖文皇帝神道碑，在丹陽縣之三城港文帝陵下。 乾隆丹陽縣志卷十九，建陵在縣東北二十五里東城村，武帝父文帝及獻皇后張氏所葬。

宋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卷四，右宋文帝神道碑云，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凡八大字，按宋書，文帝爲元凶劭所弒，初謚曰景，廟號中宗，孝武立，改謚曰文，號太祖，其墓曰長寧陵也。 案此歐陽修之誤也，宋文帝長寧陵，建康實錄元和郡縣志均謂在上元縣蔣山東南，此在丹陽縣東北，地域懸殊，何能相混；且南史梁本紀，大同十年三月甲午，幸蘭陵，庚子，謁建陵，蘭陵今丹陽縣，則建陵之在丹陽，史有明文，歐陽氏何不考耶。

宋陸游入蜀記，亦誤認梁文帝陵爲宋文帝陵，又誤認齊明帝陵爲梁文帝陵，其言曰，余嘗至宋文帝陵，道路猶極廣，石柱承露盤及麒麟辟邪之類皆在，柱上刻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八字，又至梁文帝陵，文帝武帝父也，亦有二辟邪，尙存其一，爲藤蔓

所纏，若紫縛者，然陵已不可識矣。

營葬年月　天監元年（西曆五〇二年）五月甲辰，追尊陵曰建陵，說見下祔葬條。

祔葬　梁書皇后傳，太祖獻皇后張氏，諱尚柔，宋泰始七年（西曆四七一年）殂於秣陵縣因（因當作同，梁書武帝本紀，帝生於秣陵縣同夏里三橋宅，可證）夏里舍，葬武進縣東城里山。天監元年五月甲辰，追上尊號為皇后，謚曰獻，東城里山，即東城村，其時武進縣尚未改為蘭陵縣也。據此南史所稱閏月壬寅，不過為有司奏議，其實行追尊，蓋在五月甲辰。

陵前遺物　存石麒麟二，已倒於地，見圖(18)，神道石柱二，見圖(19)(20)其神道石額已移置於丹陽城內公園，神道石柱下石礎有花紋，見圖(21)，此神道石額，在陵前時左右相向。左為正文順讀，右為反文逆讀，與其他諸王侯神道石額左右皆向前者異。莫友芝金石筆識，此梁武帝父順之之陵闕也，其正刻一石，見歐陽修集古錄，而誤屬宋文帝，王象之已為舉正，宋以後遂逸。此反刻一石，同治八年春，友芝始并訪獲，猶逸太祖皇三字，婁楊葆光乃蒐出合之，九年秋九月辛卯題記。　案乾隆丹陽縣志卷十九建陵下云，太祖文皇帝之神道，一巋然高聳，又一陷田野中，雷火焚擊，剝落無字，而光緒丹陽縣志則謂正面之文（即左闕，莫氏所謂正刻一石，）乃天雷所毀云云，惜二志均未註明所毀

時代，至同治八年，莫氏楊氏乃各尋獲其一，合之，今皇字之字，尚各缺其半。張璜梁代陵墓考，一九〇九年（清宣統元年）五月，丹陽縣署爲免將來之損失，將此二碑神道石額移入城中，據此，則二神道石額移入於丹陽城內公園，當在此時，名爲保存古物，實則毀壞，使石闕完好反刻之文字，亦蒙損壞數處，而石柱分劈其半，頂上圓蓋遺棄於地，使後來人至此，不知爲誰何之陵墓，良可慨也，今將公園牆壁所砌二神道石額，攝影如圖(20)a (20)b

建陵全圖

西

二石碑毀柱存二龜趺

左石柱半折

右石柱前半劈去圓蓋墮地

南

北

二石礎其上不知何物

二石麒麟皆倒

東

陵前狀況

陵東向　二石麒麟石礎石柱石龜趺左右相對之距離，爲三十四米五十生的，石麒麟至石礎距離爲六米二十生的，石礎至石柱距離爲五米九十生的，石柱

至石龜趺距離爲五米八十五生的，其全境見圖(22)，今更繪一簡圖如上。

梁武帝修陵

（諱衍，順之子，事蹟詳梁書武帝本紀，及南史梁本紀。）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十六日，余偕滕君固，荆君林，及長子僎，親往調查，測量攝影。

葬地所在　在今丹陽縣東北二十五里東城村，梁文帝建陵北。　梁書武帝本紀，太清三年五月丙辰，高祖崩於淨居殿，葬於修陵。　元和郡縣志卷二十六，武帝衍修陵在縣（丹陽）東三十一里，貞觀十一年，詔令百步禁樵採。　建康實錄卷十七，天監七年六月辛酉，復建修二陵周迴五里，改陵監爲陵令。　乾隆丹陽縣志卷十九，修陵在縣東二十五里皇業寺前。　案元和郡縣志及乾隆丹陽縣志縣東二字，當作縣東北。元和志三十一里之說稍誤，修陵卽在文帝建陵北數百步，建陵旣云在縣東北二十五里，則修陵亦不過二十五里也。

營葬年月　梁書武帝本紀，太清三年（西曆五四九年）十一月乙卯，葬於修陵。

祔葬　梁書高祖郗皇后傳，高祖德皇后郗氏，諱徽，永元元年（西曆四九九年）八月，殂於襄陽官舍，其年歸葬南徐州南東海武進縣東城里山，（梁書武帝本紀，天監元年四月，改南東海爲蘭陵郡，土斷南徐州諸僑郡。）高祖踐祚，追崇爲皇后，陵曰修陵。　武帝本紀，大同十年三月甲午，輿駕幸

蘭陵，謁建寧陵，南史作建陵，此寧字衍，辛丑，至修陵。建康實錄卷十七，大同十年三月甲午，幸蘭陵，庚子，謁建陵，辛丑，帝哭於修陵，又於皇基寺設法會。據此，則修陵爲武帝生時所營，以齊永元元年郗氏所葬墓改造。

皇基寺，今名皇業寺，乾隆丹陽縣志云，皇業寺在縣東二十五里，蕭塘港北，本名皇基寺，梁天監中，刺史王僧辨建，唐改名皇業，父老言，梁武帝墓在其下。案此寺旣爲天監中王僧辨建，時武帝尙在，而此又言武帝墓在其下，豈非自相矛盾，余嘗至靑龍山下宋墅村，有梁墓闕，舊稱爲蕭瑛墓，詢之彼地父老，則云，此爲梁武帝七十二疑冢之一，世言曹操有七十二疑冢，今乃將此傳說傳之於梁武帝，南京父老言明太祖葬於朝天宮下，此亦與梁武帝葬於皇業寺下，同爲齊東野人之言，不足信也。梁武帝餓死臺城，乃合葬於郗后修陵，彼時國且將亡，安有閒情營七十二疑塚及將眞身葬於皇基寺佛壇下乎？且梁書王僧辨傳，天監中，未嘗爲南徐州刺史，則皇基寺爲王僧辨建，亦不足信，惟建康實錄言武帝哭於修陵，又於皇基寺設法會，則修陵與皇基寺必甚近，且皇基寺於大同十年時已早建立，此則可信者也。乾隆丹陽縣志言修陵在皇業寺前，則可正元和郡縣志修陵在縣東三十一里之誤矣。

陵前遺物 存陵左石麒麟一，雙角，見圖(23)(24)(25)，

陵前狀況 陵東向，石麒麟僅存其一，其距離無可測量，陵尚未全平。石麒麟身長三米三十二生的，高二米七十生的，腰圍二米四十生的，腿圍一米十八生的，腿長六十五生的，尾粗七十三生的。

梁簡文帝莊陵

（蕭綱，武帝三子，事蹟見梁書簡文帝本紀，及南史梁本紀。）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十六，十七日，余偕滕君固，荊君林，及長子僎，親往調查，測量攝影。

葬地所在 在今丹陽縣東北二十五里東城村，武帝修陵北數十步。梁書簡文帝本紀，大寶二年十月壬寅，太宗崩於永福省，葬莊陵。元和郡縣志卷二十六，梁簡文帝綱莊陵，在縣（丹陽）東二十七里。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八十九，梁簡文帝陵有麒麟，碑尚存，陵有港，名曰蕭港，直上陵口大河，去縣（丹陽）二十五里。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七，梁簡文帝莊陵，元和郡縣志云，在丹陽縣東二十七里，地名三城港，有石麟高丈餘。乾隆丹陽縣志卷十九，莊陵在縣治東二十七里，梁簡文帝及簡后所葬，地有港，名蕭塘港，（即蕭港）前有石麒麟，高丈餘，又卷二，蕭港在縣東二十七里皇業寺前，直入陵口。

案輿地紀勝，謂莊陵在三城港，則以寰宇記所云去縣二十五里之說爲是。況乾隆丹陽縣志卷十一，謂皇業寺在縣東二十五里蕭塘港北，皇業寺去莊陵修陵不過半里，則二十七里之說，顯有誤矣。

張璜梁代陵墓考云，梁簡文帝陵在陵口或蕭塘，丹陽東南二十里，陵口車站西南方。（案在東南方。）案陵口離丹陽城，土人云僅十八里，火車行十分鐘即到，乾隆丹陽縣志興安陵條，引輿地志，泰安陵景安陵興安陵在故蘭陵東北金牛山，其中邱埭，西爲齊梁二代陵，陵口有大石麒麟辟邪夾道，塋戶守之，四時公卿行陵，自方山下乘舴艋，經此入蘭陵，升安車以至陵所，舊跡猶在。據此陵口之石麒麟，非簡文帝陵也，今麒麟已倒於地，一在蕭塘河東，一在河西，不似墓前之物，土人亦言此處爲裏邊皇陵門戶，由此河口入進至皇陵，故曰陵口，與輿地志說合，然則簡文帝陵非在陵口明矣。今將陵口石麒麟所在地，繪圖如左，其東西石麒麟見圖(27)(28)。

太平寰宇記謂，簡文帝陵有港，名曰蕭港，直上陵口大河，去縣二十五里。乾隆丹陽縣志謂，蕭港在皇業寺前，直入陵口，又云皇業寺在縣東二十五里蕭塘港北，明皇業寺前蕭港，可直通陵口大河，梁時公卿行陵，由方山下秦淮河，達丹陽運河，經蕭港口，直達莊陵修陵建陵，故名此河爲蕭港，或稱蕭塘港，而於此河口特置石麒

京滬鐵路
北
皇業寺及莊陵在此河上游
陵口車站
橋
蕭塘河
東
西
陵口鎮
在丹陽縣城東南十八里
石麒麟
石麒麟
橋
運河
南

陵墓常例，兩石麒麟或辟邪之間，其陵墓必在中間，今此兩麒麟中間，乃係河道，其非陵墓明矣。

麟二，以爲標識，故名陵口，張璜徑以陵口爲簡文帝莊陵，於故書無徵，於地理不合，其誤甚明。今將簡文帝陵圖，約略繪之如左：

營葬年月　梁書簡文帝本紀，大寶二年十月壬寅，帝崩於永福省，明年（西曆五五二年）四月乙丑，葬莊陵。南史梁本紀，簡文帝崩，王偉撤戶扉爲棺，遷殯於城北酒庫中，明年三月己丑，王僧辨平侯景，率百官奉梓宮升朝堂，元帝追崇爲簡文皇帝，廟號太宗，四月乙丑，葬莊陵。

祔葬　梁書太宗王皇后傳，太宗簡皇后王氏，諱靈賓，大通三年十月，拜皇太子妃，太淸三年三月，薨於永福省，其年，太宗卽位，追崇爲皇后，諡曰簡，大寶元年（西歷五五〇年）九月，葬莊陵，先是詔曰，簡皇后窀穸有期，昔西京霸陵，因山爲藏，東漢壽陵，流水而已，朕屬値時艱，歲饑民弊，方欲以身率下，永示敦朴，今所營莊陵，務承儉約。　考簡文帝卽位，方値侯景之難，武帝餓死臺城，不別營陵地，葬於郗后修陵，簡后崩，卽依郗

后袝葬文帝陵側之例，故營莊陵於武帝陵側，必無心緒別擇陵地也。大寶二年十月，簡文帝雖卽帝位，實爲侯景監視，不能行動自由，選擇陵地，必有所不能矣，故遠營陵口，別出陵制，必不然也。

陵前遺物　存右石麒麟一，已倒，見圖(26)。

陵前狀況　見上圖，陵東向。

陵墓遺文　太平寰宇記云，碑尙存，則宋時尙有碑，故可定爲簡文帝莊陵也。輿地紀勝誤讀寰宇記陵有麒麟碑尙存二句爲一句，於金石類特出梁簡文帝莊陵麒麟碑，疏誤甚矣。

陳武帝萬安陵 陳霸先事蹟見陳書高祖本紀及南史陳本紀，

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七日，余偕滕君固，黃君文弼，裘君善元，羅君香林，及長子偰，親往調查，測量攝影。

葬地所在　在今江寧縣東南高橋門外上方鎭石馬衝。　陳書高祖本紀，永定三年六月丙午，高祖崩於璿璣殿，葬萬安陵。　建康實錄卷十九，陳高祖崩，葬於萬安陵，在今縣元上東南三十里彭城驛側，周六十步，高二丈。　元和郡縣志卷二十六，陳武帝霸先

萬安陵在縣上元東三十八里方山西北，貞觀十一年，詔百步內禁樵採。六朝事迹編類卷十三，陳高祖陵，建康實錄謂縣上元東南古彭城驛，今縣江寧東崇禮鄉，地名陵里，有曰天子林，其地有石麒麟二，里俗相傳，即陳高祖墓也，去城二十五里、顧炎武肇域志江南四，陳高祖萬安陵在城東三十五里，舊名陵里，又曰天子林，古彭城驛側，石獸尙存，今呼石馬衝。

案上四說，里數皆不同，初以爲今上方鎭石馬衝之墓，是否爲陳武帝萬安陵，頗有可疑：其一，宋齊梁三朝皇陵石獸，皆爲一角二角之石麒麟，今此二石獸，皆無角，與梁代諸王墓之石獸無異，似非天子之陵，此可疑者也；其二，古彭城驛在縣東南三十里，今不知在何處，同治上江兩縣志卷三，彭城山在上元縣東南四十五里，西連祈澤山，北接靑龍山，有水下注，涓涓成渠，石梁橫焉，臨渠有彭城館，又云，祈澤山在上元淳化鎭，東連彭城山，北連靑龍山，方山在上元東南四十五里，據此，彭城山在淳化鎭東，今石馬衝在淳化鎭西十里左右，尙在上方鎭之西，古彭城驛蓋必在彭城山側，不然何以名彭城驛耶，此又可疑者也。

今案萬安陵之石麒麟，雖不見角，殆已毀損，且下脣有鬚，而舌不下垂，與梁代諸王墓之石辟邪不同，此不足疑者一也。又元和郡縣志謂在方山西北，而建康實錄謂在縣東南三十里，或云三十五里，則頗

與石馬衛之地址相合，若在彭城山，則在方山北，而離縣四十五里，則又與上數書所載方位里數不相合，故今之石馬衛，卽古之彭城驛，彭城之驛名，卽近指十里許彭城之山名以爲名，亦無不可，此又不足疑者也。

陳書宣帝本紀，太建九年秋七月庚辰，大雨震萬安陵華表。

北史孝行傳，王頒，字景彥，太原祁人。父僧辯爲陳武帝所殺，及陳滅，頒密召父在時士卒，得千餘人，對之涕泣，其閒壯士或問曰，郎君雖恥已雪，而悲哀不止，將不爲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耶，請發其丘隴，斲櫬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頒頓顙陳謝，額盡流血，答曰，其爲墳塋甚大，恐一宵發掘，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諸人請具鍬鍤，於是夜發其陵，剖棺，見陳武帝鬚皆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頒遂焚骨取灰，投水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晉王表其狀，文帝曰，朕以義平陳，王頒所爲，亦孝義之道，何忍罪之，舍而不問。

營葬年月　陳書高祖本紀，永定三年（西曆五五九年）八月丙申，葬萬安陵。

祔葬　陳書高祖章皇后傳，高祖宣皇后章氏，諱要兒，世祖卽位，尊后爲皇太后，廢帝卽位，尊后爲太皇太后，光大二年，后下令黜廢帝爲臨海王，命高宗嗣位，太建元年，尊后爲皇太后，二年三月丙申，崩於紫極殿，其年四月，祔葬萬安陵。

陵前遺物　有石麒麟左右各一，見圖(29)(30)(31)。

陵墓狀況　陵東南向，二石麒麟身長二米五十生的，頸週二米二十一生的，口張，上下脣距離二十三生的，高度因半埋土中，不可測量，二石麒麟距離四十八米八十生的，全景見圖(32)。

陳文帝永寧陵

陳蒨姑與照烈王長子事蹟見陳書世祖本紀及南史陳本紀

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余與長子僎親自棲霞山步行而西，約五里許，獲覩此陵，乃攝影焉。二十四年五月十九日，又偕羅君香林荊君林再往測量攝影。

葬地所在　在今棲霞山西陵山之陽獅子衝。

陵山，今土人讀如蘭山，六朝音讀陵若蘭，此山名尙相沿未改，古音保存於土音中，其例甚多，今廣州音亦讀陵若蘭，因廣州之音，尙多六朝音也。陵山之南爲衡陽山，建康實錄元和郡縣志均僅言永寧陵在陵山之陽，至宋張敦頤誤以雁門山北之林山爲陵山，於是加雁門山北以分別之，而不知蘭山乃眞陵山也。同治上江兩縣志遂謂陳文帝陵在雁門山北，不言陵山，其誤更甚。

陳書世祖文皇帝本紀，葬永寧陵。　建康實錄卷十九，文帝崩，葬永寧陵，陵在今縣元匕

東北四十里陵山之陽，周四十五步，高一丈九尺。　元和郡縣志卷二十六，陳文帝蒨永寧陵，在縣東北四十里蔣山東北，　六朝事迹編類卷十三，陳文帝永寧陵隸縣（江寧）東北陵山之南，今雁門山之北，　按六朝事迹編類卷六，攝山（即棲霞山）今去城（江寧）四十五里，今獅子衝在棲霞山西約五里，則獅子衝去城四十里也，與建康實錄元和郡縣志所載里數相合，且與元和志所載在蔣山東北亦合。

或謂此係宋文帝長寧陵，以陵上麒麟花紋雕刻與宋武帝初寧陵相似為證，余案二陵麒麟相似之處僅有二：一翼膊皆有鱗，見圖(1)(2)(33)(34)然齊武帝陵之石麒麟，及梁蕭恢墓蕭績墓之石辟邪，其翼膊亦有鱗，見圖(9)(10)(51)(61)(62)則通宋齊梁陳皆有之，非宋陵獨異，此不足為證者也；一後半身皆浮雕花瓣式花紋，見圖(1)(2)(33)(34)，然二者浮雕花紋，雖皆為花瓣式，其形實不相同，梁蕭秀墓之石辟邪後半身亦為浮雕花瓣式，見圖(41)，試以三者比較，宋武帝陵較樸，梁蕭秀墓稍華，陳文帝陵更華焉，此又不足為證者也，且宋武帝陵之麒麟，身體翼膊皆平直，而陳文帝陵之麒麟，較為玲瓏，蓋二陵建築，相去一百四十四年，（宋武陵西曆四二二年建陳文陵西曆五六六年建）故其作風前者拙樸，而後者華美也。　宋文帝長寧陵，建康實錄卷十二，謂在今縣（上元）東北二十里，而宋

武帝初寧陵，實錄卷十一，亦謂在縣東北二十里，則初寧長寧二陵必甚相近，元和郡縣志卷二十六，亦云宋武帝劉裕初寧陵，文帝義隆長寧陵，並在縣東北二十二里，蔣山東南，唐去六朝尙近，陵上必有遺石可證，最足徵信，至宋人始不知其地所在，六朝事迹編類卷十三，謂宋武帝初寧陵，當去蔣廟不遠，宋文帝長寧陵引宋人建康圖經云，在縣東北二十五里，與武帝陵相近，今未詳所在，此說與建康實錄元和郡縣志二說皆相背謬，遊移不定之辭，不足爲證也。今獅子衝距縣四十里，與宋武帝初寧陵相去甚遠，且一在蔣山東南，一在蔣山東北，方位亦異，其非宋文帝長寧陵，決無疑義。

現長寧陵始葬之地及遷徙之地，齊書確有明文，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云，上數幸嶷第，（在青溪北部，與東田相近，見上宋文帝長寧陵條。）宋長寧陵墜道出第前路，上曰，我便是人他家墓內尋人，乃徙其表闕騏驎於東岡上，騏驎及闕形勢甚巧，宋孝武於襄陽致之，後諸帝王陵，皆模範而莫及也。案東岡卽東山，在鍾山之西南，宋王安石半山之地，今南京城東北隅，卽在此山上，而其騏驎又來自襄陽，襄陽與南陽甚近，其形式蓋仿自漢南陽宗資等墓之天祿辟邪，必較宋武帝初寧陵之麒麟形勢更巧，齊梁陳三代皆模範其式，故陳文帝陵之騏驎實較宋武帝陵之騏驎玲瓏，與丹陽

齊梁諸陵相近而更華麗，則雕刻後愈進步也，宋文帝長寧陵既有確地，則此爲陳文帝永寧陵更無疑義，唐宋以來，記載宋文帝長寧陵之說紛紛不一，皆不足辯矣。

營葬年月　陳書世祖文皇帝本紀，天康元年（西曆五六六年）六月丙寅，葬永寧陵。

祔葬　陳書世祖沈皇后傳，后諱妙容，高宗即位，以后爲文皇后，陳亡入隋，大業初，自長安歸於江南，頃之卒。不言葬，未知祔葬否也。

陵前遺物　存石麒麟二，在陵左者頭部傾落，身尚未毀，在陵右者尚完好，頂有一角，見圖(33)(34)。

陵前狀況　陵向南偏東三十度，二石麒麟，身長二米九十五生的，頸週二米三十五生的，其距離二十四米四十五生的，其高度因半埋泥中，不能測量，陵已無存。

六朝之墓

晉尚書令侍中驃騎將軍卞忠貞公墓（卞壼事蹟見晉書卞壼傳）

民國二十四年春，長子偰於朝天宮後訪得。

葬地所在　在今南京城內朝天宮後。　輿地紀勝卷十七，晉卞公祠堂條云，曾文昭公

晉卞公祠堂記，江寧府之天慶觀也，有晉卞忠正公墓。公諱壼。官至尙書令，蘇峻之難，與其二子力戰，死之，謚忠正，葬冶城。後七十餘年，盜發公墓，尸儼如生，李氏建忠正亭於其墓北，穿地得斷碑，徐公鍇實爲之識，本朝葉清臣又封墓刻石表之。

清陳作霖運瀆橋道小志，直橋街北，有晉卞忠貞公祠，祠舊與朝天宮西夾道通，故俗呼爲宮後門口，祠後爲墓，墓北向，墓前有全節坊，葉公所書之碑碣猶存。

案晉書卞壼傳，謚忠貞，與地紀勝謂謚忠正，誤。傳又云，後盜發壼墓，尸僵，鬢髮蒼白，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甲穿達手背，安帝詔給錢十萬，以修塋光。

又案梁書何點傳，點感家禍，絕婚宦，與陳郡謝瀹，吳國張融，會稽孔稚珪，爲莫逆友，從弟遁，以東籬門園居之，稚珪爲築室焉。園內有卞忠貞冢，點植花卉於冢側，每飲必舉酒酹之，據此，則卞忠貞墓，晉時在東籬門，而又爲高士何點隱居之所焉。

營葬年月　建康實錄，晉咸帝咸和三年，（西曆三二八年）二月庚戌，蘇峻軍至鍾山，領軍卞壼帥六軍，與峻戰於山南，王師敗績，峻因風放火，進燒靑溪柵，再破官軍，卞壼等死於柵下。九月，陶侃率溫嶠庾亮等陣於白石，斬峻。據此，卞壼之葬，必在此年九月以後。

墓前遺物　今存墓碣一，題曰晉尙書令假節領軍將軍贈侍中驃騎將軍成陽卞公墓。

其墓碣拓本縮印見下葉。

案六朝事迹編類卷十二，晉卞忠正廟條云，卞壼，謚忠正，葬吳冶城，盜發其墓，安帝賜錢十萬封之。入梁，復毀，武帝又加修治，李氏有江南，建忠正亭於其墓，穿地得斷碑，公名存焉，徐鍇實爲之識。本朝慶曆中，知府事龍圖閣直學士葉公清臣，又封墓刻石表之。據此，今墓碣乃宋葉清臣所書。其原有斷碑及徐鍇所識，今已無存。墓碣題成陽卞公，案壼父粹，以功封成陽子，永嘉中，壼襲父爵，王含之難，加中軍將軍，含滅，以功封建興縣公。均見晉書本傳 此碣當題建興卞公，不應題成陽卞公，蓋墓碣當以最後爵位稱也。

冢墓遺文　晉卞公祠堂記，宋曾肇撰，正書，在冶城，文載江寧金石記卷五。

梁侍中將軍揚州牧臨川靖惠王墓（蕭宏文帝第六子事蹟見梁書臨川王宏傳及南史梁宗室傳）

民國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余偕長子僎親往調查攝影。

葬地所在　在今麒麟門仙鶴門間大道東張庫村。　宋王厚之復齋碑錄，梁臨川靖惠王神道二，去城三十里北城鄉。（見寶刻叢編卷十五）六朝事迹編類卷十三，梁臨川王墓，在北城鄉，去城三十里。　莫友芝金石筆識云，梁臨川靖惠王蕭宏神道二石柱，在上元北城鄉張庫村，去安成碑南可十里，距朝陽太平兩門各二十餘里。自六朝事迹著錄後，元明迄今金石家，皆未之及。同治戊辰八月，訪吳平石柱，花林一村叟漫言張庫兩石柱正與此相似，尤高大，亦梁武帝墳也，（村人指秀憺敖諸碑柱，皆謂梁武帝墳。）因冒雨亟尋獲之。

營葬年月　梁書武帝本紀，普通七年（西曆五二六年）夏四月乙酉，太尉臨川王宏薨。其葬期當去此時不遠。

墓前遺物　墓左存碑一，左右石柱二，左右石辟邪二。　見圖(35)(36)(37)(38)(39)。

案左碑向東，右碑已無，必向西，則二碑相向立也。左右石柱，其書字之額皆北向，題云，梁故假黃鉞侍中大將軍揚州牧臨川靖惠王之神道，其左柱順讀，右柱逆讀。莫友芝金石題識云，其東柱順讀，始右，西柱逆讀，始左。（莫氏誤以墓南向，故以左柱為東柱，其實在西也，右柱為西柱，其實

在東也，見下墓圖。又與安咸吳平兩反刻不同，字畫精美，絕似瘞鶴銘。兩楊州牧楊字，並从木，王懷祖氏讀書雜志歷引史漢碑版以證楊州字隋以前从木，唐人誤从手，得此二石，又得一確證。

墓前狀況　繪圖如左　其墓全景見圖(40)

臨川王墓簡圖

東南

右碑已毀
龜存趺
左碑存
右石柱倒池邊
左石柱存
池塘
右石辟邪倒
左石辟邪没於土中僅露頭頂

東北　西南　西北

墓向北偏西二十度，二石碑距離爲四米九十二生的，石柱與石辟邪之距離爲八十五米十五生的。

梁散騎常侍司空安成康王墓（蕭秀文帝第七子事蹟見梁書安成康王秀傳及南史梁宗室傳）

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余偕長子偰親往調查攝影。二十四年五月十九日，又偕羅君香林荊君林再往測量影攝。

葬地所在　在今堯化門東清風鄉甘家巷。（山棲西霞）　宋王厚之復齋碑錄，梁散騎常侍司空安成康王碑，在花林村。（寶刻叢編卷十五引）　六朝事迹編類卷十三，梁安成王墓，去城三十八里，又卷十四，梁安成康王碑，在清風鄉甘家巷。

張璜梁代陵墓考，安成王蕭秀墓，在甘家巷，南京東北二十五里。又云，始興王蕭憺墓，在南京東北三十五里之黃城村，靠近蕭秀墓，案始興王墓已云在南京東北三十五里，安成王墓較始興王墓稍遠，不應云在南京東北二十五里，蓋此二十五里亦三十五里之誤。

營葬年月　梁書武帝本紀，天監十七年（西曆五一八年）二月癸巳，征北將軍雍州刺史安成王秀薨。又安成康王秀傳，十六年，遷雍州刺史，便道之鎮，十七年春，行至

竟陵之石梵，葬。據此，則其葬亦當在天監十七年。

墓前遺物　存上左右碑各一，見圖(46)(47)，右石柱一，見圖(43)(44)(45)，左石柱僅存柱礎，下左右碑均僅存龜趺，左右石辟邪皆完好。見圖(41)(42)。

南史梁宗室傳，安成康王秀薨，佐史夏侯亶等表立墓碑誌，詔許焉，當世高才游王門者，東海王僧孺，吳郡陸倕，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各製其文，欲擇用之，而咸稱實錄，遂四碑並建。　宋王厚之復齋碑錄，梁散騎常侍司空安成康王碑，故州民前廷尉卿彭城劉孝綽撰，奉朝請吳興貝義淵正書。　莫友芝金石筆識，梁安成康王蕭秀東碑（案此係墓前左上之碑）條云，宋張敦頤六朝事迹，謂秀墓碑二，其一已磨滅，即此碑也。今審其額，猶可識。希祖案今存碑額文字如下圖(一)：

又安成康王蕭秀西碑（案此係墓前右上之碑）條云，距東碑七八丈許，東西相嚮，六朝事迹謂其一字畫猶可讀，乃彭城劉孝綽文，又云是貝義淵書，在清風鄉甘家巷，今碑文已剝，漫無一字，唯額略可識。希祖案今存碑額文字如下圖(二)：

圖一

墓前左上碑額

梁故散騎常侍司空安成康王之碑

圖二

墓前右上碑額

梁故散騎常侍司空安成康王之碑

凡圖中加口者字已漫滅

莫氏又云，其碑陰刻人名，約千有三百餘人，存剝相半，猶可尋南朝小楷法度，勝拘宋以來集帖，盧墓晉人也，中最奇者，蘊蓋姓姓苑字書所未見，王昶金石萃編卷二十六，誤以安成王秀碑陰爲始興王憺碑陰，下注云，陰俱人名，分二十列，每列六十四人，凡字存難辨者，加口，石闕者空之，今將拓本編印如下葉，其文字可與金石粹編所列參攷。

墓石神道石柱題額尚存反文「故散」二字。

墓前狀况　繪圖如下：

墓南向偏東四十度，二石辟邪距離及石柱與碑距離失量，辟邪體高三米，腿長前足一米十四生的，腿粗一米四十六生的，頸圍四米，口張四十生的，腹圍三米六十五生的，墓全景見圖(48)。

西北
東北
西南
東南
右上碑存
左上碑存
右石柱存
左石柱毀存石礎
右下碑毀龜趺存
左下碑毀龜趺存
右石辟邪存
左石辟邪存

梁侍中司徒鄱陽忠烈王墓 蕭恢文帝第九子事蹟見梁書鄱陽王恢傳及南史梁宗室傳

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余偕長子俁親往調查攝影。

葬地所在　在今南京東北三十六里之黃城村，始興王蕭憺墓東數十步。　張璜梁代陵墓攷，鄱陽王蕭恢墓，在南京東北三十六里，緊靠蕭憺墓。

案此墓是否爲鄱陽王所葬，尙有可疑，因唐宋以來地志金石諸書，均未載鄱陽王墓所在地也。宋趙明誠諸道石刻錄，梁鄱陽王神道，正書。宋王厚之復齋碑錄，梁侍中司徒鄱陽忠烈王墓誌，梁張纘奉勅造，均見寶刻叢編卷十五均不言葬地所在。同治上江兩縣志卷十二，梁侍中司徒鄱陽王蕭恢墓誌銘，張纘撰，在清涼寺法堂下，此雖載地址，然清涼寺在南京城內石頭城清涼山，亦未必爲鄱陽王葬地，不知張璜何所據而云此爲鄱陽王墓焉。今姑采其說而存其疑。

營葬年月　宋王厚之復齋碑錄，梁侍中司徒鄱陽忠烈王墓誌，梁張纘奉勅造，普通七年（當作八年，說見下，時西歷五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葬。寶刻叢編卷二十五引

案梁書武帝本紀，普通七年秋九月己酉，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鄱陽王恢薨。又鄱陽忠烈王恢傳，天監十七年，徵爲侍中安前將軍領軍將軍，十八年，

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荊襄雍梁益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普通五年，進號驃騎大將軍，七年九月，薨於州，詔贈侍中司徒。據此，則墓誌所稱普通七年二月二十五日葬，當爲普通八年二月二十五日葬之誤，蓋恢於普通七年九月薨於荊州，還柩回京，必經時日，故於八年二月葬，乃相合，此乃寶刻叢編誤刻普通八年爲七年，未必墓誌原文如此也。

墓前遺物　存左右石辟邪二，右辟邪已有裂痕，見圖(48)(49)(50)(51)。

墓前狀況　墓向東偏南二十度。二石辟邪身長三米四十七生的，頸過二米四十五生的，其距離十九米四十生的，全景見圖(52)。

梁侍中司徒驃騎將軍始興忠武王墓

（蕭憺梁文帝第十子事蹟見梁書始興忠武王憺傳及南史梁宗室憺傳）

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余偕長子偰親往調查攝影。二十四年五月十九日，又偕羅君香林荊君林再往測量攝影。

葬地所在　在今南京堯化門東花林村。（舊名黃城村，在甘家巷西南。）宋王厚之復齋碑錄，梁侍中始興忠武王碑，在花林清風村。（寶刻叢編卷十五引）六朝事迹編類卷十三，梁始興王墓在清風鄉黃城村，今去城三十七里。張璜梁代陵墓考，蕭憺墓在南京東北三十五里之黃城村。

營葬年月　梁書武帝本紀，普通三年（西曆五二二年）十一月甲午，撫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軍將軍始興王憺薨。　本墓碑云，普通三年十一月八日薨於位。

墓前遺物　有石辟邪二，皆已殘損，在墓右者尤甚，見圖(53)。又墓左有碑一，見圖(54)，碑額碑文尚存，梁徐勉撰，貝義淵書，余有攷證，詳六朝建康冢墓碑誌攷證篇。　莫友芝金石筆識，梁始興忠武王蕭憺碑，在安成碑西一里，碑西向，南側又直東石獸，蓋其東碑，其西適有龜趺東向，南側直西石獸，其有西碑無疑。　案莫氏當同治時，碑西尚有龜趺，今已無存。

墓前狀況　墓向南偏東四十度，二石辟邪之距離爲十九米六十生的。墓景全圖見圖(55)。

梁侍中撫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吳平忠侯蕭公墓（蕭景梁武帝從父弟事蹟見梁書蕭景傳及南史梁宗室景傳）

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余偕長子僎親往調查攝影。

葬地所在　在今南京堯化門東神巷村西。（在蕭憺墓西一里餘。）宋王厚之復齋碑錄，梁吳平忠侯蕭公神道，在花林村。（寶刻叢編卷十五引）六朝事迹編類卷十三，梁吳平忠侯墓，在花林之北，今去城三十五里。又卷十四，梁吳平忠侯蕭公神道石柱，在清風鄉花林村。　莫友芝金石

鐫識，梁吳平忠侯蕭景神道石柱，在始興碑西南三里，所謂花林村之名，今猶存。

瑩葬年月　梁書蕭景傳，普通四年（西歷五二三年）卒于州，案景傳，普通元年，爲郢州刺史其葬當在普通四五年之間。

墓前遺物　存石辟邪二，右辟邪已破碎，神道石柱一見圖(56)(57)(58)(59)。

莫友芝金石筆識，蕭景神道石柱題額，其文反刻順讀，其柱南直西石獸，其東獸亦存，而東柱亡久矣，安成西碑南側，亦有石柱，其額剝蝕不可揭，其前二行，以碑額推之，當是梁故散騎常侍，今唯故散二字略可識，亦反刻順讀，差足爲此柱額比例，惜兩東柱並亡耳。

至正金陵新志元刻本卷十二，梁吳平侯墓，有石麒麟二，石柱二。希祖案至正志凡記古代陵墓，全襲景定建康志，攷景定志僅云吳平忠侯墓有石柱一，不應至元代反多一石柱，足以知二字之誤也。

墓前狀況　墓東南向，二石辟邪距離未量，

梁侍中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康簡王墓

蕭績梁武帝第四子事蹟見梁書高祖三王傳及南史梁宗室傳

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一日，余偕長子偰親往調查攝影。

葬地所在　在今南京東南八十里句容縣西北十五里之石獅干。（在江寧縣湯山東新塘村南十二里，其墓正對赤山。）至正金陵新志，南康簡王墓，在句容西北二十五里，余詢之土人，云十五里。　莫友芝金石筆識，梁南康簡王蕭績神道二石柱，同治己巳，甘泉張肇岑訪獲于句容之侯家邊。　張璜梁代陵墓考，蕭績墓在南京東南八十里之石獅干。

營葬年月　梁書武帝本紀，中大通元年閏六月己未，安右將軍護軍南康王績薨。南康簡王績傳，普通五年，出爲江州刺史，丁董淑儀憂，居喪過禮，徵授安右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尋加護軍，贏疾弗堪視事，大通三年，因感病薨于任。　案梁書武帝本紀，無大通三年，傳所謂大通三年，卽本紀中大通元年，當從本紀，其葬亦當在此年。

墓前遺物　存石辟邪二，見圖(60)(61)(62)(63)，神道石柱二，見圖(64)(65)。

神道石柱文字，在墓左者順讀，右者逆讀，圖如下

左闕

梁故侍中中軍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
南康簡王之神道

右闕

南康簡王之神道
軍開府儀同三司
梁故侍中中軍將

墓前狀況　墓南對赤山　墓景全圖見圖(66)(67)。

梁侍中左衛將軍建安敏侯蕭公墓（蕭正立臨川靖惠王宏子事蹟見梁書臨川靖惠王宏傳及南史梁宗室傳）

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七日，余偕滕君固黃君文弼裘君善元羅君香林及長子僎親往調查，測量攝影。

葬地所在　在今江寧縣東南，淳化鎭西南九里劉家邊接引庵前。　宋王厚之復齋碑錄，梁建安敏侯神道，在淳化鎭。（實刻叢編卷十五引）六朝事迹編類卷十三，梁建安侯蕭正立墓，在淳化鎭西宋野（案當作宋墅，實在前宋墅南一里餘劉家邊。）石柱塘，有石柱二，去城三十五里，又卷十四，梁建安敏侯神道石柱，在鳳城鄉淳化鎭西。　張璜梁代陵墓考，蕭正立墓，在南京東南三十五里之淸化鎭，其所附南京附近歷代陵墓圖，則列於淳化鎭西南梁蕭暎墓西，地名顏村，案顏（讀琰）若村即侯村，余嘗親至其地，確有一墓，存神道石柱一，字皆漫滅，又有石辟邪二，見圖(68)(69)，其爲何人墓不可考矣，自侯村而東經後宋墅村，張璜所謂蕭暎墓在焉，又經前宋墅村，抵劉家邊，共約二里，始見蕭正立墓，神道石柱二，書梁故侍中左衛將軍建安敏侯之神道，此可以正張璜之紕者也。

營葬年月　南史梁宗室傳，正立後位丹陽尹，薨，不書年月，其子賁嗣，正立弟正德，爲侯

曇所立，責出投之，改姓侯氏，則其時正立已薨，蓋在太淸二年（西歷五四八年）以前也。

墓前遺物　有石辟邪二，見圖(68)(69)，神道石柱二，見圖(70)(71)，文字左順讀，右逆讀，圖如左：

左闕

梁故侍中
左衞將軍
建安敏侯
之神道

右闕

之神道
建安敏侯
左衞將軍
梁故侍中

凡加口者字已漫滅

墓前狀況　墓向東略偏南，二石辟邪身長二米五十五生的，其高度因半埋土中，不能測量，頸週二米八十生的，口張，上下唇距離三十五生的，二辟邪距離十六米三十六生的，二神道石柱距離十七米六十生的，　神道石柱與石辟邪距離一百六十七米五十九生的。　墓境全圖見圖(72)，

冢墓遺文　近得南京碑帖店經古舍送來「梁故侍中左衞將軍建安敏侯蕭公墓誌

」方額拓片一紙，今附印於下葉。

梁侍中仁威將軍新渝寬侯蕭公墓（蕭暎始興忠武王憺子，事蹟見梁書始興忠武王憺傳及南史梁宗室憺傳）

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十九日，余偕羅君香林荊君林及長子僎親往調査攝影。

葬地所在　在今南京堯化門東甘家巷北黃家邊。　莫友芝金石筆識，梁新渝寬侯蕭暎西闕，在句容。　張璜梁代陵墓考，蕭暎，蕭景子，（案梁書及南史，均言暎乃憺子，此誤。）新渝侯，墓在南京東南三十五里之 *Choen Hoa then* 又云，蕭正立，建安侯，墓在南京東南三十五里之淸化鎮，則 *Choen Hoa then* 蓋卽淸化鎮之譯音，而其所附南京附近歷代陵墓圖，則蕭暎蕭正立皆列於淳化鎮，則淸化鎮又爲淳化鎮之誤。　考唐宋以來地誌，均不載蕭暎墓，故不能確知其墓地所在，惟宋王厚之復齋碑錄。有梁新渝寬侯神道，（寶刻叢編卷十五引）然亦不載地名，　莫友芝謂在句容，固誤，張璜謂在淳化鎮亦誤，余於本年一月十七日，嘗親至江寧縣東南淳化鎮西南侯村，見梁墓一，有石辟邪二，神道石柱一，其上文字漫滅，石辟邪神道石柱及墓境全圖，見圖(85)(86)(87)，其東約一里弱，地名後宋墅村，又有神道石柱一，上已無字，見圖(83)(84)，張璜南京附近歷代陵墓圖，卽以在侯村者當蕭正立墓，在後宋墅村者當蕭暎墓，而不知其皆誤也。本年春，余長子僎在甘家巷北黃家

邊，發見梁新渝寬侯神道石柱一，始知蕭暎墓之所在，莫張二說，皆不攻自破矣。

營葬年月　建康實錄卷十九，蕭暎鎮廣州，奏高祖（陳武帝）爲中直兵參軍，從至廣州，令招士馬，大同十年，（西歷五四四年）高祖大破賊軍，虜杜僧明等。陳書高祖本紀，僧明降，其年冬，蕭暎卒，高祖送喪還都，至大庾嶺，會有詔高祖爲交州司馬領武平太守，據此，暎葬當在大同十年冬或十一年春矣。

墓前遺物　僅存神道石柱一，見圖(73)，宋王厚之復齋碑錄載此神道云，梁故侍中仁威將軍新渝寬侯之神道，今諦觀石刻，其文逆讀，書爲墓右石柱，莫友芝所謂梁蕭暎西闕也。今繪圖如左：

神道 寬侯之 威將軍新渝 梁故侍中仁

此石刻字之處，僅占三分之二，首二行各五字，三行三字，四行二字。

莫友芝金石筆識云，梁新渝寬侯蕭暎西闕，在句容，以諸闕例之，侯下只應有一之字，而此有三字空，審石上，乃似無字者。案莫氏未嘗親至其地，故誤爲在句容，唯曾見流傳神道拓本係逆讀，故能斷定爲西闕，石上寬侯下有之字，尙依稀可認，而莫氏云三字空，可見未見石柱，且未讀復齋碑錄也。

墓前狀況　墓東南向，約與蕭秀墓同，

冢墓遺文　梁元帝撰梁故侍中新渝寬侯墓誌銘，見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四十八，余有攷證，業入六朝建康冢墓碑誌攷證篇。

附未能考定之墓

丹陽縣水經山下偏東之墓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十六日，余偕滕君固，荊君林，及長子偰親往調查東西二墓，測量攝影。

此墓在丹陽縣東北四十里水經山下，偏東。

水經山，爲經山東南支山。乾隆丹陽縣志，經山，在縣東北三十五里，昔有異僧講經於

此，故名。上有金牛洞，一名金牛山。今土人名經山爲旱經山，而以其東南五里之支山爲水經山。

墓東南向，前有石辟邪二，身長二米一十生的，胸寬五十生的，見圖(74)。二石辟邪距離，一十四米，其全景如圖(75)。

丹陽縣水經山下偏西之墓

墓東南向。前有二石辟邪，因身埋土中，僅露頭部，無可測量。其距離約與偏東之墓同。其全景如圖(76)。

案東墓疑爲齊前廢帝鬱林王之墓，西墓疑爲齊後廢帝海陵王之墓。

鬱林王，名昭業，武帝之孫，文惠太子長子，事蹟見齊書鬱林王本紀。本紀載隆昌元年七月壬辰，被殺，殯以王禮。

齊謝朓撰鬱林王墓誌銘云，綠車旖旎，翠襚掩暎。癸武毓良，臨祇弛蹬。毀德歸桐，棄肆君鄉。藝文類聚卷四十五

海陵王，名昭文，文惠太子二子，事蹟見齊書海陵王本紀。本紀載延興元年十一月，廢爲海陵王，被殺。給溫明祕器，斂以袞冕，葬給輼輬車，九旒大輅，黃屋左纛，前後部羽葆，

鼓吹挽歌二部。

齊謝朓海陵王墓銘云，中樞誕聖，膺曆受命，於穆二祖，天臨海鏡，顯允世宗，溫文著性。三善有聲，四國無競。嗣德方衰，時惟介弟。景祚云及，多難攸啓。載驟軨獵，（藝文類聚作載驟軨轄，）高闢代邸。庶辟欣欣，威儀濟濟。亦既負扆，言觀帝則。正位恭己，臨朝淵默。虔思寶緒，負荷非克。敬順天人，高遜明德。西光已謝，東旭（藝文類聚作東緺）又良。龍蠹夕儼，葆挽晨鏘。風搖草色，日照松光。春秋非我，晚夜（藝文類聚作曉夜）何長。（夢溪筆談十五，又見藝文類聚四十五，有刪節）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十五，慶曆中，予在金陵，有饔人以一方石鎮肉，視之，乃海陵王墓銘，謝朓撰。 嚴觀江寧金石記，遂云海陵王蕭昭文墓誌，謝朓撰，在江寧，文見沈括夢溪筆談。 案墓誌石在江寧，未必其墓卽在江寧，如今墓誌石轉輾流傳入於大都會者甚多，不能卽據墓誌流傳之地，卽定爲其墓卽在是也，如上江兩縣志言梁鄱陽王蕭恢墓誌，在清涼寺法堂下，不能卽定恢墓在清涼山也。海陵王墓誌見於江寧，其墓或在丹陽，亦未可知，蓋齊代陵墓，多在丹陽，如齊宣帝高帝二陵，在經山西南，齊景帝陵，在經山南，齊武帝陵，在經山東，齊明帝陵在經山東南，則前廢帝後廢帝墓在經山東南水經山卜，其推測亦未必甚誤。

或謂此二墓，安知非齊廢帝東昏侯寶卷及齊和帝寶融之墓乎，梁書豫章王綜傳，綜，高祖第二子，其母吳淑媛，自齊東昏侯宮，得幸於高祖，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者，及淑媛寵衰，怨望，遂陳疑似之說，故綜懷之，恆於別室祀齊氏七廟，又微服至曲阿拜齊明帝陵，然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瀝死者骨，滲，即為父子，綜乃私發齊東昏墓出骨，瀝臂血試之，并殺一男，取其骨試之，皆有驗，自此常懷異志，據此，則東昏侯墓在曲阿，曲阿即丹陽也。

齊書和帝本紀，中興二年夏四月辛酉，禪詔至，丁卯梁王奉帝為巴陵王，宮於姑熟，（今安徽當塗）戊辰薨，追尊為齊和帝葬恭安陵。齊代陵墓，多在丹陽，則和帝陵亦必在丹陽也。

希祖案豫章綜至曲阿拜齊明帝陵後，尚猶無以自信，聞俗說後，乃私發齊東昏侯墓出骨，則東昏侯墓是否在曲阿，尚無明文朱孔陽歷代陵寢備考謂東昏侯冢在丹陽縣東三十一里，蓋誤以齊武帝陵為東昏侯冢，未足據也。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十八，齊和帝陵，世傳當塗縣北黃山嶽廟行宮之基，即此陵也。攷梁武帝長兄懿為東昏侯所殺，武帝既斬東昏，未必更以王禮歸葬蘭陵，和帝陵在姑熟，已有明文，則或說未必然也。惟齊前廢帝鬱林王，後廢帝海陵王，雖為明帝所殺，然終以王禮葬，且齊祚尚存，故歸葬於祖塋左

右，此理之可必者也。

江寧縣棲霞山西北張家庫墓

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余偕長子偰親往調查。二十四年四月，長子偰又往攝影。

墓在棲霞山西北張家庫，東南向，有石辟邪二，見圖(77)，其全景見圖(78)。

案此墓疑爲齊蕭穎冑墓， 宋王厚之復齋碑錄，齊侍中尚書令丞相巴東獻武公蕭穎冑碑，普通五年，太歲甲辰，三月辛亥朔，十日庚申，鐫。在花林村。（寶刻叢編卷十五引） 六朝事迹編類卷十三，齊巴東獻武公墓，在棲霞寺側，有碑額云，齊故侍中尚書令丞相巴東獻武公之墓。（案墓字蓋爲碑字之誤。） 景定建康志與此同，惟墓字作碑。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十七，花林市，去城三十五里。齊梁諸墳，多在其地。案今花林村，僅見梁代諸墳，有此齊墓，庶與此語相合。

齊書和帝本紀，中興元年十一月壬寅，尚書令鎭軍將軍蕭穎冑卒。案穎冑事蹟見齊書蕭赤斧傳，梁王已平郢江二鎭，穎冑輔帝出居上流，有安重之勢，十二月壬寅（當依本紀作十一月）夜卒，詔贈侍中丞相，本官如故，前後部羽葆鼓吹班劍三十人轀輬車黃屋左纛。

梁天監元年，詔曰，齊故侍中丞相尚書令穎胄，可封巴東郡公，邑三千戶，本官如故。喪還，今上車駕臨哭渚次，詔曰，齊故侍中丞相尚書令穎胄，葬送有期，前代所加殊禮，依晉王導齊豫章王故事，可悉給，諡曰獻武。據此，穎胄之葬，有特殊之禮，則其墓有石辟邪，有碑，亦不足異，且最近棲霞山，故疑此為穎胄墓也，宋代碑文尚在，故可確指所在，今碑已亡，故列於存疑之列。

江寧縣江寧鎮方旗廟墓

民國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余偕長子偰親往調查，二十四年四月，長子偰又往攝影。

墓在江寧鎮西約一里餘方旗廟，其墓東南向，有二石辟邪，見圖(79)(80)。

江寧縣笆斗山徐家村墓

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十九日，余偕羅君香林荆君林及長子偰親往調查攝影。

墓在江寧縣笆斗山徐家村，存神道石柱一，闕面向西偏南二十度，柱高四米三十生的，闕橫一米十生的，縱八十生的，字已漫滅，見圖(81)(82)。

案笆斗山東連臨沂山，或謂此係梁永陽昭王蕭敷墓，以永陽敬太妃墓誌銘云，附

錄於琅邪臨沂縣長干里黃鵠山為證，臨沂縣故城即在臨沂山下且[illegible]永陽敬太妃二墓誌，均見於清風鄉，見宋張敦頤六朝事蹟編類卷十四，徐家村接近清風鄉，此又一證。余謂此處無黃鵠山，而長干里又在秦淮之南，遽謂永陽王蕭敷墓在笆斗山，實與墓誌所稱地名不能密合也。

笆斗山墓地發現六朝磚頗多，疑即當時墓磚，今選拓五方於下葉。

江寧縣淳化村西南後宋墅村墓

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七日，余偕滕君固，黃君文弼，裘君善元，羅君香林，及長子僾親往調查測量攝影。

墓在江寧縣高橋門外淳化鎮西南（上方鎮南）後宋墅村，存神道石柱一，上有圓蓋，見圖(83)(84)，柱高自圓蓋下至地面三米五生的。

江寧縣淳化鎮西南侯村墓

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七日，余偕滕君固黃君文弼裘君善元侯君紹文羅君香林及長子僾親往調查測量攝影。

墓在江寧縣淳化鎮西南（上方鎮南）侯村，有石辟邪二，神道石柱一，見圖(85)(86)。

其墓向南偏西三十度，二石辟邪身長一米三十二生的，其距離十四米八十八生的，左石辟邪距石柱六十八米二十生的，右石辟邪距石柱八十米四十生的，則此石柱爲左石柱也，全景見圖(87)。

江寧縣淳化鎭西南官塘墓

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七日，長子㑺獨往調查，偶爾發見。

墓在江寧縣淳化鎭西南官塘，與蕭正立墓相近，神道石柱已全陷塘中，僅有柱頂可辨，未能攝影。

六朝陵墓石蹟述略

滕固

六朝陵墓上還存留着多量的石蹟，這些石蹟對於歷史或藝術都是珍貴的資料；而且石蹟的位置有許多還未移動，對於墳墓形式的檢討，尤多便利。作者參加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調查工作，親歷其地，摩挲審視，驚其制作之精，每徘徊不忍離去。現在調查告竣，凡關陵墓之歷史，形制，及碑誌攷證，逷先伯商兩先生都有精博的論述，作者僅從藝術方面，對於各種石蹟作一簡單的敘述。敘述次序，依殘存石蹟的性質，分爲三部份，一神道石柱，二石獸，三碑飾。

一 神道石柱

神道石柱之存留於今日，約有十來件，除了笆斗山，淳化鎮和上方鎮三處，一時檢考不出誰氏的墓域外，其他完全保存在梁朝的陵墓上。在梁文帝陵，梁臨川靖惠王墓，梁安成康王墓，梁吳平忠侯墓，梁南康簡王墓，梁建安敏侯墓及梁新渝寬侯墓上，都可

以找出些神道石柱。這些石柱除了二三件略覺完整外，其餘都是殘破或陷入於土壤而僅可看出一小段。所以要把牠們仔細地比較，頗覺困難。但就所看見的各件石柱而言，其形式大都無甚差異。倘使我們把那些潰品集合起來觀察，對於某一石柱的形式，亦可獲得整然的認識。因此，這裏綜合了各遺品，分石柱本身，柱頭及柱礎三方面敍述，以呈現一石柱的全形。

甲　石柱本身　柱身圓形或略帶橢圓形，自上部到神道刻文的一段，雕着突起的瓜棱直紋，頂間雕一繩辮圍住。其次，正面爲神道刻文的方石，作釘在柱上的樣子，方石背後在瓜棱紋上又雕有繩辮圍着。復次，緊接於神道刻文方石的，爲一較小的與柱身相稱的方石，這方石暫名爲介砌（*Fries*）；在介砌上刻有三個半人半獸的怪物浮雕；這三個怪物，中間的作正面形，兩傍的作左右相向的半側面形。其狀毛髮紛披，宛如羽翼，面目猙獰，裸出乳部和腹部，而膝骨和脚骨都極堅勁，骨的關節處特刻圓形爲表現。此種怪物有些像漢代武氏祠石刻崇樓傑閣一景內石人相承爲樓柱的石人；又像唐墓明器中的方相或魌頭一類的東西；但究竟是否一物，不易斷定。還有河南鞏縣北魏石窟第二窟南壁，有二個有翼的鬼形怪物浮雕，其雕刻風格與此更近，故此種怪物

或傳自佛家故事(註二)。就其技巧而言，奇譎潑辣，堅勁和諧，爲同時代雕刻中所罕見的；其風格疑與伊蘭系的藝術有關。介砌的下面又圍以繩辮，繩辮的下面是浮雕圍帶，刻雙龍交首之紋，極盡生動之妙致。再下就是隱陷的直刳稜紋，卽普通所謂希臘柱式。參看(57)(58)(59)等圖。

作者曾經看見過兩顆比梁朝更早的石柱：一是漢琅邪相劉君石柱，此柱出自山東歷城，現保存於濟南的山東省立圖書館內。一是驃騎將軍石柱，傳亦漢（或稱晉）代的遺物，現保存於洛陽河洛圖書館（參看本文插圖一。）這兩顆石柱，都是凸起的瓜稜紋，柱頂，刻文方石的背後及柱身下部，也都圍有繩辮，方石上也有神道刻文。而劉君石柱神道刻文的方石下還刻有雙螭拱蟠的浮雕。兩者都是柱身部分的殘存，所以柱頭和柱礎是怎樣的，已無可稽考了。僅就柱身而論，梁代石柱的上部脫胎於漢代，自無疑義。惟梁柱有介砌和浮雕圍帶，石柱的下身用隱陷的直刳稜紋，這是別緻的地方。漢代墳墓上的石柱，見於水經註所記載的，爲數不少；但所遺存的，就作者所見，祇有上述兩顆。倘漢代石柱的雕飾統統像那兩顆樸實不華，那末梁朝的石柱比較漢代的更繁複而更富有裝飾的情味了。瓜稜柱圍以繩辮，上部有神道刻文的方石，此可令人推

想最初是木造的，由許多小圓木湊合起來，用繩子細爲一束，成一顆較大的柱子，而把一方木版釘在柱上，寫或刻文於其上。後來變了石造，還要保存或故意摹倣木造，所以產生了此種形式。

瓜稜柱式，在古代埃及潑篤倫美哀（*Ptolemaeer*）王朝（公元前一三二八——三〇〇）的建築裏，亦可找到，瓜稜的下面並亦有圍帶；但我們可斷言和中國的瓜稜柱無所關係。以現有知識，瓜稜柱來自漢代，必爲中國固有的東西；或卽上面指出的模倣木造而來的。至於隱陷的直刳稜紋，在梁朝以前的建物中尙未發現，說牠不是中國風尙，當非過甚之言。此種柱式通常以爲希臘柱式，實則埃及中期（約公元前二一〇〇——一六〇〇）的建築中有所謂原形多利亞柱（*Proto lorische Saeule*），卽此種柱式。波斯建築亦採用此種柱式，有名的百柱宮（*Hundertsaeulensaal*）（紀元前六世紀末）卽由此種柱式所構成。梁代石柱，上承漢制，又或參以波斯和印度（關於印度參考後面的敘述）的風尙，所以顯示出分外的華美和裝飾上的技巧。

乙　柱頭　柱頂有一圓蓋若盤形，較柱身略大，蓋底作蓮花紋，（參看(38)圖。）蓮花紋淵源於印度，是亦普知的事實，我們看了巴爾呼德（*Bharhut*）石欄（公元前二百

年）上的各式各樣的蓮花紋樣，就知道比中國早得多。中國佛教盛行的時候，蓮華紋樣隨之而普遍。雲岡，龍門，鞏縣和天龍山的石窟藻井，都刻着蓮花紋，北朝碑碣上此種紋樣更多而更富變化（參看本文插圖二；）可知蓮花紋樣爲南北朝盛行的雕飾，而梁柱圓蓋蓋底的蓮花紋爲最普通的一種。蓋的周緣亦作蓮花紋，此周緣的蓮花紋，有類李明仲營造法式第二十九，石柱柱礎的「鋪地蓮花」圓蓋上蹲着一頭小辟邪（參看(57)圖。）此種柱頭形式與印度的阿育王石柱（約公元前二五〇之際）不無關係，阿育王石柱有多種，大抵圓身，柱身周圍上下刻詔誥之文；柱頭作鐘形（按前述波斯宮殿的柱，柱頭亦爲鐘形，可考見其淵源所自。）周緣刻細長的蓮花瓣，其上圍以繩辮，又上置一小圓盤，盤上蹲着獅子，有的石柱上蹲着牡牛（註二）（其大體形式參看本文插圖三。）所不同的，梁柱化鐘形爲盤形，化獅子牡牛爲辟邪了。

說梁柱與印度的阿育王石柱有關，固無明證，然當時南方藝術確與印度有過交涉。釋慧皎記康居國僧人康僧會在南方的活動說：「僧會欲使道振江左，興立圖寺；乃杖錫東遊，以吳赤烏十年，初達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時吳國以初見沙門，覩形未及其道，疑爲矯異。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稱沙門，容服非恆，事應檢察。權曰：昔漢明夢神，及

號稱爲佛；彼之所事，豈其遺風耶？卽召會詰問，有無靈驗？會曰：自來遷跡，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起塔乃八萬四千。夫塔寺之興，以表遺化也。權以爲誇誕，乃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爲造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乃謂其屬曰：法之興廢，在此一舉。今不至誠，後將何及。乃共潔齋靜室，以銅瓶加几，燒香禮請，七日期畢，寂然無應。求申二七，亦復如之。權曰：此欺誑！將欲加罪，會更請三七，權又特聽。會謂法屬曰：宣尼有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法靈應降，而我等無感，何假王憲，當以誓死爲期耳。三七日暮，猶無所見，莫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瓶中鏗然有聲。會自往視，果獲舍利。明日呈權，擧朝集觀，五色光炎，照耀瓶上。權自手執瓶，瀉於銅盤。舍利所衝，盤卽碎破。權大肅然驚起，而曰：希有之瑞也。會進而言曰：舍利威神，豈直光相而已；乃刼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碎。權命令試之，會更誓曰：法雲方被，蒼生仰澤，願更垂神迹，以廣示威靈。乃置舍利於鐵砧礎上，使力者擊之，於是砧礎俱陷，舍利無損。權大嘆服，卽爲建塔。以始有佛寺，卽號建初寺；因名其地爲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興」（註三）。康僧會這一來，不但掀起了南方的佛法，又激動了畫家畫佛，「時曹不興見西國佛畫（康僧會帶來的）儀範寫之，故天下盛傳曹也」（註四）。到了後來又有雕刻品的輸入；「獅子國天竺旁國也，……晉

義熙初，始遣使，獻玉像，經十載乃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潤潔，形製殊特，殆非人工。此像歷晉宋，世在瓦棺寺。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畫圖，世人謂為三絕。至齊東昏遂毀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為嬖妾潘貴妃作釵釧」(註五)。梁天監元年立長干寺，寺內有阿育王所造像，像的銅花趺上有外國書，蕃僧識云阿育王為第四女所造(註六)。中國畫家採用印度技法繪畫，亦見於梁朝，大同三年置一乘寺，寺在丹陽，邵陵王綸造。寺門遍畫凹凸花，代稱張僧繇手蹟，其花乃天竺遺法，朱及青綠所成，遠望眼暈如凹凸，就視卽平，世咸異之，乃名凹凸寺(註七)。就這些旁證來說，梁朝石柱受阿育王石柱的影響，似乎絕不勉強之事。天龍山石刻浮雕中，有蓮花柱頭，柱頭並亦作野獸，此可想見，南北朝建築上亦有採用此種柱式(註八)。傳至後代，殆卽營造法式第二十九的望柱獅子頭。柱頭以精巧錯落的蓮花瓣雕成，中間呈露一蓮蓬，蓮蓬上蹲一獅子；我們看了那圖樣，就知道含有梁柱的遺意。

丙　柱礎

分兩層，上層一雙有翼的蝦蟆對口，口內各含珠，全部略作圓形。刻蝦蟆不知何所取義，在前代的藝術品中亦找不出來。按史記龜策傳：「月為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蟆。」漢書武帝紀：「元鼎五年秋，鼃蟆蝦鬬。」後漢書，靈帝紀：「修復玉堂殿，鑄

銅人四，黃鐘四，及天祿蝦蟆。」關於蝦蟆或在很早時候已有一串神話了。北朝碑碣上，往往刻蝦蟆和鳳鳥一類的奇鳥相配(註九)。這也不知是何用意。或即是龍，或與佛教的傳說有關，或因其行動遲緩，和龜鼈一樣取作安定穩固之義，此皆暫爲推測，其詳當俟通人的考定。下層即底部，爲一方石，即似營造法式二十九，所謂「柱礎角石」角石四面都有浮雕，似多屬動物形象，惜漫漶太甚，不易辨認了（參觀(19)(20)(21)(43)(44)(45)諸圖。）以意逆之，其動物刻紋，或與梁臨川靖惠王碑側所刻爲同類的東西，參考後文。

二　石獸

六朝陵墓上遺存的石獸尚多，此對於研究者爲莫大之幸運。今按照史傳裏通常的稱呼，在帝王陵的石獸，叫做麒麟；在王侯墓的石獸，叫做辟邪。所有的石獸都爲有翼獸，且皆長鬚垂胸，就其完整者而觀，有的作雙角，有的作獨角。

先就麒麟的形式作一大體上的比較觀察，爲明瞭其各種特徵起見，分獸身，頭部及翼部三方面觀察。至其細部的異同探討，以俟將來的機會。

第一　獸身大體上可分爲五種，茲分述如左。

(a)獸身平正，頸項昂直而裝飾較爲簡樸的，——如宋武帝陵的石獸（參看(1)(2)圖。）

(b)獸身窈窕，頸項稍作斜形而裝飾較富的，——如齊宣帝陵的石獸（參看(3)圖以下）和齊武帝陵的石獸（參看(9)圖以下。）

(c)獸身窈窕，胸部昂挺而裝飾較富的，——如齊景帝陵的石獸（參看(11)圖以下。）

(d)獸身平正，頸項肥短而裝飾較富的，——如齊明帝陵的石獸（參看(16)(17)圖）及梁武帝陵的石獸（參看(24)圖以下。）

(e)獸身平正，項短頭重而裝飾特繁的，——如陳文帝陵的石獸（參看(33)(34)圖。）

根據上述獸身的諸形式，使我們知道，凡頸項短的，身軀必然平正，頸項高的，身軀必然窈窕，照通常的設想，身軀窈窕的石獸，呈示微妙的靈活之姿態，所謂曲線的發達，其時代必較後。但這個假說，不能適用上述的諸石獸，在那些石獸間，平正和窈窕，錯綜爲用；不必時代先的都是平正，時代後的都是窈窕。况且東漢宗資等墓上的石獸，早以身軀窈窕見長（參看(88)(89)圖）(註十)，可知漢代已有多種多樣的獸身形式，垂爲後人任意選擇。我們要認識時代差別，祇有從裝飾方面着手，就上述石物看來，大抵裝飾細

緻而繁富的，不論其獸身形狀爲平正爲窈窕，都是比較後來的產物。我們從宋武帝陵的石獸，依其時代，順次看去，至陳文帝陵的石獸爲止，確然可以明瞭其演變之跡。祗有一個例外，那就是陳武帝陵的石獸（參觀(29)圖以下，）此雖爲時代較後的東西，而裝飾特別簡樸，令人不可思議。作者的意思，以爲此種例外，或原於當時石造工程較爲短期而粗率之故。又其石獸較他墓毀損特甚，或因王頒毀陵時所爲，以致裝飾剝蝕殆盡。

第二　頭部的形式，約分爲三種：

(a) 朵頤隆起，口部略作圓形而額上及口角有茸毛小翅的，——如齊宣帝，齊武帝及齊景帝陵的石獸。

(b) 朵頤較薄，鼻大，口部方闊而額上及口角有茸毛小翅的，——如齊明帝和梁武帝陵的石獸。

(c) 頭部沈重，角上有鱗紋並有三出翅而額上茸毛旋鬈特顯裝飾豐富的，——如陳文帝陵的石獸。

就上述石獸頭部諸形式而言，早期的愈近於漢代刻獸的形制。例如a項朵頤隆起，口端圓形，上脣作人字形的刻文，這都是脫胎於漢代的獅像。漢武氏祠及銅雀臺的

石獅，為當時典型作品，其朵頤及上脣的刻法，都是這種形式的（註十一）。後來鼻部和眼部過於突出，而使朵頤薄化了；且為適應裝飾，口部變圓形為方闊，但其上脣，仍作人字形，不過兩線開張，幾乎成平直的了。此間最令人意想不到的，為陳文帝陵的石獸，其頭部異乎尋常的繁複。裝飾愈富麗，離開野獸的本形愈遠，所以在這個石物的頭上，完全呈現出一個極不合理的錯綜堆砌的混合物象。雕琢固然工緻，以藝術眼光看來，亦不免失之頹廢。

第三　翼部的形式，可分五種敘述：

(a) 短翼而翼膊有鱗紋的，——如宋武帝及陳文帝陵上的石獸。

(b) 短翼翼膊作渦紋而腹部復襯有羽翅紋的，——如齊宣帝陵的石獸。

(c) 短翼翼膊有鱗紋而腹部復襯有羽翅紋的，——如齊武帝及齊景帝陵的石獸。

(d) 四小翼拼成一大翼而腹部復襯有羽翅紋的，——如齊明帝陵的石獸。

(e) 簡單的短翼而翼膊作渦紋的，——如梁武帝陵的石獸。

上述各種翼翮的形式，其基本意匠亦來自漢代，例如翼膊有鱗紋，武氏祠石刻太古開闢一景內，飛龍飛馬的羽翼，翼膊都作鱗紋。翼膊作渦紋，亦先行於漢代，宗資墓上

的石獸即其一例。但六朝石物之裝飾方面，比較漢刻豐富得多了。尤其可注意的，在短翼之外腹部脹襯修長的翅羽紋，令人看了覺得翼子較大較厚，足以鼓翮飛翔；不像只有一片小翼，令人疑爲祇是一宗茸毛。此種伶俐的設計，可獲得裝飾以上的效果，故爲此時代的一種特色。齊明帝陵的石獸，以四小翼拚成一大翼，雖似巧妙而意義殊覺薄弱，在我們看來，不過是一種裝飾上的遊戲。

還有可以比較的，是石獸的尾部，足部，胸部和臂部。有些石獸因爲一半陷入土壤，看不見足部和尾部了。就看得見的來說，大抵其尾長垂，以尾端卷旋於足趾；足有爪，類似獅子。至其胸部和臂部，各有花紋，隨其裝飾的特質而或精或粗地環綴着。但我們明白了頭部和翼部的裝飾，這些附屬花紋，可以暫不細究了。雕刻的技巧，其間亦微有不同；如宋武帝陵的石獸用方刀法，齊武帝陵的石獸用圓刀法；而用圓刀法的最多。

其次說到辟邪，辟邪也爲有翼獸，其特徵頸短而闊，伸舌垂於胸次。獸身紋飾較麒麟爲樸質，因此給予我們的印象，亦與麒麟完全不同。雕刻方面有用方刀法的，如梁安成康王墓的石獸（參看(41)(42)圖，）此種刀法可和宋武帝陵的石獸歸入一類。有用圓刀法的，如梁鄱陽忠烈王墓的石獸（參看(49)(50)圖）及丹陽水經山下的石獸（參看

(74)圖，）此種刀法可和齊武帝陵的石獸歸入一類。所有留存的諸辟邪，大同小異，未將基本形式改動，衹以裝飾樸實，變化較少；所以過分要把牠們分別部居，似乎是不必要的。辟邪的形式和麒麟不同，亦卽和漢宗資墓的石獸不同。更和高頤墓的有翼獸不同(註十二)。這樣使我們生起一個感想：如果此種體製先行於漢代而現在統統遺失了，那末我們可以根據這些辟邪，推想漢代已失去的形式；如果此種體製爲此時代新創的，那末我們可以明白，此時代的雕刻品不獨以裝飾華藻見長，却也有雄健樸實的表現。

現存石獸，無論爲麒麟或爲辟邪，都有絕對年代可稽，這是對於我們作比較觀察時爲莫大之便利。惟此類石物產生於地域接近和風俗接近的條件之下，雖略有年代之先後，大抵後者抄襲前者，至多略加潤色，所以中間沒有強烈的變化。同時因人力物力的厚薄，也牽動到石刻技巧的精粗。所以要指出某朝的石物，有甚麼特徵，這也是很困難的。

陵墓以石獸爲表飾，秦漢以來，已經盛行。秦物不可知，而漢代遺物，我們尚可看見；但漢代有翼獸之存於今日，就作者所知，祗有宗資墓和高頤墓的石物。此二種石物其體製又不一致，而六朝陵墓的石獸與宗資墓的石物比較接近，可知其淵源於河南一

帶，其發展形跡可徵驗者也就在此。然作者深信，石物裝飾的華美為六朝時期並且是南方的特色；即以文飾簡樸的辟邪而論，也絕少含有蠻風而表露出南方優雅的調子。是此與其時代浮靡享樂的生活相適應，亦爲其時代藝術的一般傾向；而我們在雕刻史上所不能輕輕放過的，也就在這一點上面。

有翼獸傳自波斯，而遠溯於亞述利亞（註十三），自無疑義。但何時始傳入中國，這是很成問題。作者起初以爲在漢代始有有翼獸，而且認爲自漢代通西域後才輸入的（註十四），近讀徐中舒先生關於古代狩獵圖像的考證，知道在周代銅器上，已有有翼獸的刻紋，例如杕氏壺上面，分明刻着有翼獸作飛奔之勢（註十五）。那末有翼獸的傳入中國當然是很早。漢代所盛行的有翼獸，是否前代所遺留的，這也是耐人尋味的事情。波斯有有翼獸，希臘和印度也有有翼獸，以至所謂斯鳩底（Scythian）的藝術上，大夏（Bactri）的藝術上都有有翼獸所以作者的意見，有翼獸的輸入，不必從一個地方來的，也不必止是一次傳入的在中國未發見的古代藝術品中，一定還有許多有翼獸。而六朝陵墓上的有翼獸，可斷言爲淵源於漢代，故其形式與波斯的固然不同，與周代銅器上的亦復異致。我們更可斷言，到了六朝陵墓上的有翼獸，已十足的中國化了。

關於有翼獸的名稱，在上文我們稱爲麒麟稱爲辟邪，原也依照史傳的通傳。此種野獸實與獅子相近，其足部有爪，卽爲明證。因爲牠或有一角的，或有雙角的，我們可稱牠爲桃拔或符拔（註十六），似覺妥當些。去年作者到曲阜孔林，見石刻有翼的獨角獸，孔家的人說，歷世相沿，稱爲角端。按此名稱亦頗有來歷：漢書司馬相如傳，麒麟角端，注角端似牛，其角可以爲弓。後漢書鮮卑傳，禽獸異於中國者，野馬，原羊，角端牛，以角爲弓，俗謂之角端弓者。宋書符瑞志下，角端者日行萬八千里，又曉四夷之語，明君聖主在位，明達方外幽遠之事，則奉書而至。元史太祖本紀，十九年甲申……帝至東印度國，角端見，班師。就其角可爲弓而論，六朝石獸的角，皆修長而向後灣曲，或部分的與此種野獸有關。

在外國，除了神話中有特殊意義的，如希臘的有翼馬稱爲 *Pegasus*（按山海經內的有翼馬叫做天馬）外，其他大抵因野獸的本形而稱爲有翼獅，有翼馬，有翼牡牛等等。西倫嘗稱六朝陵墓上的有翼獸，爲「有翼的希美辣」(*Wingel Chimaera*)（註十七），按希美辣爲古代中部意大利哀脫羅利亞(*Etrurien*)的銅雕物，今保存於浮羅冷嶮(*Florence*)的博物院，作者曩年旅遊該地，親見其物。其物前身是獅子，背脊的中部昂起一頭

山羊，其尾為一長蛇，乘勢折迴而咬住山羊之角。審其體製，似和六朝石物無干；西倫云云，乃亦暫定之稱謂。

三　碑飾

六朝陵墓石蹟中殘存最少的是碑版，現在所看見的，祇是梁臨川靖惠王墓碑（參看(35)圖以下，）梁安成康王墓碑（參看(46)圖）及梁始興忠武王墓碑（參看(54)圖）三種。對於文字方面，本報告內朱邊先先生別有論述，這裏祇將碑的外面形式，略加敍述為便利起見，也分碑首，碑側及龜趺三方面陳述。

甲　碑首　碑首都作琬首形，雙龍交辮，環綴於石脊，中有方框刻文，框下有穿孔。此種形式淵源於東漢。西漢的碑尙作圭首，到了東漢中葉以後，變至琬首。初用重暈，制作較簡，後漸有作螭龍相交之狀（註十八）就其方框刻文並鑿有穿孔而論，尙存漢北海淳于長夏君碑，孔府君碑及鄭季宣碑的遺意。惟石脊上環綴交辮的雙龍，與漢制不同。此為南北朝刻碑的一般趨勢，現存北朝碑碣尙多，多作龍矩勢，卽為交龍之紋；尤其造象碑飾，華藻豐富，變化百出。上述碑首形式，似屬南方流行的簡樸的形式，

乙　碑側　碑側分爲八格，刻鳥獸怪物紋樣（參看(39)圖），今據臨川靖惠王墓碑碑側的拓本而觀：第一格刻半人半獸的怪物；第二格刻雙孔雀或爲別種奇鳥（疑爲印度雕刻中之鵝；）第三格刻形如蝦蟆而爲有翼的怪物；第四格刻雙角飛獸，作奔馳空際之象；第五格刻藥叉一類的怪物；第六格刻鼓翼的鳳鳥；第七格又刻藥叉一類的怪物；第八格刻飛馬形狀的怪獸。每格分際處刻忍冬花紋樣（參看本文插圖四）。諸種物狀都呈現出奇橫生動之妙致，其刀法與神道石柱介碣上的怪物浮雕如出一轍。碑側的分格雕飾，殆亦盛行於南北朝；北朝碑側多分格刻造像，卽其特點。

丙　龜趺　刻一大龜，簡樸有力，其刻法類諸辟邪。按漢碑中如柳敏碑，益州太守無名碑，單排六玉碑及沒字碑等，碑下皆刻龜蛇（註十九）；惟白石神君碑，碑下有龜趺（註二十），可知此制亦起於漢。龜趺大抵直寫龜的形狀，升其首，略作昂起之狀。一直傳到後世，除了紋飾略有變化外，其基本形式大致差不多的。所以營造法式第十六，有龜坐寫生的一條。

統觀六朝陵墓石蹟，最覺珍貴的是神道石柱和石獸。神道石柱雖傳自漢代，而完

全的形式不能不求於六朝陵墓；並且我們可於此窺見當時石造工事的一斑。作者疑神道石柱的形式受些阿育王石柱的影響，倘這種推測不是大謬，則此類石柱尤爲吾人興味之所寄託。其次，論及中國南北朝的雕刻，大都以佛像雕刻爲主要材料；這一大宗石獸是佛教藝術以外的大作品。有了牠們，上可以探討漢代的石物，下可以觀察唐代陵墓的諸種石獸；在貧弱的遺品中，使我們還有發展變化的線索可尋。所以這一大宗石獸的重要，亦是不言而喻的。最後，石物上附屬的浮雕也很寶貴的，如神道石柱介砌上的浮雕，柱礎角石的浮雕及碑側的浮雕；倘使我們有興緻，還可以把牠們和漢代的石刻畫像作比較研究，用以明瞭浮雕的發展情形。也可以從這些浮雕裏玩味當時繪畫上動物和鬼怪的風格。

二十四年，六月，十日，南京。

註一　常盤，野關，支那佛教史蹟第二集，第一〇六圖。

註二　關於柱頭形式，可參看A. Coomaraswamy: History of Indian and Indonesian Art. New York 1927. 第四圖版及說明。

註三　見慧皎高僧傳卷一。

註四　郭若虛圖畫類聞志卷一，引蜀僧仁顯廣畫新集。

註五　參看梁書卷五十四及南史卷七十八。

註六　參看許嵩建康實錄卷十七夾註內引長干寺記。

註七　建康實錄卷十七。

註八　參看外山太治郎天龍山石窟，第二十圖至二十三圖。

註九　參看馮修敬造像及東魏比丘法海等造像碑。

註十　並參看拙作霍去病墓上石蹟及漢代雕刻之試察，載金陵學報四卷二期。

註十一　參看拙作前引文。

註十二　參看拙作前引文。

註十三　參看 R. Grousset: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Eart (the Near and Middle East), New York 1931. P.80–86 126—133. 及拙撰前引文。

註十四　參照拙撰前引文。

註十五　參看徐中舒古代狩獵圖像考，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慶祝論文集抽印本。

註十六　關於此點拙撰前引文中曾略引證。本報告內朱逷先先生撰吉天祿辟邪考，詳論其事，惜作者草此文時，朱先生文已付排，不獲參考為憾。

註十七　參看 O. Siren: Winged Chimaeras in Early Chinese Art. Easten Art. October 1928.

註十八　洪适隸續卷五，所著錄之碑圖，可參考，然因鉤摹木刻，殊失原形。

註十九　參看洪适前引書卷五碑圖。

註二十　見牛運震金石圖說，白石神君碑圖。

六朝陵墓調查報告

朱偰

一 總說

六朝陵墓，散佈江東，而尤以江寧句容丹陽三地，遺蹟最多。故本調查報告，亦以南京及丹陽爲研究範圍。計已發現而尚可考者，有下列各陵墓：

朝代	陵墓名稱	地點
晉	領軍將軍卞壼墓	冶城朝天宮後
宋	武帝劉裕初寧陵	麒麟門外麒麟鋪
	文帝劉義隆長寧陵	棲霞山獅子沖
齊	宣帝蕭承之永安陵	丹陽東北獅子灣
	高帝蕭道成泰安陵	丹陽東北趙家灣
	武帝蕭賾景安陵	丹陽正東前艾廟三姑廟
	景帝蕭道生修安陵	丹陽經山鶴仙坳

	明帝蕭鸞興安陵	丹陽東城村
梁	文帝蕭順之建陵	丹陽東城村齊明帝陵北
	武帝蕭衍修陵	丹陽東城村梁文帝建陵北
	簡文帝蕭綱莊陵?	丹陽陵口蕭梁河口
	臨川靖惠王蕭宏墓	麒麟門外張庫
	安成康王蕭秀墓	棲霞山甘家巷
	鄱陽忠烈王蕭恢墓	棲霞山西甘家巷西南
	始興忠武王蕭憺墓	棲霞山西甘家巷西南
	吳平忠侯蕭景墓	棲霞山西神巷村西
	南康簡王蕭績墓	句容石獅干
	建安敏侯蕭正立墓	淳化鎮
	新渝寬侯蕭暎墓	棲霞山西北黨家邊
陳	武帝陳霸先萬安陵	上方鎮石馬衕

其已發現而不可攷者。有下列各墓：

地名	備考
南京棲霞山張家庫	二辟邪
南京笆斗山徐家村	一華表（或墓闕）
南京淳化鎮宋墅後村北	一華表及圓蓋
南京淳化鎮侯村	一墓闕及二辟邪
南京淳化鎮官塘	墓闕已全陷塘中僅有遺蹟可辨
南京江寧鎮方旗廟	二辟邪（一已毀其後部）
丹陽水經山下偏西	二辟邪
丹陽水經山下偏東	二辟邪

此外史乘紀載，確有地名可考，或因年久失傳，或遭風霜剝蝕，陵谷變遷，已湮沒不可考者，根據(一)唐許嵩建康實錄，(二)宋張敦頤六朝事蹟編類，(三)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四)清朱孔陽歷代陵寢備考，及(五)碑銘墓誌等，列表如左：（必要時並參考(六)府縣志。）

朝代	陵墓名稱	地點
吳	武烈帝孫堅高陵	丹陽縣陵港（丹陽縣志）
	大帝孫權蔣陵	縣東北十五里鍾山之陽（建康實錄）

	敬懷王皇后敏陵	
	會稽王孫亮墓	丹陽頓鄉（歷代陵寢備考）
	景帝孫休定陵	江南太平府東（仝上）
	諸葛瑾墓	武進
	韋昭墓	丹陽延陵鎮（丹陽縣志）
	甘寧墓	上元直瀆山（上江兩縣志）
	陶基及舊陶氏墓	橫山麓陶墓岡（輿地紀勝）
東晉	元帝司馬睿建平陵	縣北九里雞籠山陽不起墳（建康實錄）
	明帝司馬紹武平陵	縣城北九里雞籠山陽與元帝同（仝上）
	成帝司馬衍興平陵	縣北七里雞籠山陽與元帝同處（仝上）
	康帝司馬岳崇平陵	縣北鍾山之陽（仝上）
	穆帝司馬聃永平陵	縣城北十九里幕府山之陽周四十步高一丈六尺（仝上）
	哀帝司馬丕安平陵	縣北九里雞籠山之陽元帝同處（仝上）
	廢帝海西公司馬奕墓	吳縣（仝上）
	簡文帝司馬昱高平陵	縣城東北十五里鍾山之陽不起墳（仝上）
	孝武帝司馬曜隆平陵	縣城東北十五里鍾山之陽不起墳（仝上）
	安帝司馬德宗休平陵	鍾山之陽今縣城東北十五里不起墳（仝上）

	陵墓	所在地
	恭帝司馬德文冲平陵	在蔣山之陽安帝同處（仝上）
	王導墓	上元幕府山（上江兩縣志）
	桓温墓	當塗（輿地紀勝）
	桓彝墓	宣城縣北八十里焦村（仝上）
	温嶠墓	上元幕府山（仝上）
	謝安墓	在石子岡北（元和郡縣志）
	顏含墓	幕府山（上江兩縣志）
	謝靈運墓	在上元縣東與本業寺相近（景定建康志）（後在麒麟門外去南京四十餘里）
	郗卓墓	當塗縣東南龍山（輿地紀勝）
	蔡謨墓	丹陽縣南四十里石城鄉（丹陽縣志）
	甘卓墓舊有碑云梁州刺史甘府君墓	江寧東南一百二十里橫山（至正金陵新志）
宋	武帝章胡皇后熙寧陵	丹徒（歷代陵寢備考）
	文帝昭路皇后修寧陵	丹陽秣陵縣巖山景寧陵東南（仝上）
	文帝宣沈皇后崇寧陵	建康幕府山（仝上）
	孝武帝劉駿景寧陵	上元縣南四十里巖山之陽（建康實錄）
	孝武殷淑妃墓	龍山未詳處所（歷代陵寢備攷）
	前廢帝劉子業墓	丹陽秣陵縣南郊壇西龍山（仝上）
	明帝劉彧高寧陵	臨沂縣幕府山（建康實錄）

宋	後廢帝蒼梧王劉昱墓	丹陽秣陵縣郊壇西（歷代陵寢備攷）
	順帝劉準遂寧陵	
	長沙景王劉道鄰墓	臨沂幕府山（宋劉襲墓誌）
	臨澧侯劉襲墓	瑯邪乘武岡（宋劉襲墓誌）
	散騎常侍謝濤墓	上元城南張簡鄉土山東山寺前（上江兩縣志）
齊	廢帝鬱林王蕭昭業墓	
	廢帝海陵王蕭昭文墓	
	廢帝東昏侯蕭寶卷墓	今鎮江府丹陽縣東三十一里（歷代陵寢備考）
	和帝蕭寶融恭安陵	姑孰（？）
	文惠太子蕭長懋墓	夾石
	豫章王蕭嶷墓	金牛山（江寧東南銅山）（南齊書竟陵王子良傳）
	竟陵王蕭子良墓	祖硎山（南齊書竟陵王子良傳）
	齊獻武公蕭穎冑墓	上元攝山（上江兩縣志）
梁	武帝穆丁皇后寧陵	在建康縣北三十五里（建康實錄）南京燕雀湖（舊神秘苑）
	昭明太子蕭統安寧陵	
	元帝蕭繹墓	始葬江陵津陽門外後改葬江寧（歷代陵寢備攷）
	永陽昭王蕭敷墓	臨沂縣長干里黃鵠山

王僧辯墓	方山（上江兩縣志）
柳世隆墓	方山五城渡（仝上）
蔡大寶塚	丹陽縣修陵北（丹陽縣誌）
陳	
武帝昭鈸皇后嘉陵	縣東北四十里陵山之陽周四十五步高一丈九尺（建康實錄）
文帝陳蒨永寧陵	上元雁門山之北（上江兩縣志）
廢帝臨海王陳伯宗墓	
宣帝陳頊顯寧陵	縣南四十里牛頭山西北（元和郡縣志）

二　陵墓體制

六朝陵墓，雖叢殘不全，然根據史籍記載，及實地調查所得，亦可考見其制度大概。茲先述帝王陵寢，再論王侯墳墓。

(1) 帝王陵寢

(a) 起墳與不起墳　東晉南渡，規模草創，帝王陵寢，類不起墳。建康實錄卷八注云：『按晉十一帝有十陵，元明成哀四陵在雞籠山之陽，陰葬不起墳；康簡文武

安恭五陵，在鍾山之陽，亦不起墳；惟孝宗一陵在幕府山起墳也。」

(*b*) 陵之大小　陵之起墳者，史或記其周圍及高度，茲據建康實錄，列表如左：

陵名	周圍	高
晉穆帝永平陵	四十步	一丈六尺
宋武帝初寧陵	三十五步	一丈四尺
宋文帝長寧陵	三十五步	一丈八尺
陳武帝萬安陵	六十步	二丈
陳文帝永寧陵	四十五步	一丈九尺

又北史孝行傳載王頒爲報父讎，擬發陳武帝陵，密召父在時士卒，得千餘人，對之涕泣。　其間壯士或問曰：『郎君讎恥已雪，而悲哀不止，將不爲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耶？　請發其丘隴，斲櫬焚骨，亦可申孝心矣。』　頒頓顙陳謝，額盡流血，答曰：『其爲墳塋甚大，恐一宵發掘，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露。』　諸人請具鍬鍤，於是夜發其陵。……讀此亦可見當時陵寢之偉大。

(*c*) 石獸　帝王陵寢，其前左右皆列石獸，左者雙角，蓋爲天祿，右者獨角，或爲麒麟。

如宋武帝初寧陵右獸角已剝落，但視其痕跡，顯係獨角；(註一)宋文帝長寧陵右獸，尚完好，爲獨角；齊宣帝永安陵東北向經山，其右亦爲獨角；齊景帝修安陵左獸雙角，右獸獨角；梁武帝修陵僅餘左獸，雙角；齊明帝興安陵僅餘右獸，獨角是也。石獸皆有翼，肘腋膊焰，騰驤欲飛。

註一　宋武帝初寧陵在麒麟鋪，右獸立雙角，左獸已傾水際。其右獸頭部已損；二十四年五月，好古者於地下得其頭後部，裝於獸上，數百年剝落之古物，又歸原位。因此本文得知其爲獨角者。

(l) 墓闕或華表　石獸之後，往往即爲墓闕，一稱華表。墓闕之基，作二螭蜴環繞相向之形，或曰蝦蟇。墓闕之上爲神道碑，左右相向，如梁文帝建陵，大書「太祖文皇帝之神道」一作正書，一作反文。神道碑上爲圓蓋，蓋上有小石獸一。其史籍上尚可考見，而今日已亡者，則有宋武帝初寧陵之墓闕，(註一)陳武帝萬安陵之華表(註二)及宋孝武帝殷淑儀墓之石柱。(註三)以此推之，可見每陵皆有華表。

註一　建康實錄卷十三，大明七年夏四月，大風折初寧陵華表。

註二　建康實錄卷二十，太建九年七月，大風雨震萬安陵華表。

註三　南史江智深傳，「後車駕幸南山，乘馬至殷氏墓，羣臣皆騎從，上以馬鞭指墓石柱謂智深曰：此柱上不容有懷字。」

(e) 碑及贔屭　華表之後，爲碑及贔屭二，左右相向。　例如梁文帝建陵華表之後，尙有贔屭一對，惟碑已亡；然據丹陽縣志記載，則已墮落田野中，雷火焚擊無文字，或今日不可考耳。　又袁枚梁武帝疑陵詩（實指陳武帝萬安陵，亦云「旁有穹碑無文字，萬萬蠅書記某吏」然則帝王陵寢，皆有碑文，今湮沒莫考耳。

(f) 隧道　自石獸至陵，行左右華表碑碣之間，是謂隧道。　謝莊孝武宣貴妃殷氏誄所謂「山庭寢日，隧路抽陰，重扃閟兮燈已黯，中泉寂兮此夜深」是也。　建康實錄卷十七，「中大同元年，曲阿縣建陵隧口石辟邪起舞，有大蛇鬬隧中，其一被傷奔走，又靑蟲食陵葉俱盡，」所謂隧蓋即指此。

(2) 王侯將相墓　王侯將相墓，與陵寢大同小異：　前列辟邪，左右相向，無角有翼。辟邪之後爲墓闕，（多爲二十四稜，惟蕭宏墓闕獨二十八稜，雕刻亦佳。）神道碑皆前向，（蕭宏，蕭秀，蕭景，蕭績，蕭正立墓皆然，惟梁文帝建陵之神道碑，左右相向耳。）　墓闕之後爲碑，東西相向。獨梁安成康王蕭秀墓，有碑凡四。（前爲辟邪一對，次爲碑一對，）（左右皆僅餘贔屭）次爲墓闕一對，（左僅餘柱礎）最後又爲碑一對。　其墓規模大者，如蕭宏蕭正立墓，前後歷百步，不亞於

帝王陵寢也。

六朝陵墓，皆在低隰之地，却依岡阜，前臨原野，與後世之因山築墓者，逈異其趣。

六朝建康冢墓碑誌考證

朱希祖

序

六朝冢墓碑誌之存於今者甚尠，而碑尤甚，良以魏晉以來，禁斷立碑，江左臣民，莫敢私建其式。稽之舊史，猶有可考者，如宋書禮志云，漢以後，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獸碑銘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雕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大將軍參軍太原王倫卒，倫兄俊作表德論以述倫遺美，云，祇畏王典，不得為銘，乃撰錄行事，就刊於墓之陰云爾。此則碑禁尚嚴也，此後復弛替。晉武帝咸寧四年，又詔曰，此石獸碑表，既私褒美，興長虛偽，傷財害人，莫大於此，一禁斷之，其犯者雖會赦令，皆當毀壞。至元帝大興元年，有司奏故驃騎府主簿故恩，營葬舊君顧榮，求立碑，詔特聽立，自是後禁又漸頹，大臣長吏，人皆私立。義熙中，尚書祠部郎中裴松之又議禁斷，於是至今。（宋書卷十五。）案宋書為沈約撰，所謂至今者，蓋至齊梁時也。宋書裴松之傳云，松之以世立私

碑，有乖事實，上表陳之曰，碑銘之作，所以明示後昆，自非殊功異德，無以允應茲典，大者道動光遠，世所宗推，其次節行高妙，遺烈可紀，若乃亮采登庸，績用顯著，敷化所莅，惠訓融遠，述詠所寄，有賴鐫勒，非斯族也，則幾乎僭黷矣，俗敝僞興，華煩已久，是以孔悝之銘，行是人非，蔡邕制文，每有愧色，而自時厥後，其流彌多，預有臣吏，必為建立，勒銘寡取信之實，刊石成虛僞之常，真假相蒙，殆使合美者不貴，但論其功費，又不可稱，不加禁裁，其弊無已，以為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為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遏無徵，顯彰茂實，使百世之下，知其不虛，則義信於仰止，道孚於來葉，由是並斷。（宋書卷六十四。）隋書禮儀志云，梁天監六年，申明葬制，凡墓不得造石人獸碑，唯聽作石柱記名位而已。（隋書卷八。後漢書光武十王傳云，中山簡王焉薨，詔大為修冢塋，開神道。李賢注，墓前開道，建石柱以為標，謂之神道。案今，南京附近梁代冢墓，石人石獸石碑，當時皆不得私造，必朝廷所許，乃得造立，石柱則可。聽人私造焉。）本篇所述梁安成康王蕭秀碑，南史謂其佐吏夏侯亶等表立墓碑誌，（梁書安成康王秀傳，僅云表立墓碑，不言誌。）詔許焉。當世高才游王門者，東海王僧孺，吳郡陸倕，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各製其文。欲擇用之，而咸稱實錄，遂四碑並建。（南史卷五十二。）夫以貴為帝弟，爵列諸王，尚須表請詔許，乃得立碑，此六朝碑銘之所以少也。墓誌之作，雖始於漢時，然至劉宋，始擴大厥宇，摛辭敘事，漸與碑銘相等，然究係初起，且藏墓中，發掘猶尠，故流傳至今，亦甚希

觀。南史何承天傳，張永開玄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三台居江左者，唯甄邯爲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永又啓，冢內更得一斗，復有一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南史卷三十三。）此爲江左最古之誌銘，此石雖藏墓內，然既不叙事，又無銘辭，與後世立於墓外之碣無異。南史齊武穆裴皇后傳，后薨，葬休安陵時議欲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齊書禮志引作墓銘不出禮典）起宋元嘉中顏延之爲王球石誌，（文選卷五十九，任彥升劉先生夫人墓誌注引吳均齊春秋，王儉曰，石誌不出禮典，起宋元嘉中顏延之爲王琳石誌，此琳字誤）素族無銘策，（南齊書禮志引作素族無碑策）故以紀行，自爾以來，共相祖習，儲妃之重，禮絕恒例，既有哀策，不煩石誌，從之。（南史卷十一。）考石誌之作，漢晉已有，西漢王史威長葬銘，載於張華博物志，晉劉韜墓誌，武億得於偃師，顏延之所作，今已不傳，本篇所述謝濤墓誌，成於宋元嘉十八年，劉襲墓誌，成於宋泰始六年，足徵此風始盛於宋，自爾以降，作者漸多，然自宋迄陳，誌石昭垂，寥落無幾，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徵引較多，然皆采自集部，未必出於冢中，且刪節全文，獵取辭藻，而事蹟俄空焉，今采集遺文，分爲碑誌二類，時必限於六朝，地必限於建業，唐張祜詩云，文物六朝興廢地，江山萬里帝王都，此雖寥寥數篇，而江山文物繫焉。其目如左：

碑

晉故使持節侍中丞相領揚州刺史始興王公碑

王導　晉孫綽撰　墓在幕府山西，見元和郡縣志　碑石已亡，逸文見藝文類聚。

梁故散騎常侍司空安成康王碑銘

蕭秀　梁劉孝綽撰　墓今在淸風鄉甘家巷　碑石尙在，碑文已漫滅，逸文見藝文類聚　碑陰尙存。

梁故侍中司徒驃騎將軍始興忠武王碑

蕭憺　梁徐勉撰　墓今在淸風鄉黃城村　碑石尙在，碑文亦存。

誌

宋故散騎常侍謝公墓誌

謝濤　不著撰人名氏　墓在建康縣東鄉土山里，見本誌　誌石宋代出土　誌文見明陶宗儀古刻叢鈔。

宋故散騎常侍護軍將軍臨灃侯劉使君墓誌

劉襲　不著撰人名氏　墓在南琅邪乘武岡，見本誌　誌石不知何時出土　誌

文見明陶宗儀古刻叢鈔。

梁故侍中司空永陽昭王墓誌銘

蕭敷　梁徐勉撰　墓在南琅邪臨沂縣長干里黃鵠山，見本誌　誌石宋代出土
誌文拓本藏江蘇吳縣潘氏。

梁故永陽敬太妃墓誌銘

蕭敷夫人　梁徐勉撰　墓同上　誌石宋代出土　誌文拓本藏江蘇吳縣潘氏。

梁故侍中新渝侯墓誌銘

蕭暎　梁元帝撰　墓今在棲霞山西北董家邊　誌石未出土　誌文逸文見藝文類聚。

余覽六朝冢墓碑誌，而所得有四事焉，故特爲之考證，茲列衆如下：

一曰可證六朝史籍之脫誤　梁始興忠武王蕭憺碑云，十四年，更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荆州刺史。而梁書始興忠武王憺傳云，十四年，遷都督荆湘雍寧南梁南北秦七州諸軍事荆州刺史。考梁書鄱陽忠烈王恢傳，十八年，都督荆湘雍梁益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卽繼始興王爲荆州刺史者，則碑稱

都督八州諸軍事，可以證梁書僧傳七州之誤，並可證明其脫梁之一州也。宋臨澧侯劉襲墓誌云，曾祖宋孝皇帝。而宋書武帝本紀云，永初元年，夏六月丁卯，卽皇帝位，追尊皇考爲孝穆皇帝，皇妣爲穆皇后。（南史宋本紀）唐杜佑通典載宋武帝受禪，追尊皇考爲孝皇帝皇妣爲孝穆皇后策曰，維永初元年七月，皇帝謹遣某官某，奉策上皇考尊號曰孝皇帝，皇妣尊號曰孝穆皇后，（通典七十二卷）則墓誌稱孝皇帝，可以證宋書南史稱孝穆皇帝之誤，孝穆乃皇妣之尊號也。諸如此類，約數十事，他若王謝江蕭諸何等貴胄，以及劉宋宗室，約可增多二十餘人，此其有裨於史籍不尠也。

二曰可證六朝文藝之變遷　宋謝濤劉襲墓誌，雖屬貴胄宗室，僅敍家世官爵，至於行事，文主簡質，意未鋪張；至於梁代，若永陽之誌，始興之碑，則敷敍華繁，文辭靡麗，溢美之辭，於是不免，此可以觀文章之升降也。梁安成康王西碑（西碑文雖漫滅，碑陰尚存千餘字。）始興忠武王東碑，皆吳興貝義淵書，葉友芝謂較北魏諸刻，格韻相等，而稍朗潤，蓋南北大同小異處，上承鍾王，下開歐薛。其論甚是，蓋南朝楷書，存於今者甚尠，惟有梁一代，瘞鶴之銘，不亞於鄭文公碑也，至於吳平忠侯之神道，太祖文皇帝之雙闕，雖北朝亦遜其弘麗，義淵之書，皆穹碑巨製，文累數千，尤足見其造詣，世人南帖北碑之論，但見南朝集帖，未嘗見其

窍碑，遂以碑帖分南北，或又以唐歐薛諸公，參酌南北，外和內剛，集厥大成，亦未嘗見梁代諸鉅製也，故此數碑，正可以破評書者之謬論，而足睹六朝藝術之流變也。

三曰可證六朝門第之峻嚴　六朝崇尚門第，尤以王謝爲最，蓋自晉王導謝安以來，累世簪纓，華貴無比，素族不能與之通婚，觀宋謝濤墓誌，濤爲安之曾孫，祖瑤父璞及濤，三世皆娶王氏，濤妻祖獻之，晉安僖王皇后父也。劉襲墓誌，襲爲宋武帝弟長沙景王之孫，其父義融弟寔，皆娶王氏，姊茂徽妹茂姬，皆嫁王氏。梁永陽敬太妃墓誌銘，太妃爲武帝次兄敷妻，其曾祖僧朗，宋明恭王皇后父也，其從父弟琳，尚武帝妹義興公主，琳子銓，尚武帝女永嘉公主，銓子溥，尚簡文帝女餘姚公主，而簡文皇后．亦爲王氏。以此三誌觀之，王謝世爲婚姻，而王氏則女適帝室，男尚公主，已可見其一斑。進觀南朝諸史，王氏爲皇后者十有二，（其中太原王氏三：晉哀靖王皇后，簡文順王皇后，孝武定王皇后是也。琅邪王氏九：晉安僖王皇后，宋孝武文穆王皇后，明恭王皇后，齊武文安王皇后，後廢帝王皇后，和帝王皇后，梁簡文王皇后，敬王皇后，陳廢帝王皇后。）謝氏爲皇后者一，（宋順謝皇后）而王謝女爲諸王妃，男尚公主者，不可勝數。侯景未反時，請娶於王謝，帝曰，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朱謂朱異，張謂張纘，皆當時顯宦。）景恚。是則當時之王謝，正猶周代之嬀姜，司馬劉蕭，則姬氏也。蓋門第之崇高，政治學術，文章風俗，悉爲左右，婚姻不過其表徵而已，此不可不察也。

四曰可證六朝婚姻之習俗　六朝離婚再嫁之風，雖尊如帝室，貴如王謝，亦成爲習俗，視爲正當，觀宋劉襲墓誌，襲身爲宗室，封臨澧侯，其第三姊茂姬，嫡平昌孟詡，官中軍參軍，離。此離婚不以爲奇也。又其第一姊茂徽，初嫡陳郡殷臧，重嫡琅邪王閔之，官鎭西主簿，閔之父昇之，都官尙書，祖敬弘，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第五妹茂容，初嫡蘭陵蕭贍，重嫡濟陽蔡康之，官通直郎，父熙，散騎常侍，祖廓，太常卿；第六妹茂嫄，初嫡濟陽江遜，重嫡琅邪王法興，官驃騎參軍，父翼之，廣州刺史，祖植之，侍中；此再嫁不以爲異也。宋書蔡廓傳，廓官祠部尙書，少子興宗，爲散騎常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妻劉氏早卒，一女甚幼，外甥袁顗始生彖，而妻劉氏亦亡，興宗姊，卽顗母也，一孫一姪，躬自撫養，年齒相比，欲爲婚姻，每見興宗，輒言此意，大明初，詔興宗女與南平王敬猷婚，興宗以爲姊生平之懷，屢經陳啓，答曰，卿諸人欲各行己意，則國家何由得婚，且姊言豈是不可違之處邪！舊意既乖，彖亦他娶。其後彖家好不終，敬猷遇害，興宗女無子孀居，名門高胄，多欲結婚，明帝亦敕適謝氏，興宗並不許，以女適彖。（宋書卷五十七。）據此，袁蔡皆與劉氏互爲婚姻，劉襲墓誌，第五弟茂通，娶袁氏，第五妹茂容重適蔡氏，而袁家家好不終，則離婚也，蔡興宗女，重適袁彖，則再嫁也，且興宗女先適南平王敬猷，無子孀居，名門高胄，多欲結婚，明帝

敕適謝氏，是皇室釐婦，且奉敕再醮矣，王謝高冑，皆娶再醮之婦矣，其後開元中，定安公主初降王同皎，後降韋濯，又降博陵崔銑，銑復先卒，及是公主薨，其子駙馬王繇，請與其父合葬。敕旨依。通典卷八十六是則六朝婚姻之風，至唐中葉，尚未改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十六日作於青溪。

六朝建康冢墓碑誌考證

朱希祖

一 碑

晉故使持節侍中丞相領揚州刺史始興王公碑

孫綽撰

唐歐陽詢藝文類聚作晉丞相王導碑文，孫綽撰，此非碑之原題也。唐許嵩建康實錄，咸和五年秋七月，使持節侍中丞相領揚州刺史始興公王導薨，今依此結銜，爲碑之題署，宋趙明誠諸道石刻錄有晉卞壼墓誌，題曰咸陽卞公，咸陽者，壼襲爵成陽子也，始興王公，亦猶此例。梁臨川靖惠王神道，題曰梁故假黃鉞侍中大將軍揚州牧臨川靖惠王之神道，此云使持節侍中丞相領揚州刺史，其例亦同。不稱始興文憲公碑者，以導非宗室，例須標列姓氏，臨川靖惠王係宗室，故可不題著姓也。

晉書王導傳，導字茂弘，光祿大夫覽之孫也，父裁鎮軍司馬，導初襲祖爵卽丘子，元帝登位，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以討華軼功，封武岡侯，進位侍中，明帝卽位，伐敦，假導節都督諸軍領揚州刺史，敦平，進封始興郡公，邑三千戶，成帝進位太傅，又拜

丞相，依漢制，罷司徒官以并之，咸和五年薨，時年六十四，諡曰文憲。

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晉王導墓，在上元縣西北十四里幕府山西。

公胄興姬文，氏由王喬，玄聖陶化以啓源，靈仙延祉以分流。賢俊相承，世冠海岱。

晉書王祥傳，祥琅邪臨沂人，祖仁，青州刺史，父融，公府辟不就，祥仕魏，官至司空，轉太尉，加侍中，封睢陵侯，武帝踐祚，拜太保，進爵爲公，薨，諡曰元，弟覽以大中大夫歸老，卒諡曰貞。此琅邪乃北琅邪，故云世冠海岱也。

二儀交泰，妙氣發暉，醇曜所鍾，公實應之。玄性合乎道旨，冲一體之自然，柔暢協乎春風，溫而侔於冬日，信人倫之水鏡，道德之標準也。惠懷之際，運在大過，皇德不建，神譽再絕，獫狁孔熾，凶類猋起，公見機而作，超然玄悟，遂扶翼睿王，室協東岳，弘大順以一羣后之望，仗王道以應天人之會。

晉書王導傳，元帝爲琅邪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爲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爲。及徙鎭建康，吳人不附，紀瞻顧榮賀循，皆江南之望，導因進計引之，以結人心，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

於時乾維肇振，創制理物，中宗拱已，雅仗賢相，尙父之任，具瞻在公。

　晉書王導傳，時荆揚晏安，戶口殷實，導爲政務在清靜，每勸帝尅己勵節，匡主寧邦，於是尤見委仗，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爲仲父。

存亮解之義，殉易簡之政，（殉疑作徇）大略宏規，卓然可述。公雅好談詠。

　隨書經籍志，晉丞相王導集十一卷，

恂然善誘，雖管綜時務，一日萬機，夷心以延白屋之士，虛己以招巖穴之俊，逍遙放意，不峻儀軌。

　晉書王導傳，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帝嘗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對曰，大王方立，命世之勳，一匡九合，管仲樂毅，於是乎在，豈區區國臣所可擬議，願弘深沖虛，廣擇良能，顧榮，賀循，紀瞻，周玘，皆南土之秀，願盡優禮，則天下安矣，帝納焉。

公執國之鈞，三十餘載。

　案導身仕元明成三帝，元帝在位六年，明帝在位三年，至成帝咸和五年，導卒，僅十四年，晉書元帝本紀，永嘉初，用王導計，始鎭建鄴，考懷帝永嘉六年，愍帝建興四年，亦僅

十年，綜計不過二十四年，此三字或係二字之譌。

時難世故，備經之矣，夷險理亂，常保元吉，匪躬而身全，遺功而勳舉，非夫領鑒玄達，百鍊不渝，孰能莫忤於世，而勳與理會者哉。

晉書王導傳，及劉隗用事，導漸見疏遠，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咸稱導善處興廢焉。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悉誅王氏，論者爲之危心，導率羣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乃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明帝卽位，伐敦，假導節，都督諸軍，敦平，進封始興郡公。蘇峻難作，六軍敗績，導入宮侍帝，峻以導德望，不敢加害，時路永匡術賈寧並說峻令殺導，峻敬導不納，故永等貳於峻，導使參軍袁耽潛諷永等，謀奉帝出奔義軍，而峻衞遇甚嚴，不果，導乃攜二子隨永奔於白石。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鎭於外，南蠻校尉陶稱間說亮當舉兵內向，或勸導密爲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爲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讒間遂息。案導更劉隗王敦蘇峻庾亮搆難，皆身全勳舉，此所謂時難世故，備經之矣，夷險理亂，常保元吉者也，

梁故散騎常侍司空安成康王碑銘

故州民前廷尉卿彭城劉孝綽撰

宋王厚之復齋碑錄云，梁散騎常侍司空安成康王碑，故州民前廷尉卿彭城劉孝綽撰，奉朝請吳興貝義淵正書，在花林村。寶刻叢編卷十五

宋張敦頤六朝事迹編類云，梁散騎常侍司空安成康王碑，劉孝綽撰，貝義淵書，在清風鄉甘家巷，卷十四又云南史秀傳稱佐吏夏侯亶等表立碑誌，王僧孺陸倕劉孝綽裴子野各製其文，欲擇而用之，咸稱實錄，遂四碑並建，今所存者二，其一已磨滅，其一字畫猶可識，乃彭城劉孝綽文也。卷十三

清莫友芝宋元舊本書經眼錄附錄云，梁安成康王蕭秀東碑，宋張敦頤六朝事迹，謂秀碑二，其一已磨滅，即此碑也，今審其額，猶可識。其西碑六朝事迹謂其字畫猶可讀，乃彭城劉孝綽文，即是碑也。碑文已剝漫無一字，唯額略可識，其陰刺人名，約千有三百餘人，存剝相半。史稱四碑並建，今二碑南側，立二石柱，一亡一剝，二柱之南，二龜趺亦東西向，又南二石獸，四碑之迹，猶可彷彿，而二碑宋前已毀，二碑僅存空石，四文竟無一存，可慨也。

希祖案：莫氏所謂東碑西碑，以墓左爲東，墓右爲西耳，安成康王墓東南向，其左碑在東北，右碑在西南，四碑並建，當云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劉孝綽所撰實爲右上一碑，碑文宋時猶可讀，今已磨滅，今從唐歐陽詢藝文類聚所引者錄於下：

昔者重華受命，並胄高陽之苗，豐邑啓陵，俱蕃帝堯之緒，而虞夏革運，姚姒之姓已分，高光再興，大漢之名無改，如我皇家，纂齊代建，異文叔之紹開，起自王族，非伯禹之更姓，公則本枝別幹，誕自河嶽，五百之期，實膺命世。卜商有問，是謂色難，承志望顏，在公斯易。至如文琰之對食餘，幼權之言留里，衛子之朗月映山，杜生之凝脂點漆，惟公具美，歷駕前修。峨峨焉并嶽陵之所至，浩浩焉總江漢而爲長，故能擊水三千，搏風九萬，排天闕而俯眡，掩浮雲而上征。皇帝甄名挺聖，河洛有徵，握衡含樞，奄一時夏，利建蕃屏，因葉深根，當酆郇，方周啓祚，封公爲安成王，食邑二千戶。

梁書安成康王秀傳：高祖義師至新林，秀與諸王侯並自拔赴軍，高祖以秀爲輔國將軍。是時東昏弟晉熙王寶嵩，爲冠軍將軍，南徐州刺史，鎮京口，長史范岫行府州事，遣使降，且請兵於高祖，以秀爲冠軍長史，南東海太守，鎮京口。建康平，仍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輔國將軍如故。天監元年，進號征虜將軍，封安成郡

王，邑二千戶。

允同衛叔，賜寶器於商郊，殊異應侯，戲桐珪於汾水。乃公爲平西將軍，荆州刺史。

梁書本傳，天監二年，以本號徵領石頭戍軍，加散騎常侍，三年，進號右將軍，五年，加領軍中書令，六年，出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七年，遭慈母陳太妃憂，詔起視事，尋遷都督荆湘雍益寧南北梁秦州九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荆州刺史，其年遷號安西將軍。

楚之對齊，屈完引城池之固，荆之比宋，墨翟陳蓽路之殊，品金作貢，不異淮海，珠璣犀象，又無求於晉國，況以雲夢九百之弘侈，章華三休之巨麗，公絜煩以寡，居高而降，執沖虛之道，無矜滿之情，其爲政也，莊敬足以範物，慈惠足以庇民，剛毅足以威暴，清貞足以勵俗。天監十七年薨。

案此碑天監七年以後，歷官未載，梁書本傳天監十一年，徵爲侍中中衛將軍領宗正卿，石頭戍事，十三年復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郢司霍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十六年遷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鎭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便道之鎭，十七年春，行至竟陵之石梵，薨。梁書武帝本紀，

天監十七年二月癸巳，鎮北將軍雍州刺史安成王秀薨。

春秋四十有五，

裴子野安成康王行狀，梁書本傳，皆作年四十四。

凡我庶民，竊親高義，况復祗承帝命，來仕王家，

梁書劉孝綽傳，出爲平南安成王記室，隨府之鎮。案天監六年，安成王出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孝綽傳又云，出爲鎮南安成王諮議，考梁書及南史安成王秀傳皆無鎮南一官，惟梁書本傳，天監十六年爲鎮北將軍，鎮南蓋鎮北之誤。孝綽兩仕安成，故云備也。

兔園晚春，叨從者之賜，

藝文類聚卷七十二，有劉孝綽謝安成王賚祭孤石廟胙肉啓，故云叨從者之賜也。

高唐甚天，而奉作賦之私，常懼慶雲之惠不酬，而搖落奄至，豈謂經（經當作輕）塵之效莫展，而蛾穢先體，思所以立言貞石，貽厥長世，銘曰

昔在文詔，五賢二聖，漢藩魏屏，徽風不競。於赫我梁，德符姬姓，康王康叔，異時同盛。爰自妙年，令問不已，一孝一悌，實光行始，義府文場，詞人髦士。波瀾莫際，牆仞難窺。

隋書經籍志，梁昭明太子集下注云，梁有晉安成王集三十卷，亡，案此集前後皆列梁人，且均屬宗室，此晉字疑衍，卽安成王秀所撰文集也。

用茲先覺，道此後知，德大心小，居高志卑，再握不倦，三吐忘疲。飛龍在天，緊基宛潰，地猶小昉，民同望復，皇情睠正，屬難摧毅，允矣宗英，移藩改牧。誰謂路永，江漢已浮，彼蒼不惠，遽反成周，川迴泝軸，塗行歸旐。（藝文類聚四十七）

希祖案藝文類聚所引碑文，皆係節錄，不載全文，如卷四十五所載沈約齊司徒安陸昭王碑，與文選所載齊故安陸昭王碑文相較，文選所載係全文，藝文類聚所載，不及其半，則知此篇碑文亦如是也，其他不全碑誌，由藝文類聚引出者皆如此，所謂存十一於千百也，

附梁故司空安城（城當作成）康王行狀

裴子野撰

梁書安成康王秀傳，故吏夏侯亶等表立墓碑，詔許焉，當世高才遊王門者，東海王僧孺，吳郡陸倕，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各製其文，古未之有也。據此，則子野

亦撰安成康王碑文，今觀藝文類聚卷四十五，有子野所撰司空安成康王行狀，或疑此卽碑文，非行狀也，蓋夏侯亶等表立墓碑，未嘗言行狀也。考六朝碑文行狀全文載於昭明太子文選者，其體例尙可辨，碑必有銘，行狀無銘，此篇行狀，與文選所載梁任昉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文體全同，則爲行狀無疑。梁書裴子野傳，除右軍安成王參軍，又安成王秀傳，天監三年，進號右軍將軍，則子野於天監三年，曾仕安成王也，或當時子野文名最高，且爲史官，故既作碑文，又作行狀，今碑文既亡，姑錄此行狀，以附碑文之末。

降七緯之禎靈，五行之正性，珪璋博達，淸明在躬，學無常師，口希風乎孔甫，幾神殆庶，諒亞迹乎顏生，悅禮敦詩，方昔人而有裕，既明且哲，體大雅而弗渝，若乃慈明外朗，淑德內潤，夏侯玉樹之談，衞玠璧人之日。

此下文有刪節。

又授使持節郢州刺史，

此下文有刪節，

公四居方岳，

據梁書本傳，天監六年，出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一也；七年，遷都督荆襄雍益寧南北梁秦州九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荆州刺史，二也；十三年，復出爲使持節都督郢司霍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三也；十六年，遷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鎭北將軍，雍州刺史，四也；所謂四居方岳，指此。

政刑克舉，仁恕以懷君子，刑憲以肅小人，莅煩以簡，居難則易，霈如時雨，芬若蘭蓀，所去見思，所居稱治，遘疾薨竟陵之石梵，時年四十四。

梁書本傳，還雍州刺史，便道之鎭，十七年春行至竟陵之石梵薨，時年四十四，與此合。

皇上震天倫之悼，庶僚懷人百之感，詔贈司空常侍王如故，禮也。

梁書本傳，喪至京師，高祖使使册贈侍中司空，謚曰康。

自巴濮以東，鄢鄧以北，方舟連騎，赴者如雲，晉王薨及葬，仁禽有踐境之識，羊祜云亡，市人有罷歸之慟，若公結恩三楚，亦異出（出或作世）一時，之（之上下有脫文）公幼無擇言，長無擇行，立功以庇物，執德以居宗，重以道性虛閑，居處冲約，終日淸靜，如布素焉。（藝文類聚四十五。）

梁故侍中司徒驃騎將軍始興忠武王碑

宋王厚之復齋碑錄云，梁侍中始興忠武王碑，徐勉造，貝義淵正書，張缺明監作，吳賢明□□，鄱元明上石。在花林清風村。（寶刻叢編卷十五引）

宋張敦頤六朝事跡編類云，梁始興王墓，南史梁始興王蕭憺，諡曰忠武，墓在清風鄉黃城村，有石麒麟四，（案僅有二在西，其東二近人謂爲鄱陽王恢墓）及神道碑，云梁故侍中司徒驃騎將軍始興忠武王之碑，今去城三十七里。（卷三）又云，梁侍中司徒驃騎將軍始興忠武王碑，徐勉造，貝義淵書，在清風鄉黃城村。（卷十四）

希祖案此碑今尚存，余有光緒時拓本，茲以嚴觀江寧金石記（嘉慶九年刻本）王昶金石萃編（嘉慶十年刻本）莫友芝宋元舊本書經眼錄附錄金石筆識（同治癸酉刻本）所載碑文相校，莫氏所載，較光緒拓本及嚴王二本多千餘字，蓋所得爲舊拓本，故以莫本爲主，嚴本與王本及光緒拓本亦互有詳略，故皆用以參攷焉。

莫友芝金石筆識云，梁始興忠武王蕭憺碑，在安成碑西一里，六朝事迹所謂徐勉造，貝義淵書，在清風鄉黃城邨者也。最古卽梁書邵陵王傳載將軍趙伯超議征侯景所不宜從之黃城大道，今黃城之名，唯六七十叟猶記之，間少壯者皆茫然。碑文

漫剝三之一，撰書人在碑末銜未損，其清朗處，校北魏諸刻格韻相等，而差朗潤，蓋南北大同小異處，上承鍾王，下開歐薛，皆在此碑。其漫剝處，細審亦能得十二三，以較王蘭泉氏金石萃編所錄，可多識千許字，如第一行，公諱憺字僧達，南徐州蘭陵郡蘭陵縣都鄉中都里人，凡二十一字，次行提行云，太祖文皇帝之少子，今上之季弟也，即萃編所未錄。碑陰未經磨礪，審無刻字，碑西向，南側又直東石獸，蓋其東碑，其西適有龜趺，東向，南側直西石獸，其有西碑無疑，凡應刻碑陰者，當具其中，亡在宋以前矣。蘭泉粹編乃指安成西碑碑陰爲此碑陰，疏誤之甚。

公諱憺，字僧達，南徐州蘭陵郡蘭陵縣都鄉中都里人。

齊書高帝本紀，帝諱道成，漢相國蕭何二十四世孫，蕭何居沛，侍中彪免官，居東海蘭陵縣中都鄉中都里，晉元康元年，分東海爲蘭陵郡，中朝亂，淮陰令整過江居晉陵武進縣之東城里，寓居江左者，皆僑置本土，加以南名，於是爲南蘭陵蘭陵人，南史齊本紀同。案中都鄉中都里，文選沈休文齊故安陸昭王碑注引作東都鄉中都里，東字蓋誤。此碑作都鄉中都里，都鄉上疑脫中字。梁書武帝本紀，帝諱衍，南蘭陵中都里人，漢相國何之後，則南蘭陵亦有中都里也。

太祖文皇帝之少子，今上之季弟也。

梁書太祖五王傳，太祖十男，張皇后生長沙宣武王懿，永陽昭王敷，高祖，衡陽宣王暢，李太妃生桂陽簡王融，陳太妃生臨川靖惠王宏，南平元襄王偉，吳太妃生安成康王秀，始興忠武王憺，費太妃生鄱陽忠烈王恢。然諸嗣王傳云，懿高祖長兄，敷高祖次兄，暢爲高祖四弟，則高祖爲太祖第三子也。太祖五王傳則云，宏太祖第六子，秀太祖第七子，偉太祖第八子，恢太祖第九子，憺太祖第十一子。諸嗣王傳，桂陽王融不言太祖第幾子，南史則以融爲太祖第五子，恢爲第十子，憺爲第十一子，餘同梁書，則缺第九子。希祖案梁書鄱陽王恢爲太祖第九子，不誤，始興忠武王憺本爲太祖第十子，梁書誤爲第十一子，則與上文太祖十男之說不符，故知原文憺爲第十子也，南史則因憺已誤爲第十一子，更誤以恢爲第十子，則誤之又誤者也，憺爲太祖第十男，故碑文云，太祖文皇帝之少子，今上之季弟也。

派緒（莫氏原注云，識未確者加方圍。）而命氏含光，華滋累代，尙聖於□□，丕基於王業，苞河海而爲浚，指雖閱而同陰，天乙降玄鳥以居亳，微子駕白馬而君宋，爰初啓姓，是（繆本作實，王本作是。）惟建國，文終德冠娶后，少傅儒雅一時，積葉實□，會昌自昔。

史記蕭相國世家，孝惠二年，相國何卒，謚爲文終侯，此云文終德冠羣后，蓋指此也。少傅儒雅一時，考齊書高祖本紀，梁書武帝本紀，敍其祖先，無有爲少傅者，惟有太傅望之，漢書蕭望之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諸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此則可稱儒雅一時矣。蓋徐勉撰碑時誤記太傅望之爲少傅耳。

太祖嘉猷貽國，奇計命世，德惟時並，名與功偕，齊祚之初，佐成大議，道書天府，勛紀太常，仁義爲基，厥後斯大，爰集寶命，與我 皇家，盛德之風，於斯乎在。公稟五緯之純嘏，資三才之聲靈，踐高明之盛儀，體淳亶之弘道，叡倫英邁，風儀澄遠，聲爲律呂，言成典誥。嬉亂之歲，早有令德，弁角之辰，夙懷聰敏，率由孝友，因心敬讓。時年數歲，所生吳太妃有疾，公衣不解帶，累日絕食，迨乎執喪，毀瘠過禮，慕兼樂正，哀甚顏含。

梁書始興王憺傳，數歲，所生母吳太妃卒，憺哀感傍人。又安成康王秀傳年十二，所生母吳太妃亡，秀母弟始興王憺，時年九歲，並以孝聞，居喪累日不進漿飲，太祖親取粥授之，哀其早孤，命側室陳氏，并母二子，陳亦無子，有母德，視二子如親生焉。

幼與羣伴閑居，忽爾雷震，羣者駭散，惟公獨否。既聞民蓼之歌，

梁書始興忠武王憺傳，爲荆州刺史，詔徵還朝，民爲之歌曰，始興王，民之爹，（徒可反）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

彌兒台輔之量，故典戈負弩，[ ][ ]功倍，諸經開道，匪扶自直，室邇人遐，則應之千里，始登冠禮，成屛府命，（命嚴本作介，王本此字空，案拓本亦作命。又案成子，嚴王二本無，拓本不似成字，可闕疑，）參西中郎，修伍法曹，俄遷外幷，優游戎佐，談詠而已。

梁書始興忠武王憺傳，齊世弱冠，爲西中郎法曹行參軍，遷外軍參軍。

齊德將昏，人離衆散，　聖皇乘時撫運，念拯生民，龍驤漢水，虎據南徐。公與第八兄南平王偉知[ ][ ]所歸，辭職待從，覩風雲之會，乘天地之符，衆貔熊熊（熊熊，當作熊羆，與下句貔虎對。），將如貔虎，五臣十亂之旅，四七二八之雄，縱横上略，紛紜決勇，公參贊神謨，夙與帷幄，功均屯壘。

梁書南平元襄王偉傳，高祖爲雍州，慮天下將亂，求迎偉及始興王憺來襄陽，俄聞已入沔，高祖欣然，謂佐吏曰，吾無憂矣。　又武帝本紀，高祖陰迎弟偉及憺，是歲至襄陽，於是潛造器械，多伐竹木，沈於檀溪，密爲舟裝之備。永元二年冬，懿被害，十一月乙已，召僚佐集於聽事，謂曰，昔武王會孟津，皆曰紂可伐，今昏主惡稔，窮虐極暴，誅戮朝賢，

罕有遺育，生人塗炭，天命殛之，卿等同心疾惡，共興義舉，公侯將相，良在茲日。是日建牙，收集得甲士萬餘人，馬千餘匹，船三千艘。

南康王攝西朝，制命荆陝，以公爲冠軍將軍，西中郞諮議，相國從事中郞，俄遷給事黃門侍郞。

齊書和帝本紀，帝諱寶融，高宗第八子，永元元年，封南康王，持節督荆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軍事，西中郞將，荆州刺史。二年十一月甲寅，長史蕭穎胄殺輔國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山陽，奉梁王舉義。丙辰，以雍州刺史梁王爲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左將軍。丁巳，以蕭穎胄爲右將軍都督行留諸軍事。十二月壬辰，宣德太后令西中郞將南康王，寶纂承皇祚，方俟淸宮，未卽大號，可且封宣城王，相國，荆州牧，加黃鉞，置僚屬，選百官，西中郞將南康國並如故。梁書始興忠武王傳，義師起，南康王承制，以憺爲冠軍將軍，西中郞諮議參軍，遷相國從事中郞，與南平王偉留守。和帝立，以憺爲給事黃門侍郞。據此，則給事黃門侍郞一官，在留守雍州之後，和帝卽位時所遷，碑文稍失其次敍。

霸王振興，遵旗西土，義師雷動。龔行天討，公與南平王留守雍部。

梁書武帝本紀，三年二月，南康王爲相國，以高祖爲征東將軍。戊申，高祖發襄陽，留弟偉守襄陽城，總州府事，弟憺守壘城，移檄京邑，檄中有云，南中郎諮議參軍軍主蕭偉等三十九軍主，巨艦迅檝，衝波噎水，旗鼓八萬，焱集石頭，南中郎諮議參軍軍主蕭憺等四十二軍主，熊羆之士，甲楯十萬，沿波馳驟，掩據新亭。按之始興忠武王碑僕爲西中郎諮議參軍，則檄中二南中郎諮議參軍，皆爲西中郎諮議參軍之譌，西中郎將，卽南康王也。

于時四海宅心，八百胥會，人神協契，莫不率從，而康惡之朋，弗識天命，先迷未晤，後服猶昏，實繁有徒，梗我王略，略殿本作路是公弼諧州事，鎭撫關河，肅奉成規，事等蕭冠，蕭殿本作簫出屯西壘，影響南平。梁州齊興太守顏僧都，魏興興殿本誤作川太守裴師仁，阻絕城郭，來踰一万，万殿本作方誤謀據漢北，將至城下，公公殿本作王必叱贊訏謨，盡其晨夜，遣圍精銳先據始平，要擊多殺，二賊鳥竄。

梁書南平元襄王偉傳，義師起，南康王承制，拔爲冠軍將軍，留行雍州府事，義師發後，州內儲備及人皆虛竭，魏興太守裴師仁，齊興太守顏僧都，並據郡不受命，舉兵將襲雍州，偉與始興王憺遣兵於始平郡待師仁等，要擊，大破之，州境以安。

及蕭璝魯休烈來寇上明，姦回猶逞，豕突方縱；又鎮軍將軍蕭穎胄佐命西朝，政教攸在，一朝徂殞，內外悵然，（悵殿本誤作怛）以公式遏有方，朝野茲寄。

梁書南平元襄王偉傳，高祖既尅郢魯，下尋陽，圍建業，而巴東太守蕭慧訓子璝及巴西太守魯休烈起兵逼荊州，屯軍上明，連破荊州，鎮軍蕭穎胄遣將劉孝慶等距之，反爲璝所敗，穎胄憂憤暴卒，西朝兇懼。尚書僕射夏侯詳議徵兵雍州，偉乃割州府將吏，配始興王憺往赴之，憺既至，璝等皆降。攷齊書和帝本紀，中興元年五月，巴西太守魯休烈，巴東太守蕭慧訓子璝，拒義軍，梁書始興忠武王憺傳，憺以書喻璝等，旬日皆降。

爰下璽策（策原作榮，王本誤作榮，殿本作下璽，三策亦誤。），徵公入輔，闢命選徒，裹糧遄邁，紀郢畱讓因疆域圖圖疆□乃困□和帝仍除侍中右將軍，行荊州事，公運以英規，罪人斯得，七州底定，百揆時敍，大蕃興后來之歌，皇輿無反顧之慮。

齊書和帝本紀，中興元年十一月壬寅，尚書令鎮軍將軍蕭穎胄卒，以黃門郎蕭憺行荊州府事，丁巳，蕭璝魯休烈降。碑文謂公運以英規，罪人斯得，即指以書喻璝等降也。除侍中右將軍，此事不見於史。

和帝西下，以公爲使持節都督荊湘益寧南北秦六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行荊州刺史。于

此時帝將興賢，昌我侯國，承天革命，磐石斯建，維城大啓，公勳兼望爽，親惟魯衛，帝曰欽哉，胎字南服，天監元年四月，封始興郡王，食邑二千戶，江漢之紀，實（實殿本作寔）惟南國，形勝之要，[作]鎭西楚，苞含蠻蜒，（蜒王本作蜓，今疑蜑誤）控接巴巫，分陝之寄，民望攸降。[惟][公][誼][屬]天倫，相維締業，總督之任，實曰允諾，詔使持節都督荊湘益寧南北秦六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

梁書始興忠武王憺傳，是冬，高祖平建業，明年春，和帝將發江陵，詔以憺爲使持節都督荊湘益寧南北秦六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未拜，天監元年，加安西將軍，都督刺史如故，封始興郡王，食邑三千戶。案梁書作食邑三千戶，碑作食邑二千戶，考梁書太祖五王傳，天監元年，封宏臨川郡王，邑二千戶，秀安成郡王邑二千戶，偉建安郡王，邑二千戶，恢鄱陽郡王，邑二千戶，則憺封始興郡王邑亦必二千戶也，碑文是，梁書誤也。始興郡，吳置，今廣東曲江縣。

公褰襜以化棃（棃同黎）氓，張袖以納夷狄，先之以德惠，後之以威刑，廣田省役（役同役）階無滯訟，應接如神，[趨][召]弗懈。

梁書始興忠武王憺傳，時軍旅之後，公私空乏，憺厲精爲治，廣闢屯田，減省力役，存問

兵死之家，供其窮困，民甚安之。憺自以少年始主重任，思欲開導物情，乃謂佐史曰，政之不臧，士君子所宜共惜，言之可用，用之可也，如不用，於我何傷，吾開懷矣，爾其無忝，於是小人知恩，而君子盡意，民辭訟者，皆立前待，符教決於俄頃，曹無留事，下無滯獄，民益悅焉。

益部諸將李奉伯，倚劉季連，寇亂岷峨，擁城固守，公折簡以示禍福，無俟兵革之勢，成都又安，公之力也。

梁書武帝本紀，天監元年六月，前益州刺史劉季連據成都反。二年五月乙丑益州刺史鄧元起克成都。又劉季連傳，天監元年六月，元起至巴西，季連遣其將李奉伯等拒戰，兵交互有得失，久之，奉伯乃敗，退還成都，季連驅略居人，閉門固守，元起稍進圍之，蜀中喪亂，已二年矣，城中食盡，升米三千，亦無所糴，餓死者相枕，季連飢窘無計，二年正月，高祖遣主書趙景悅宣詔降季連，季連肉袒請罪，元起遷季連於城外，待之以禮，元起誅李奉伯幷諸渠帥，送季連還京師。碑文云，公折簡以示禍福，無俟兵革之勢，成都又安，公之力也，毋乃失之過諛。惟高祖遣趙景悅宣詔降季連，而爲季連任戰爭者，以李奉伯爲首，憺蓋先示奉伯禍福，勸其戢兵主降，故季連得詔即降耳，弭戢斡旋，憺

與有力焉。史不書此，以其功太隱微耳。

事聞務隱，常集賓僚，訪問政道，談述詩賦，親屈車騎，軾隱者之廬，盧已降尊，延白屋之士，給醫藥以拯疾病，建惠宜以救乏絶，齊相之樂交食客，晉卿之脯穎翳桑，以古方今，豈能及此，振仁風乎夢水，被茂澤於楚山，尋加鼓吹一部。

梁書始興忠武王憺傳，性好謙，降意接士，常與賓客連榻而坐，時論稱之。三年，詔加鼓吹一部。

六年，沮漳瀑水，瀑嚴王二本皆作瀑汎濫原隰，南岸邑居，頻年爲患，老弱追遽，將至沈溺，公匪憚濡沐，躬自臨視，忘垂堂之責，親版築之勞，吏民㬎恐，趨進益急，見辟危竭，摯葉旋城，購以俸金，所獲甚衆，洪波無驚，舉境歎服，德之攸盛，皆曰神明，四部所漂，賑以私粟，龐眉縮髮，莫不歌頌。是歲嘉禾一莖九穗生於鄢州，甘露降於府桐樹，唐叔之美，事符茲日，並欲奏聞，謙讓弗許。

梁書始興忠武王憺傳，六年，州大水，江溢堤壞，憺親率府將吏，冒雨賦丈尺築治之，雨甚水壯，衆皆恐，或請憺避焉，憺曰，王尊尚欲身塞河堤，我獨何心以免，乃刑白馬祭江神，俄而水退堤立。鄢州在南岸，數百家見水長驚走，登屋緣樹，憺募人救之，一口賞一

萬，估客數十人應募救焉，州民乃以免，又分遣行諸郡遭水死者給棺槥，失田者與糧種，是歲嘉禾生於州界，吏民歸美，憺謙讓不受。

七年，丁慈母陳太妃憂，水漿不入口六日，毀瘠三年，扶而後起，中旨慰喻，以大軍之後，宜盡綏輯，頻表自陳，反（反嚴本作人）哀苦求，嚴制有闕，毀痛踰常，羊祜不堪展履，荀顗面不可識，哀瘠在皀，（皀嚴本作皀，釋云皀即身，王本誤作皇。）憂未忘也。

梁書始興忠武王憺傳，七年，慈母陳太妃薨，水漿不入口六日，居喪過禮，高祖優詔勉之，使攝州任。

其年十二月，以奉徵還　朝，

梁書始興忠武王憺傳，是冬，詔徵以本號還朝，民爲之歌曰，始興王，民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

改授平北將軍，護軍將軍。領石頭戍事，又詔都督北討衆軍。

梁書武帝本紀，天監七年五月，以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安成王秀爲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始興王憺爲護軍將軍。十月，詔大舉北伐，以護軍將軍始興王憺爲平北將軍，率衆入淸；車騎將軍王茂率衆向宿預，丁丑，魏懸瓠鎭軍主白皁生，豫

州刺史胡遜，以城內屬。據此，則碑文次平北將軍於護軍將軍之前，誤也。梁書始興忠武王憺傳云，八年，爲平北將軍護軍將軍領石頭戍事，則不特歷官次叙誤，即年月亦誤矣。

八年，詔授中書令中衞將軍，續領衞尉卿，公遂事棨璺，（璺，殿本誤作居）兼總關柝，絲綸惟序，衿帶以清，八屯斯謐，千廬無警。

梁書始興忠武王憺傳，尋遷中軍將軍，中書令，俄領衞尉卿，案碑作中衞將軍，傳作中軍將軍，頗有歧異，考隋書百官志，梁有四中將軍，中軍中衞中撫中護是也，與四征將軍同爲二十三班，則中軍中衞，官雖相等，名須畫一，考梁書武帝本紀，天監八年四月戊申，以護軍將軍始興王憺爲中衞將軍，此與碑文相合，當以中衞爲是，雖本紀同年十月又稱中軍將軍始興王憺，與傳文合，然究爲傳寫之誤，當以碑文爲正。

其年秋，更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北兗北徐靑冀五州諸軍事鎭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南兗州，王本脫南字，殿本有）以太妃憂，服未闋，固辭鼓吹。北招起督南兗，揚竟（同境）刑繁訟擾，舊曰難治，公登車攬轡，懷遠能邇，貝錦在路，不盜竊於遂中，桃李垂蔭，不濟援於樾下，李珣李由淸約，馬融雅好人倫，等諸今者，弗能及也。離華（黃友芝云，離華，史記河渠離碓，漢書溝洫，離華。）王畾，非緒金城，乗傳

遽[颺]，首事具遷。

梁書武帝本紀，天監八年冬十月乙巳，以中軍（中當作衛）將軍始興王憺爲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又始興忠武王憺傳，是秋，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　案秋當從本紀作冬。

九年正月，遷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益寧梁南北秦沙七州諸軍事鎮西將軍益州刺史，西通渭淡，北指秦川，鳥[鼠]河沙之會，龜茲隴右之長，民負（負嚴本誤作魚，衆疑是夷字。）方（方嚴本王本皆作万，卽萬字，此誤。）族，[塞][馬][王][臺]，[遂][庭][恐][後]。

梁書武帝本紀，天監九年正月乙亥，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始興王憺爲鎮西將軍益州刺史。又始興忠武王憺傳，九年春遷都督益寧南梁南北秦沙六州諸軍事鎮西將軍益州刺史。案碑文言都督益寧梁南北秦沙六州而曰七州，傳作六州，攷碑文言梁，而傳文言南梁，疑南下尙有北字，碑文梁上脫南北二字，梁書鄱陽忠烈王恢傳，十一年，都督湘雍益寧南北梁南北秦九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十三年，遷都督益寧南北秦沙七州諸軍事，益州刺史，此處益寧南北秦沙僅五州而亦曰七州，蓋亦脫南北梁二州也，恢爲荊州時，益寧南北梁南北秦同歸都督，爲益州時又以益寧南北梁南北

秦並歸都督也。由此可證碑文梁上脫南北二字，憺傳梁上脫一北字，碑文七州不誤，而傳文誤爲六也。

魏攻巴，南安太守垣季珪堅壁拒守，南安將校挺劍，三巴百縣，狼顧影伺，公命旅授師，竿（同算）無遺鏃，戒途匪日，凶鋒折道。

梁書始興忠武王憺傳，時魏襲巴南，西圍，南安，南安太守垣季珪堅璧固守，憺遣軍救之，魏人退走，所收器械甚衆。

遐邇具瞻，夜戶不閉，閭子真於谷口，祭仲元於圭巖，表君平之舊廬，軾長卿之故館，〔停醫〕〔論俗〕，〔揖客諷經〕，聿〔脩〕復〔漢講堂禮殿〕，〔禡於〕成禮，紹文翁之教，習飲射之儀，命王沖子廣信侯映，降爲諸生，率先胄子，執經受業，〔適道爲羣〕，長幼〔移遜〕，〔相觀競好〕，〔信達多〕人，不師古道，則業（莫友芝云業同僕），夫咲之。

梁書始興忠武王憺傳，開立學校，勸課就業，遣子映親受經焉，由是多向方者。南史始興忠武王憺傳，舊守宰丞尉，歲時乞丏，躬歷村里，百姓苦之，習以爲常，憺至州，停斷嚴切，百姓以蘇。又興學校，祭漢蜀郡太守文翁，由是人多向方者。

十四年，更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荊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鎮右將軍荊州

刺史。

梁書武帝本紀，天監十四年二月辛丑，新除中撫將軍始興王憺爲荊州刺史。又始興忠武王憺傳，十四年，遷都督荊湘雍寧南梁南北秦七州諸軍事，鎭右將軍荊州刺史。案傳脫益州，故云七州，碑文梁州，傳作南梁，梁書鄱陽忠烈王恢傳，十一年，都督荊湘雍益寧南北梁南北秦九州諸軍事，荊州刺史，似此時亦當都督九州，南梁當爲南北梁。惟恢傳又言，十八年都督荊湘雍梁益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卽繼始興王憺者，則作八州爲是，傳言七州，必誤無疑。

同郭伋之再至，等黃霸之重來，下車之日，舉賢彈枉，都邑安寧，川城無反，有以公摧塵□□□不言□□□爲恩容其短，仰公慈哲，莫不改過，開立序校，肆習生徒，采玉荊山，求□赤水，赴我計車，羈遵入九，顧視□看十五孚寶國譚□中之寧部乞師衛行□□□屬公儉圖閱播務耆授之啟潞不灑流鄴斯道乃擒□令□然爲□

以上史不載。

十七年，第七兄司空安成康王薨，公同胞異體，淵深友愛，奉問驚慟，絕而復蘇，珠散綫流，解投弗垂，累月積時，涕演勿輟。

梁書武帝本紀，天監十七年二月癸己，鎮北將軍雍州刺史安成王秀薨。又始興忠武王憺傳，同兄安成王秀將之雍州，薨於道，憺聞喪自投於地，席稾哭泣，不飲不食者數日，傾財產賻送，部位小大皆取足焉，天下稱其悌。案宋版梁書作同兄，今本作同母兄，蓋據南史補，宋版脫母字。

十八年，徵授侍中中撫將軍，□□□同三司，領軍將軍，明良哉於壹圖，翠傑仰乎碩輔，仁人周親，於斯為盛，正色立朝，棼而彌序，貴而思降，夙夜匪懈，吐握無怠，弘濟於艱難，宣力於治忽，方誕講五戎，亟司九伐，將領修法，介服亭立，乃為之三令五申，識日設□□□朴表，□掌罡司待景□道絕趨拜，亦不以廢禮有譏。

梁書武帝本紀，天監十八年春正月甲申，以領軍將軍鄱陽王恢為征西將軍荊州刺史，荊州刺史始興王憺為中撫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軍。又始興忠武王憺傳，十八年，徵為侍中中撫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軍將軍。又本紀普通二年六月丁卯，義州刺史文僧明以州叛入於魏，秋七月丁酉，假大匠卿裴邃節督衆軍北討。碑文所謂誕講五戎，亟司九伐，蓋指此也。

普通三年十一月八日薨於位。

梁書武帝本紀，普通三年十一月甲午，撫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軍將軍始興王憺薨。又始興忠武王憺傳，普通三年十一月薨。時年四十五。

爰初遘疾，至大漸，　輿駕臨幸，有廖寢膳，公盧貶神和，辭不稱劇，逮乎反席，湛然無撓。　上震悼，遣侍中□□[護][喪][事][備][宜][不][貲][追]葬，　詔曰，故侍中中撫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軍將軍始興郡王憺，[茂]修於同氣，治績於相庭，輝光庶務，翼佐運始，勳隆陝服，契闊屯夷，劬勞蕃寄，自內掌戎司，嘉猷彌著，方正位論道，弘贊袞闕，奄焉喪大，朕用傷悼於厥心，飭終加等，實惟首諸，宜佇靈車，[以][申][追][譜]，可贈侍中司徒驃騎將軍，餘如故，給班劍卅人，羽葆鼓吹一部，謚曰忠武王，禮也。

梁書始興忠武王憺傳曰，追贈侍中司徒驃騎將軍，給班劍三十人，羽葆鼓吹一部。冊曰咨故侍中司徒驃騎將軍始興王，夫忠爲令德，武謂止戈，於以用之，職在崩志，王有佐命之元勳，利民之厚德，契闊二紀，始終不渝，是用方軌〃賢，稽擇故訓，鴻名美義，允臻其極，今遣大鴻臚程爽，謚曰忠武，魂而有靈，歆茲顯號，嗚呼哀哉。

惟公栖心衡泌，則繕性虛寂，枕戈授律，則勳隆協贊，孝敬盡於君親，仁義行乎鄉黨，孜孜爲善，溫溫克讓，機神妙極，斧藻若華，□□□□，□□□□。政存勿擾，治貴無爲，績著荊蠻，

化行江漢，刃宜其利，鑒獻其朗，推賢下士，降尊就卑，無棄賤貧，所珍儒雅，鹽梅鼎實，舟楫大川，信列辟之羽儀，庶僚之准的者也。加以深信大道，妙識苦（苦王本作若）空，味絕滋腴，身離煩渴，[ ][ ][ ][ ]，[ ][ ][ ][ ]，川能使山世鑽仰，道俗影附，功高宇宙，譽穆惇史。自驅印潛光，鹿旃將竊，吏民哀慟，襁經成林，曠大（大嚴本王本作太）山[而]幽悲，仰棟宇而興慕，諒已鏤金雕玉，昭像鳳墀，餝碧繪丹，圖形（形嚴本王本作刑，嚴云，形作圖型，儀形作儀形，圖）驥閣，戎狄思耿，羌胡悲鄰，告哀隕淚，不[ ][ ][ ]，[ ][ ][ ][ ][ ][ ]故吏羅玄昭等，煙霞絕阻，川路攸長，不及卜遠之歲，罔逮易名之講，灑泣無寄，銜恨莫伸，謹遵前議，刊[ ]立碑，琴紼令德，依稀神儀，傳世代而莛栫，等山岳而無虧，其辭曰：日月貞明，川岫澄淸，[ ][ ]奉職，毗世作楨。於鑠忠武，體二於情，義均輿且，道鶴間平，棟梁是興，羽翼人英，木運告圮，鯀倫殄覆，我[ ][ ][ ]，[ ][ ][ ][ ]，[ ][ ][ ][ ]水，虎嘯樊谷，闕河之奇，允歸親睦，苦惱係兵，猶何轉轂。締搆寶歷，山河万寓，雲雷利建，日此南土，比漢於梁，方周於魯，擁旄推轂，出藩入輔，車服以庸，旗章有序。六條設教，八命胥彰，再臨七澤，傍[ ][ ][ ]，[ ][ ][ ][ ]，[ ][ ][ ][ ]，[ ]深彭泗，恩浹樊襄，有來斯穆，無思不康，弘闡聖化，休我烈光，文武維蒼，出內均美，式玆[ ][ ]，肅雍中壘，儀形（闕型）三事，飛騰九軌，緝是謳歌，明玆獄市，方趨上鉉，燮理陰陽，館　鑾日觀，（鑾上空格，莫本有觀字，嚴本王本皆無，莫本衍文也。）侍　蹕隴（隴隴）

本王本作，此誤。龍鄉，遐□䜀化，□□□□。□□公隧，□此台光，報施爲盧，福仁遂爽，環樹云落，人倫安放，䝱市四藩，行號十塊，吏民摧慕，賓御□惘，山海安訖，蟬佩空想，如鄭襄儀，由縚閈晉亡慝，西光曖曖，東川淺淺，時謝深恩，年流德廣，式雕玄永，寄希仰。玄下原脫一字，未注補，可見上文尚有脫文，如中都鄉之中，南北梁之南北，是也。

侍中尚書右僕射宣惠將軍東海徐勉造。

前正員將軍吳郡張法明監作。

吳興貝義淵書

□□□□丹陽房賢明刻字

防閤吳興郜元口石

案宋王厚之復齋碑錄，貝義淵書，義誤作文。房賢明刻字，房作吳。郜元□石，作郜元明上石，當從王說。嚴觀云，碑末刻防閤吳郡元明立石，防閤吳興邵元明刻字，王昶本作防閤吳興郜元明，皆非也。今拓本吳賢明刻字，防閤吳興郜元明等字尚清晰，郜元明下似上似立，不能辨矣。莫友芝跋云，文二千八百四十許字，全剝闕者八十餘字，蘭泉錄者一千三百六十

許字，今增釋出千有二百二十字，正蘭泉誤釋十六字，其識而未確，及譌不可識者，僅八十許字。

二 誌

宋故散騎常侍謝公墓誌

宋張敦頤六朝事迹編類云，土山淨名寺新得古碑（案張氏此書成於紹興三十年庚辰，則此碑出土當在紹興時。）云宋散騎常侍謝濤，元嘉十七年（墓誌作十八年，此誤，）葬於揚州丹陽郡建康縣東鄉（墓誌無東鄉二字）土山里，夫人琅邪王氏，大明七年，合祔於土山里，夫人之祖曰獻之，父曰靜之，（卷十三）

宋王厚之復齋碑錄云，宋散騎常侍謝濤埋銘，濤字明遠，春秋四十有（缺）元嘉十八年，歲次居維，月旅（墓誌作敏）林鐘，十七日卒，其年九月三十日，窀窆於揚州丹陽郡建康縣東鄉土山里，夫人王氏，大明七年歲次單閼十月十四日（墓誌作十一月十四日）合祔。（寶刻叢編卷十五引）

祖瑤，字球度，琅邪（原注下缺十餘字），

晉書謝安傳，安有二子，瑤，琰，瑤襲爵廬陵郡公，官至琅邪王友，早卒，子該嗣，終東陽太

守，無子，弟光祿勳模，以子承伯嗣，有罪，國除，劉裕以安勳德濟世，特更封謨弟瀹爲榮桑侯，邑千戶，奉安祀。瀹少歷顯位，元熙中，爲光祿大夫，復兼太保，持節奉册禪宋。璞字瑗度。案瑤字球度，史失載，琅邪下蓋脫王友二字。

夫人琅邪王氏，父頤之，字修年，振威將軍東海內史。

晉書王廙傳，廙丞相導從弟，父正，尚書郎，廙封武陵縣侯，官平南將軍，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卒贈侍中驃　將軍，諡曰康，子頤之嗣，仕至東海內史，晉書不載頤之字及歷官。

父□，字景山，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光祿勳。

南史謝晦傳，瀹字景恆。祖安，晉太傅。父瑤，琅邪王友。弟璞，字景山，幼孝友，祖安深賞愛之，位光祿勳。此云父□，官終光祿勳，蓋即璞也。黃本驪古誌石華卷一，載謝濤墓誌，父□作父璜，恐係傳寫之誤。

夫人太原王氏，父坦之，字文度，持節都督平北將軍，□□□□刺史，藍田獻侯。

晉書王渾傳，渾太原晉陽人，又王湛傳，湛司徒渾之弟也，湛子承，承子述，述子坦之，字文度，襲父爵，與謝安共輔幼主，遷中書令，領丹陽尹，俄授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北

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卒贈安北將軍，謚曰獻。此誌刺史上所缺四字，卽徐兗二州也，安北將軍當依墓誌作平北將軍。

宋故散騎常侍（此下疑有缺文）揚州丹陽郡秣陵縣西鄉□安里（此下疑有缺文）領豫州陳□陽夏縣都鄉吉遷里（領字疑誤）

南史謝晦傳，陳郡陽夏人，晉太常裒之玄孫也，裒子弈，據，安，萬，鐵，並著名，安卽濤之曾祖。此陳□當卽陳郡。

謝濤，字明遠。

宋書南史皆不載。

春秋卌有九，元嘉十八年，歲次屠維，月依林鐘，

宋張敦頤六朝事迹編類卷十三引作元嘉十七年，宋陳思寶刻叢編卷十五引作月旅林鐘，皆誤。

十七日卒，其年九月卅日，窆揚州丹陽郡建康縣土山里，夫人琅邪王氏，七十有二，大明七年歲次單閼月□□□十五日卒，其年十一月十四日合葬。父靜之，字□濤，司徒□長史義興太守。祖獻之，字子敬，中書令。

晉書王羲之傳，羲之司徒導之從子也，有七子，知名者五人，獻之字子敬，除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徵拜中書令，卒於官。安僖皇后立，以后父追贈侍中，特進光祿大夫太宰，諡曰憲，無子，以兄子靜之嗣位，位至義興太守，晉書不載靜之字及歷官。

嗣曾孫綽（原注下缺，嚴可均全宋文卷六十引陶宗儀古刻叢鈔。）

宋故散騎常侍護軍將軍臨澧侯劉使君墓誌

曾祖宋孝皇帝

宋書武帝本紀，永初元年夏六月丁卯，即皇帝位，追尊皇考爲孝穆皇帝，皇妣爲穆皇后，案宋書后妃傳，孝穆趙皇后諱安，以晉穆帝升平四年嬪孝皇，生高祖；孝懿蕭皇后諱文壽，孝穆后殂，孝皇帝娉后爲繼室。據此則武帝皇考翹實追尊爲孝皇帝，二后一日孝穆，一日孝懿，本紀稱皇考爲孝穆皇帝，皇妣爲穆皇后皆誤，當云追尊皇考爲孝皇帝，皇妣爲孝穆皇后，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興寧陵在丹徒縣東南三十五里，宋武帝追尊曰孝皇帝，諱翹，初仕郡爲功曹，與此墓誌合，可證宋書本紀之誤。

祖諱道鄰，字道鄰，侍中太傅長沙景王。

宋書宗室傳，長沙景王道鄰，高祖中弟也，高祖平定三秦，方思外略，徵道鄰還，爲侍中都督徐兗靑三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守尙書令，徐兗二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元興元年，解尙書令，進位司空，出鎭京口，高祖受命，進位太尉，封長沙王，食邑五千戶，持節

侍中都督刺史如故，永初三年六月薨，年五十五，追贈太傅，宋書作道憐，墓誌作道鄰，當以墓誌爲正。

妃高平平陽檀氏，字憲子，謚曰景定妃。父暢，道濟，永寧令。祖穆，穆熊，瑯邪太守。

宋書檀道濟傳，道濟高平金鄉人，蓋與暢同族。

合葬瑯邪臨沂幕府山。

宋張敦頤六朝事迹編類卷三引輿地志云，晉成帝咸康三年，分江乘縣，置臨沂縣屬瑯邪郡，又卷六引輿地志云，臨沂縣東八里有幕府山，寰宇記云，晉元帝自廣陵渡江，建康城荒落，以府第居縣北山下，因以幕府山爲名，又引圖經云，丞相王導建幕府於此山，因名之，案莫幕通用。

父諱義融，字義融，領軍車騎桂陽恭侯。

宋書宗室傳，長沙景王道憐六子，義融爲三子，永初元年，封桂陽縣侯，食邑千戶，歷侍中左衛軍，太子中庶子，五兵尙書，領軍有質幹，善於用短楯，元嘉十八年卒，追贈車騎將軍，謚曰恭侯。

夫人琅邪臨沂王氏，字韶風。父儁，長仁，東陽太守，祖穆，伯遠，臨海太守。

晉書王導傳，導第五子卲，卲長子穆。臨海太守，穆長子儁，不載其仕歷，此云東陽太守，可補史闕。

合葬丹徒練壁雩山，所生母湯氏，宣城人，葬練壁雩山。

宋書后妃傳，孝穆趙皇后生高祖，葬晉陵丹徒縣東鄉練壁里雩山，陵曰興寧，元和郡縣志，興寧陵在丹徒縣東南三十五里。

兄顗，彥道，散騎常侍，桂陽孝侯。

宋書宗室傳，義融卒，子孝侯顗嗣，官至太子翊軍校尉，爲元凶所殺，世祖卽位，追贈散騎常侍，無子，弟襲，以子况繼封。

夫人廬江灊何氏，遵英。父愉之，彥和，通直常侍。祖叔度，金紫光祿大夫。

宋書何尙之傳，尙之廬江灊人，父叔度恭謹有行業，爲金紫光祿大夫，吳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太保王弘稱其淸身潔己，元嘉八年，尙之弟悠之，義興太守，侍中太常，悠之弟愉之，新安太守，案宋書不載愉之字及通直常侍。

合葬練壁雩山

第三弟彪，茂蕭，祕書郎。

　宋書宗室傳，襲弟彪，祕書郎，蚤卒。

葬江乘白山，

　六朝事迹編類卷六引圖經云，白山舊屬江乘縣，周回八里，高八十丈，東接竹堂山，南接蔣山，北連攝山，西有水，下注平陸。

夫人河南陽翟褚氏成璉。父方回，太傅功曹。祖叔度，雍州刺史。

　南史褚裕之傳，裕之字叔度，名與武帝同，故行字焉。宋書褚叔度傳，叔度，河南陽翟人，曾祖裒，晉太傅，祖歆，祕書監，父爽，金紫光祿大夫，叔度初為廣州刺史，仍除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建威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高祖受命，為右衛將軍，封番禺縣男，永初三年，出為使持節，監雍梁南北秦四州之南陽竟陵順陽義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征虜將軍雍州刺史，卒，子恬之嗣，官至琅邪太守，第二子寂之，著作佐郎，方回不見於史，蓋為其少子焉。

第四弟寔，茂執，太子舍人，

宋書宗室傳，弟寔，太子舍人，蚤卒。

夫人琅邪臨沂王氏淑嫺。父滽，景淵，中書郎。祖虞，休仲，左衞將軍。

宋書王弘傳，弘琅邪臨沂人，曾祖導，晉丞相，祖洽，中領軍，父珣，司徒，弘官侍中中書監太保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封華容縣公，謚曰文昭，弟虞，廷尉卿，虞子深，有美名，官至新安太守。南史王弘傳，虞字休仲，位廷尉卿，虞子深，字景度，位新安太守，滽字景淵，蓋爲深之弟，不見於史。

合葬江乘白山。

第五弟季，茂通，海陵太守。

宋書宗室傳，寔弟爽，海陵太守，此云季，與史異。

葬練璧雩山，夫人陳郡陽夏袁氏妙□，父淑，陽源，太尉，忠憲公，祖豹，士蔚，丹陽尹。

宋書袁湛傳，湛陳郡陽夏人，爲晉尚書右僕射，高祖北伐，湛兼太尉，卒官，太祖卽位，以

后父追贈侍中，以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敬公，弟豹，字士蔚，代孟昶爲丹陽尹，義熙七年，降爲太尉諮議參軍，仍轉長史，九年卒官，以參伐蜀之謀，追封南昌縣五等子。　又袁淑傳，淑字陽源，丹陽尹豹少子也，十餘歲爲姑夫王弘所賞，博學多通，好屬文，官太子左衛率，元凶將爲弑逆，淑見殺，世祖卽位，贈侍中太尉，謚曰忠憲公。

第一姊茂徽，嬪陳郡長平殷臧，憲郎。父元素，南康太守。祖曠，思泰，□軍功曹。

陳郡長平殷氏，亦爲宋大族，宋書有殷景仁殷諄殷孝祖等傳，皆陳郡長平人，惟殷曠三世不見於史。

亞嬪琅邪臨沂王閔之，希損，鎭西主簿。父昇之，休道，都官尙書。祖敬弘，左光祿儀同。

南史王裕之傳，裕之，字敬弘，晉驃騎將軍廙之曾孫，司州刺史胡之之孫也，名與宋武帝諱同，故以字行，父茂之，晉陵太守，敬弘少有淸尙，元嘉三年，爲尙書僕射，六年，遷尙書令，固讓，改授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十六年，以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薨，謚文貞公，子恢之，祕書郎，恢之弟昇之，位都官尙書。宋書王敬弘傳，昇之子延之，昇明末，爲尙書左僕射，江州刺史，惟閔之之不見於史，蓋延之之弟也。

第二姊茂華，適廬江灊何求，子有，祕書郎。父鎭，長弘，宜都太守。祖尙之，彥德，司空簡穆公。

宋書何尙之傳，尙之字彥德，廬江灊人，父叔度，金紫光祿大夫，吳郡太守，尙之位司空，領尙書令，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薨追贈司空侍中中書令，諡曰簡穆公。

南史何尙之傳，尙之子偃，偃弟鑠，鑠子求，字子有，鑠仕宋位宜都太守，求元嘉末爲文帝挽郎，歷位太子洗馬丹陽郡丞，清退無嗜慾，後爲太子舍人，泰始中，妻亡，還吳葬舊墓，除中書郎，不拜，仍住吳，隱居波若寺，足不踰戶，人莫見其面，宋明帝崩，出奔國哀，除永嘉太守，求時寄住南澗寺，不肯詣臺，乞於野外拜受，見許，一夜忽乘小船逃歸吳，隱虎丘山，齊永明四年，拜太中大夫，不就卒，初求父鑠素有風疾，無故害求母王氏，坐法死，求與弟點以此無宦情，案求父鑠墓志作鎭，其官皆作宜都太守，當以墓誌爲是，求除中書郎，不拜，墓誌作祕書郎，亦異，泰始中，妻亡，蓋卽劉襲第二姊茂華也。

第三姊茂姬，適平昌安丘孟翊，元亮，中軍參軍，離。父靈休，太尉長史。祖昶，彥遠，丹陽尹。

晉書宋書南史皆無孟昶傳，而晉書列女有孟昶妻周氏傳，略敍昶事，宋書武帝本紀，

高祖建興復之計，平昌孟昶等並同義謀，建康實錄卷十一，晉元興二年冬十二月，桓玄篡位，三年二月帝劉裕還丹徒，潛謀匡復，會孟昶，昶弟懷玉等二十七人，願從者百十人，斬桓脩，脩弟弘，青州刺史鎮廣陵，昶爲弘主簿，勸其出獵，斬之，收其衆濟江，義軍剋京城，玄輕舟南逸，以昶爲建威將軍丹陽尹，義熙三年秋七月，加昶吏部尙書，四年四月丙寅，進昶爲尙書左僕射，五年正月，僞燕王慕容超大略淮北，昶曰師往必剋，公其行，四月，帝北伐，徐道覆以帝北伐也，自往番禺說盧循，令襲京師，昶以賊內逼，仰藥自殺，此墓誌所載昶子靈休孫詡，均不見於史。

第四姊茂姜，適蘭陵蕭惠徽，中書郎。父思話，征西將軍儀同三司，祖源之，君流，前將軍。

宋書蕭思話傳，思話南蘭陵人，孝懿皇后弟子也，父源之，字君流，歷中書黃門郎徐兗二州刺史冠軍將軍，南琅邪太守，永初元年卒，追贈前將軍，思話贈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持節常侍都督刺史如故，諡曰穆侯，思話宗戚令望，蚤見任待，凡歷州十二，杖節監都督九焉。長子惠開，次子惠明，四子惠基，惠開別有傳，南史蕭思話傳，長子惠開，惠明其次弟也，惠明弟惠基，桂陽王休範妃，惠基姊也，惠基弟惠休。綜觀宋書南史，思

話五子，長惠開，次惠明，三子不見於史，四子惠基，五子惠休，然則此墓誌之惠徽，殆即思話之第三子乎，抑更爲惠休弟，不可考矣。

第五妹茂容，嫡蘭陵蕭贍，叔文，父斌，伯偆，青冀二州刺史。祖摹之，仲緒，丹陽尹。

宋書蕭思話傳，源之從父弟摹之，丹陽尹，追贈征虜將軍，子斌，豫章太守，歷侍中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其後附元凶劭，斌諸子並誅滅。案茂容之夫蕭贍，因在誅滅之列，故茂容再嫁蔡氏也。

重嫡濟陽蔡康之，景仁，通直郎。父熙，元明，散騎侍郎。祖廓，子度，太常卿。

宋書蔡廓傳，廓字子度，濟陽考城人，曾祖謨晉司徒，廓爲中書黃門郎，宋臺建爲侍中，遷司徒左長史，出爲豫章太守，徵爲吏部尚書，不拜，徙祠部尚書，元嘉二年卒，少子興宗熙及其子康之不見於史。

第六妹茂姬，嫡濟陽考城江邃，季言，父洪，徽淵，左光祿儀同，忠簡公。祖夷，茂遠，前將軍湘州刺史。

宋書江夷傳，夷字茂遠，濟陽考城人，祖晉，護軍將軍，父敳，驃騎諮議參軍。夷豫討桓玄功，封南郡州陵縣五等侯，宋臺初建爲五兵尚書，高祖受命，轉掌度支，尋拜吏部尚書，加散騎常侍，遷右僕射，出爲湘州刺史，未之職，病卒，追贈前將軍本官如故。又江湛傳，湛字徽淵，夷子，元嘉二十五年，徵爲侍中，任以機密，二十七年，轉吏部尚書，上將廢劭，使湛具詔草，劭之入弑，湛受害，湛五子，恁，恕，憖，愻，法壽，皆見殺，世祖卽位，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本官如故，謚曰忠簡公，墓志遜與愻同，遜旣被元凶劭所殺，故茂嫄再嫁王氏也。

重

嫡琅邪臨沂王法興，驃騎參軍。父翼之，季弼，廣州刺史。祖楨之，公幹，侍中。

晉書王羲之傳，羲之子徽之，字子猷，徽之子楨之，字公幹，歷位侍中大司馬長史，翼之法興皆不見於史。

夫人濟陽考城江氏景婼。父淳，徽源，太子洗馬。祖夷，茂遠，前將軍湘州刺史。

江夷已見上第六妹茂嫄條，南史江夷傳，夷子湛，湛五子，恁恕憖愻法壽，皆見殺，恁子敩，字叔文，母宋文帝女淮陽長公主，初宋明帝敕敩出繼其叔愻爲從祖淳後，王儉啓

禮無後小宗之文，江忠簡胤嗣所寄，唯敳一人，傍無期屬，敳宜還本，若不欲江恁絕嗣，可以敳小兒繼恁爲孫，於是敳還本家，詔使自量立後者，據此，淳盡爲湛弟，淳亦無後，故宋明帝敕湛孫敳出繼其叔恁爲從祖淳後也。

第一男晃，長暉，出後兄紹，封桂陽侯。

宋書長沙景王道憐傳，桂陽恭侯義融卒，子孝侯顗嗣，無子，弟襲，以晃繼封，昇明二年，與員外散騎侍郎安成戕仁祖荒人王武連羽林副彭元儁等謀反，國除。

第二男旻，淵高，拜臨灃侯，　世子。

宋書長沙景王道憐傳，太始六年，襲卒，子旻嗣，昇明三年，改封東昌縣侯，與兄晃謀伏誅。

第三男㬎，淵華，

宋書不載。

第四男曇，淵邃，出後第四弟賁，

宋書長沙景王道憐傳，襲弟賁，太子舍人，蚤卒，曇之出後賁，不見於宋書。

第五男□淵類，第六男晏，淵平，

皆不見於宋書。

第一女麗昭，第二女麗明，第三女小字僧歸，亡葬□□

宋故散騎常侍護軍將軍臨澧侯劉使君墓誌

君諱襲，字茂德，

宋書長沙景王道憐傳，襲字茂德。

南彭城人，

宋書武帝本紀，高祖武皇帝諱裕，彭城綏里人，皇考翹，祖靖，曾祖混，始過江，居晉陵郡丹徒縣之京口里，即所謂彭城綏里也，此彭既在京口，即南彭城矣。

宋高祖武皇帝弟景王之穆也，

宋書后妃傳，孝穆趙皇后生高祖，孝懿蕭皇后生長沙景王道憐，臨川烈武王道規，然

則道憐道規爲高祖同父異母弟也。又長沙景王道憐傳，道憐六子，義欣，義慶，義融，義宗，義賓，義綦，義融五子，顗，覬，彪，亘，季。

神姿韶雅，風譽夙樹，弱冠，拜秘書郎，逢二凶肆禍，人倫道消，君身離幽執，僅免虎口。

二凶劭與濬也，宋書二凶傳，劭行弒逆，桂陽侯覬等並以宿恨下獄死。又長沙景王道憐傳，桂陽孝侯覬爲元凶所殺，覬爲顗弟，蓋亦被幽執也。

事清，還復舊職，以母憂去官，既除，復爲秘書郎。

以上均不見於史。

轉太子舍人，

宋書長沙景王道憐傳，覬太子舍人，安成太守，

自升 二宮，令望允緝，出爲鎮蠻護軍廬江太守，莅政平簡，聲績肅著，遷明威將軍，

以上諸職事，亦不見於史。

安成太守，

已見上引

屬中流構釁，四表迷逆，君英謀獨發，潛會如神，故能以一□之旅，剋濟忠節，義超終古，誠

冠當今，皇朝欽嘉，爵賞取榮，除輔國將軍郢州刺史，封建陵縣開國侯。

宋書晉陵王子勛傳，子勛爲江州刺史，廢帝狂凶，多所誅害，長史鄧琬等因奉子勛起兵，以廢立爲名，太宗定亂，進子勛號車騎將軍，琬等不受命，傳檄京邑，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奉子勛爲帝，即僞位於尋陽城，年號義嘉元年，備置百官，四方並響應，威振天下，是歲四方貢計，並詣尋陽，沈攸之至尋陽，誅子勛。　又長沙景王道憐傳，晉安王子勛爲逆，襲據郡距之，勛遣軍攻圍不能下，太宗嘉之，以爲郢州刺史，封建陵縣侯，食邑五百戶。

俄徵太子右衛率，加給事中，未拜，遷侍中冠軍將軍。

以上均不見於史。

改封臨澧縣開國侯

宋書長沙景王道憐傳，建陵縣屬蒼梧郡，以道遠，改封臨澧縣侯。

鎮薦石頭，實當關要之寄，遷左衛將軍，未拜。

以上均不見於史。

仍除中護軍，春秋卅有八，泰始六年三月十日薨於位，聖主嗟悼，朝野傷悲，有詔：故中護

軍臨澧縣開國侯，志行貞純，才用理濟，忠勤著於艱時，懃績倡乎泰運，年志始壯，奄罹凶折，悲傷惻割，實兼常懷，思崇寵數，以申哀榮，可贈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餘如故，謚曰忠侯。

宋書長沙景王道憐傳，太始六年卒於中護軍，追贈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謚曰忠侯。

粵五月二十七日庚寅，將葬於琅邪之乘武岡，以悲幽明之殊隔，傷一訣而永分，仰清徽而灑淚，僕玄石而裁文，其辭曰：

峨峨□□，山岳效靈，允矣君子，誕膺休禎，支蔭帝宇，締慶文明，德以行高，仁與□□，□華二宮，官政兩服，國步時屯，艱難斯闢，忠則忘家，義實光族，朝遒欽庸，以□□，□望既歸，□寵惟□，或侍帝言，或司蕃戎，方宏牙（同互）美，□□家邦，如何不□，□□□躬，□芳稍述，日月有時，考辰筮吉，玄堂啓基，深泉永穸，□□長悲，□□□□，□□□□。（嚴可均全宋文卷六十引明陶宗儀古刻鈔。）

梁故侍中司空永陽昭王墓誌銘

尚書右僕射太子詹事臣徐勉奉敕撰

宋王厚之復齋碑錄云，梁侍中司空永陽昭王墓誌銘，徐勉奉敕撰，細書無姓名，梁武帝次兄，齊建武四年薨，梁天監元年追贈，普通元年十一月，太妃王氏薨，合祔作志（寶刻叢編卷十五引）

宋張敦頤六朝事迹編類云，梁永陽昭王墓誌銘，徐勉造，在清風鄉居民井側，今在上元縣（卷十四，葉永陽敬太妃墓誌銘，稱塟于琅邪臨沂縣長干里黃鵠山。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十七，長干是秣陵縣東里巷名，江東謂山隴之間，曰干，金陵五里有山岡，其間平地，民庶雜居，有大長干小長干東長干，並是地名。此墓記所謂黃鵠山，在大長干小長干乎，抑在清風鄉乎，待考。）

清趙之謙補寰宇訪碑錄云，梁侍中司空永陽昭王蕭敷墓誌，正書，徐勉文，普通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石久佚，江蘇吳縣潘氏藏初拓孤本。

公諱敷，字仲達，蘭陵蘭陵人，皇帝之次兄也。

徐勉撰梁始興忠武王蕭憺碑，稱憺爲南徐州蘭陵郡蘭陵縣都鄉中都里人，此云蘭陵蘭陵人者，卽蘭陵郡蘭陵縣人也。　南史梁宗室傳，永陽昭王敷，字仲達，文帝第二子也，又云，文帝十男，張皇后生長沙宣武王懿，永陽昭王敷，武帝，衡陽宣王暢。

炳靈聖緒，體□璇源，積德賢仁之基，配天經營之業，因以詳乎二箕，載在六詩，今無得而稱矣。公夙挺珪璋，早標時□，□儀□明，神容潤凝，孝友天至，率由而盡，義讓因心，無待旁習，行爲表綴，動成銘範，斟酌流品，□核羣藝，莫不採其英華，振其綱領。

南史永陽昭王敷傳，少有學業。

雖牆宇重仭，而溫其如玉，氣厲秋霜，而體含春露，故□之者□識涯涘，挹之者虛往實歸，加以沖謙下物，傾身接士，愛好閑靜，雅善談諷，寵辱不干懷抱，喜慍冈滯傾衿，汪汪焉，疊疊焉，固不可量已，解褐齊後軍長沙王行參軍。

梁書永陽嗣王伯游傳，敷解褐齊後將軍征虜行參軍，齊書長沙威王晃傳，晃太祖第四子，太祖踐祚，尋遷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後將軍南徐州刺史，數爲行參軍當在此時，蓋在建元初年。

武陵王始開戎號，□□□□，又行參冠軍征虜二府軍事。

此事梁書南史皆未載，可補史闕。齊書武陵昭王曅傳，曅太祖第五子，初除冠軍將軍，轉征虜將軍，建元三年，出爲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新安永嘉臨海五郡軍事，會稽太守，將軍如故，敷參軍事，當在建元三年前後，蓋嘗隨武陵出至會稽，故下文云入爲太

子舍人也。

入爲太子舍人。濯纓承華，清風載穆。

梁書永陽嗣王伯游傳，轉太子舍人，齊書武陵昭王曄傳，世祖卽位，入爲中書令，則數入爲太子舍人，亦必在永明初矣。

衡陽王冠婚禮，備聞□彼。

齊書高帝十二王傳，區貴人生衡陽王鈞，婚禮事梁書南史皆不載。

□以公爲文學，稱爲盛選。

南史齊宗室傳，衡陽元王道度，齊高帝長兄也，無子，高帝以第十一子鈞繼，鈞性好學，善屬文，與瑯邪王智深，以文章相會，濟陽江淹亦遊焉，武帝謂王儉曰，衡陽王須文學，當使華實相稱，不得止取貴游子弟而已，乃以太子舍人蕭敷爲文學，鈞當手自細書，寫五經部爲一卷，置於巾箱中，以備遺忘。

俄遷太子洗馬

梁書永陽嗣王伯游傳，轉太子洗馬。

又爲南海王友，

此事梁書南史皆不載，南史齊武帝諸子傳，南海王子罕，武帝第十一子，頗有學，齊書百官志，諸王師友文學各一人。

洗馬之職，既□儀形，會友□任，宜弘斧藻，長虞公幹，莫或加焉，出補丹陽尹丞。

梁書永陽嗣王伯游傳，作遷丹陽尹丞。

復入爲太子中舍人。

梁書永陽嗣王伯游傳，入爲太子中舍人，齊書百官志，太子官屬，有太子中舍人，太子洗馬，太子舍人。

三□龍樓，仍歷□禁，清談□論，咸以爲榮。

齊書武帝本紀，建武四年三月壬戌，太祖崩，上卽位，六月甲申，立皇太子長懋，又文惠太子傳，文惠太子長懋，世祖長子，世祖卽位，爲皇太子，初太祖好左氏春秋，太子承旨，諷誦以爲口實，既正位東儲，善立名尙，禮接文士，畜養武人，皆親近左右，布在省闥，永明十一年春正月，太子薨。案敷三□龍樓，謂初爲太子舍人，繼爲太子洗馬，三爲太子中舍人，皆仕文惠太子焉。

司部滋接彊埸，亟有尤斥，漢東之國，貽憂西顧，以公兼資文武，出爲建威將軍，隋郡內史，

下車□□，威德大著，時獫獯侵逼義陽，四山牙（互同）相影響，郡內孤危，兵糧□弱，公□加□□，親險若夷，於是百姓相攜入城，城中殆無復相容處，咸曰，賊若能來，必爲府君死戰，物情如□，□□□遂息，於是關抵清夷，民俗殷阜，進號寧朔將軍，內史如故。

梁書永陽嗣王伯游傳，除建威將軍隨郡內史，招懷遠近，黎庶安之，以爲前後之政，莫之及也，進號寧朔將軍。　齊書州郡志，司州鎭義陽有三關之隘。領有隨郡，郡領隨永陽闕西安化四縣，杜佑通典，自漢郡置太守，郡爲諸侯王國者，置內史，以掌太守之任時封於隨郡者，有隨郡王子隆，武帝第八子，見齊書武十七王傳，案梁武帝仕齊，亦嘗爲隨王鎭西諮議參軍，見梁書武帝本紀。　齊書明帝本紀，建武二年春正月，索虜寇司豫徐梁四州，壬申，遣鎭南將軍王廣之督司州征討，又王廣之傳，建武二年，虜圍司州，遣廣之持節督司州征討，解圍，廣之未至百餘里，虜退，乃還。敷爲建威將軍，隨郡內史，當在此時，志所謂獫狁侵逼義陽，即廣之傳所謂虜圍司州也。齊書百官志，寧朔將軍，置府，有佐史，　案梁書武帝本紀，建武二年，魏遣劉昶王肅帥衆寇司州，以高祖爲冠軍將軍軍主，隸江州刺史王廣爲援，距義陽百餘里，衆以魏軍盛，趑趄莫敢前，高祖請爲先啓，廣即分麾下精兵配高祖，爾夜便進，去魏軍數里，逕上賢首山，魏軍不測多

少，未敢逼，黎明，城內見援至，因出軍攻魏柵，高祖帥所領自外進戰，魏軍表裏受敵，乃棄重圍退走，此王廣卽王廣之也，時數兄弟同預此戰事。

久之。徵爲後軍廬陵王諮議參軍，從容諷味，雅有弘益。

南史梁宗室傳，永陽昭王敷仕齊爲隨郡內史，明帝謂徐孝嗣曰，學士輩聞，例不解理，官閣蕭隨郡唯置酒淸言，而路不拾遺，行何風化，以至於此，答曰：古者修文德以來遠人，況止郡境而已，帝稱善，徵爲廬陵王諮議參軍。　齊書武十七王傳，廬陵王子卿，世祖第三子，世祖卽位，爲持節都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軍事，冠軍將軍，郢州刺史。又海陵王本紀，延興元年九月丁亥，以衛將軍廬陵王子卿爲司徒。又廬陵王子卿傳，鄱陽王鏘見害，以子卿代爲司徒，領兵置佐，尋復見殺，案子卿見殺，當在明帝卽位前後，卽延興元年九月建武元年十月之間，敷爲諸議參軍，亦必於此時移，其後在明帝之世，蓋不服官，故天監四年詔稱齊故後軍諮議參軍，本志銘文有復遊衡里之句，可證也。

天不慭遺，遽塗未至，以齊建武四年八月六日薨，春秋卅有七，知與不知，咸嗟殄瘁，聖上應期革命，受終文祖，覽周南而雪涕，詠常棣而興哀，天監元年四月八日，詔曰，亡兄齊故後軍諮議參軍，德履冲粹，識業淵通，徽聲嘉譽，風流籍甚，道長世短，□摩緬邈，感惟既往，

永慕慟心，可追贈侍中司空永陽郡王，食邑二千戶，謚曰昭王，禮也。

梁書永陽嗣王伯游傳，徵爲廬陵王諮議參軍，建武四年薨，高祖即位，追贈侍中司空，封永陽郡王，謚曰昭。又武帝本紀，天監元年夏四月，追封兄齊後軍諮議敷爲永陽郡王，謚曰昭。紀與傳均不載詔書，此詔書可補史闕。

子恭王伯游嗣，恭王早世。

南史梁宗室傳，天監二年，子伯游嗣，梁書永陽嗣王伯游傳，伯游字士仁，高祖次兄敷之子，美風神，善言玄理，天監元年四月，詔曰，兄子伯游，雖年識未弘，意尙粗可，浙東奧區，宜須撫莅，可督會稽東陽新安永嘉臨海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會稽太守，襲封永陽郡王，五年薨，時年二十三，謚曰恭。據此南史謂天監二年子伯游嗣，誤也。

子　嗣，

梁書南史皆不載隆名，可補史闕。

昭王之妃王氏，於本國爲大太妃。

永陽敬太妃墓誌銘，永陽大太妃王氏，琅邪臨沂人。父僩，左將軍司馬尋陽內史，以今普通元年十一月九日薨，其月廿八日，申祔葬之典，又下詔曰，亡兄故侍中司空永

陽昭王，墳塋當開，靈筵暫設，追慕摧慟，不能自勝，可遣使奉祭，言增感哽，惟公體道淵塞，風格峻遠，履信基仁，自家形國，贊運勃興，地隆魯衛，茂册徒依，神猷永戢，今幽埏暫啓，褒飭虛陳，皇情深孔懷之悲，縉紳仰人百之慟，爰詔司事，式改明旌，迺作銘曰。

惟山峻極，羣峯以搆，惟海泱泱，百流是湊，赫矣皇業，昭哉洪胄，布葉分□，如彼列宿。恭惟茂德，英明在躬，該茲學行，穆是清風，令問不已，羽儀克隆，若林之蔚，若川之冲。資□以冥，乘心而蹈，立人之美，亦符前誥，泰所革情，約不移操。莫覩其涯，莫窺其奧，爰初理翰，振藻騰光，出高藩釆，入映華坊，且文且會，煥彼周行，言貳河輔，綽有餘芳。關候未息，亂繩宜理，作守漢濱，威懷斯俟，旣弭烽□，又清獄市，樹蹟來歸，復遊衡里。

　案齊明帝建武元年十月以後，訖於建武四年八月，數未服官，故云復遊衡里。

□云與善，遙塗始半，儵萃繁霜，遽捐華館，歲時荏苒，松陰行□，□□□飛，典章有爛，姬公□制，祔禮載□，幽扃斯啓，客物暫陳，窮深□□，於焉反眞，我皇□□，□德攸新，俾諸來葉，永鑒清塵。（嚴可均全梁文卷五十引碑拓本）

梁故永陽敬太妃墓誌銘

尚書右僕射太子詹事臣徐勉敕撰

宋王厚之復齋碑錄云，梁永陽昭王敬太妃墓誌銘，徐勉奉敕撰，細書無姓名，普通元年十一月九日己卯葬，（寶刻叢編卷十五引）

宋張敦頤六朝事迹編類云，梁永陽敬太妃墓誌銘，徐勉造，在清風鄉路傍（卷十四）

清趙之謙補寰宇訪碑錄云，永陽敬太妃王氏墓誌，正書，徐勉文，普通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戊戌，石久佚，江蘇吳縣潘氏藏初拓孤本。

永陽太太妃王氏，琅邪臨沂人也。其先周靈王之後，自秦漢逮於晉宋，世載光門，羽儀相國，既以備於前志，故可得而略焉。祖粹，給事黃門侍郎，父僾，左將軍司馬，尋陽內史，並見稱時輩

齊書王奐傳，奐，琅邪臨沂人，祖僧朗，宋左光祿，儀同，父粹，黃門郎，奐弟伷女，爲長沙王晃妃。梁書王份傳，份字季文，祖續明，宋開府儀同三司，元公父粹，黃門侍郎，份兄奐，南史王奐傳，奐父粹，字景深，位黃門侍郎。據此則永陽太妃之祖粹，字景深，官黃門侍郎弟彧，字景文，宋書有傳。粹子曰奐曰份曰伷。獨太妃之父僾，不見於史，可補史闕 粹

父宋書齊書皆作僧朗，梁書作續明，蓋其字也。宋書王景文傳，（本名彧，以字行，與明帝諱同之故。）祖穆，臨海太守，父僧朗元嘉中，爲侍中，湘州刺史，大明末，爲尙書左僕射，太宗初，以后父（宋明恭王皇后父）爲特進左光祿大夫，又進開府儀同三司，固讓，乃加侍中特進，薨，追贈開府，謚曰元公，此永陽太妃之曾祖，穆爲其高祖。穆父劭，司徒左長史，丹陽尹。劭父導，晉丞相。皆見晉書。本墓誌謂備於前志，可得而略，卽謂此也。　永陽太妃之從父份，仕梁，位侍中，特進左光祿，監丹陽尹。份子琳，尙武帝妹義興公主，琳子銓，尙武帝女永嘉公主。銓子溥，尙簡文帝女餘姚公主。均見南史王份傳，蕭氏與王氏婣戚關係如此，太妃又爲帝嫂，故特蒙尊崇焉。

太妃體中和之氣，稟華宗之烈，蹈此溫恭，表茲淑愼，孝敬資於冥發，仁愛□於自然，至於四教六訓之閑，工言貞婉之德，無待教成，冈（罔同）不該備，故景行書於中□，淑問顯乎言歸，作嬪盛德，實光輔佐，親縫蓉之用，躬服澣之勤，及早世鼈（鱉同）居，遺孤轂藐。

永陽昭王墓誌銘，永陽昭王以齊建武四年八月六日薨，春秋三十有七，子伯游。

提攜撫育，逮乎成備，斷織之訓既明，閫門之禮斯洽，劬勞必盡，曾不移志，用能緝睦於中外，亦以弘濟乎艱難，雖魯姜之勸循，曹妃之敬讓，方之蔑如也。皇業有造，殷憂啓聖，追惟

魯衞，建國永陽。

梁書永陽嗣王伯游傳，天監元年夏四月，追封齊後軍諮議敷爲永陽郡王。恭王纂嗣，蕃號式顯，迺拜爲太妃，策曰，維天監二年六月甲午朔十日癸卯，皇帝遣宗室員外散騎侍郎持節兼散騎常侍蕭敬寳，策命永陽王母王氏爲國太妃，曰，於戲，惟爾茂德内湛，粹範外昭，國序凝芬，蕃庭仰訓，是用式遵舊典，載章徽服，往欽哉，肅茲休烈，可不愼歟，備褕璜之華，而降心彌約，居千乘之貴，而處物愈厚，既而恭王不永。

梁書永陽嗣王伯游傳，伯游字士仁。高祖以兄敷之子，美風神，善言玄理，天監元年四月，詔曰，兄子伯游，雖年識未弘，意尚粗可，浙東奥區，宜須撫莅，可督會稽東陽新安永嘉臨海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會稽太守，襲封永陽郡王。五年薨，時年二十三，謚曰恭。

禮從□□，訓導嗣孫，載光榮祉，年高事重，志義方隆，宜永綏福履，而奄奪鴻慶，以普通元年十月廿三日遘疾，十一月九日己卯薨於第，春秋五十有九，詔曰，永陽大太妃奄至薨逝，哀摧切割，不能自勝，便出叙哀，可給東園祕器，喪事所須，隨由官給，周行有辰，式寔茂典。又詔曰，故永陽大太妃禮數有殊，德行惟光，訓範蕃嗣，式鑒閨儀，創建戒期，鬱懷軸制，可詳典故，以隆嘉謚，禮也。

案太妃謚敬，必尙有一詔文，惜未敍入。

粤其月廿八日戊戌，附葬于琅邪臨沂縣長干里黃鵠山。

案此墓誌銘出于淸風鄉路傍，永陽昭王墓誌銘亦出於淸風鄉居民井側，而長干里則有大長干小長干東長干，與今雨花臺相近，不知其葬究在何處，待攷。

用宣風烈，以昭弗朽，迺爲銘曰，

淸瀾悠邈，其儀尙矣，龍光疊照，風流世祀，猗歟冈匱，於昭不已，誕資仁淑，作嬪君子，幽閑表操，明德自躬，推厚處薄，秉默居沖，參差採荇，撿暎言工，鑒昭彤管，識懋休風，凝芬載湛，芳猷允塞，徙舍爲訓，止閫成則，曹號母儀，豈伊嬪德，穆茲閨闈，形(型同)于邦國，龍飛集運，禮數攸鍾，志章盛典，車服有容，泰而愈約，貴則彌恭，蕃祉方茂，纂嗣克重，中祷差池，朝夕成事，雖曰任傳，永請斯備，是惟仁姑，厥德可庇，恂恂濟濟，蘭芬瓊祕，光陰易晚，祺福難留，閏儀罷暎，褕華奄收，奠還朱邸，駕諸行楸，芳［］是勒，大［］方攸。(嚴可均全梁文卷五十引碑拓本，黃本驥古誌石華卷一引古刻叢鈔。)

梁故侍中新渝侯墓誌銘

梁元帝撰

宋王厚之復齋碑錄云，梁故侍中仁威將軍新渝寬侯之神道，（寶刻叢編卷十五引）今此神道尚存在棲霞山西北董家邊。

希祖案南史始興忠武王憺傳，憺子亮，暎，曄，暎字文明，普通二年，封廣信縣侯，改封新渝縣侯，後爲廣州刺史，卒官，諡曰寬侯，侍中仁威將軍，二官史不載，此墓誌銘載於唐歐陽詢藝文類聚，非全文，姑錄於此。

爰始降神，誕茲初載，方琮有燭，圓珠無纇，義若聯環，文同藻繪，

南史暎年十二，爲國子生。梁書始興忠武王憺傳，天監九年，遷益州刺史，開立學校，勸課就業，遣子暎親受經焉，由是多向方者。南史天監十七年，詔諸生日策宗室可否，帝知暎聰解，特令問策，又曰對並見奇，謂祭酒袁昂曰，吾家千里駒也。又暎爲吳興太守，中大通三年，野穀生武康凡二十二處，自此豐穰，暎製嘉穀頌以聞，中詔稱美。又暎弟曄傳，簡文入居監撫，曄獻儲德頌，特被簡文友愛，與新渝建安南浦並預宴賞，號東宮四友。

三分竹使，再徙建康，

據南史暎起家淮南太守，又爲吳興太守，此云三分竹使，當又爲他郡太守，史失載也。南史又稱暎爲北徐州刺史，後爲廣州刺史，是再徙建康也。

朱帷自舉，白鹿隨車，武賓咸邊，文能懷遠，

南史，普通中，暎北侵，攻穰城。陳書高祖本紀，大同初，新渝侯蕭暎爲吳興太守，甚重高祖，及暎爲廣州刺史，高祖爲中直兵參軍，隨府之鎮，暎令高祖招集士馬，衆至千人，仍命高祖監宋隆郡，所部安化二縣，元不賓，高祖討平之，尋監西江督護，高要郡守。先是武林侯蕭諮爲交州刺史，以裒刻失衆心，士人李賁連結數州豪傑同時反。臺遣高州刺史孫冏，新州刺史盧子雄，將兵擊之，冏等不時進，皆於廣州伏誅，子雄弟子略與冏子姪及其主帥杜天合杜僧明，共舉兵，執南江督護沈顗，進寇廣州，晝夜苦攻，州中震恐，高祖率精兵三千，卷甲兼行以救之，頻戰屢捷，天合中流矢死，賊衆大潰，僧明遂降。 建康實錄卷十九，謂是歲梁大同十年。

乍歌去速，時謠來晚，昔我往矣，千騎連軒，今茲旋旆，雙鶬隨舟。

陳書高祖本紀，其年冬，蕭暎卒，高祖送喪還都，至大庾嶺。

山迴素旐，水導丹旒，寂寥原野，搖落徂秋。藝文類聚四十八

天祿辟邪考

朱希祖

東漢及六朝陵墓，其有雙石獸，總名桃拔者；或稱天祿辟邪，如歐陽修集古錄，漢宗資墓在鄧州南陽界中，墓前有二石獸，刻其膊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是也；或總稱辟邪，如建康實錄梁中大同元年，曲阿縣（今丹陽）建陵（梁文帝陵）隧口石辟邪起舞（梁書武帝本紀作石麒麟，乃從俗稱，故建康實錄改稱辟邪）是也；或稱麒麟，如宋武帝初寧陵，人以為有石麒麟，而稱其地為麒麟門麒麟鋪是也；又稱獅子，如陳文帝永寧陵，人以為有石獅子，而稱其地為獅子衝，齊宣帝永安陵，亦以為有石獅子，而稱其地為獅子灣是也。　余按天祿辟邪，乃核實之專名，麒麟獅子，乃循俗之通稱，今分別釋之如左：

何以謂麒麟乃循俗之通稱也，　曰麟本作麐，說文云，麐牝麒也，麟大牝鹿也，其後二字通用，廣雅云，牡曰麒，牝曰麟是也。爾雅云，麟麕身牛尾一角，郭璞曰，麒似麟而無角，據此則麒牡而無角，麟牝而一角，今觀東漢六朝陵墓石獸，有二角者，有一角者，有無角者，其

一角者亦皆牡，而麒麟又無兩角者，此非麒麟之證一也。漢書終軍傳，從上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五蹄，師古曰，每一足有五蹄。初學記卷三十九引晉何法盛中興徵祥說，麟，麕身，牛尾，狼頭，一角，黃色，馬足也。又引西涼武昭王麒麟頌曰，一角圓蹄。麟尾既若牛尾，則其尾比例細而短，今齊武帝景安陵梁武帝脩陵梁南康王蕭績墓，其石獸之尾，皆比例麤而長，且有盤旋於地者，與漢書西域傳桃拔孟康注鹿身長尾說合，此非麒麟之證二也。曰五蹄，曰馬足，曰圓蹄，明麒麟必圓蹄而無爪，今梁安成王蕭秀墓之無角石獸，有五爪，梁武帝脩陵二角石獸，亦有五爪，皆非蹄類，按之今動物學，蹄類皆食草獸，爪類皆食肉獸，說文，麒麟，仁獸也，廣雅云，麒麟不履生蟲，則其爲食草獸可知，今觀陵墓前之石獸，皆張牙而有爪，有猛噬之形，故置之墓前，欲其守衛，此又非麒麟之明證也。

何以謂獅子亦循俗通稱也。　案獅子古但作師子，漢書西域傳烏弋山離國（在今波斯）有桃拔師子，孟康注曰，師子似虎，正黃，有頿耏，尾端茸毛大如斗。師古曰，師子，即爾雅所謂狻猊也，耏亦頰旁毛，說文，彪，師子也，據此，桃拔師子，皆外來譯名，師子，中國本名彪及狻猊，其形之異於他獸者，以頰旁有頿耏，及尾端茸毛大如斗也。今觀陵墓前石獸，頰旁既無特異之頿耏，尾端又無茸毛大如斗者，此非獅子之明證也。

然則天祿辟邪之稱，何以謂之核實專名乎，曰漢書西域傳云，烏弋山離國有桃拔師子注孟康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爲天祿，兩角者或爲辟邪。後漢書章帝紀，章和元年，月氏國遣使獻扶拔師子；和帝紀，章和二年，安息國遣使獻師子扶拔；班超傳，月氏貢符拔師子，注引續漢書曰，符拔形似麟而無角。前漢稱桃拔，後漢稱符拔，或作扶拔，孟康三國時人，故云桃拔一名符拔，明桃拔符拔名雖不同，且有有角無角之殊，然其種則一也。桃拔來自烏弋山離，符拔來自月氏安息，桃拔有角，符拔無角，桃拔之一角者，漢別名曰天祿，兩角者，漢別名曰辟邪，總稱曰桃拔；無角者漢未有別名，蓋仍稱符拔也。

徵之漢代實物，漢南陽宗資宋均等墓，均有石天祿辟邪，

宋歐陽修集古錄跋尾云，漢天祿辟邪四字，在宗資墓前石獸膊上，按後漢書，宗資，南陽安衆人也，（希祖案後漢書無宗資傳，惟黨錮傳注，稱資安衆人。）今墓在鄧州南陽界中，墓前有二石獸，刻其膊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三卷）案歐陽氏不言天祿辟邪一角二角之別，尚不能證明孟康之說也。

明南陽知府楊廉奎重鐫漢宗資墓石獸膊字記云，余素知漢天祿辟邪字，在南陽境中，嘉靖丙戌秋九月，調守是郡，間行北郭外三里許，有塚巍然，面南，隔路有石獸，左者欹側臥，去其四足，右則折缺中半，埋之土中，幾不可見，問之土人，曰，是漢宗資墓前石獸也，因

令僕夫起而築之，細尋其字，無有也。又云，一統志云。宋均墓在南陽縣東北古城內，有二獸，左刻天祿，右刻辟邪，左刻爲雷所轟。又云，城西五里，俗名麒麟岡者，大塚前亦有二石獸，形狀相類。見光緒南陽縣志卷十。希祖案據楊記則南陽漢墓前天祿辟邪，實有三處。嘉慶一統志，南陽府宗資墓條云，沈存中筆談，今南陽縣北，宗資碑旁兩石獸，鐫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而一統志云，宋均墓在南陽縣東北古城內，有二獸，左刻天祿，右刻辟邪，論地則皆南陽，按方俱在東北，兩存之以俟考。希祖案沈存中筆談言宗資墓在南陽縣北，明一統志言宋均墓在南陽縣東北，方位不同，嘉慶一統志乃云，按方俱在東北，并爲一談，誤矣。余友人董君作賓由南陽友人攝影二石獸寄示，則皆有二角者，見圖(88)(89)(90)(91)其一標明宗資墓，竊謂此爲宋均墓前之辟邪，故有二角，非宗資墓前之辟邪也。其無標題之二角石獸，蓋爲南陽西門外五里俗名麒麟岡之辟邪，亦非宗資墓前之辟邪也。何以明之，楊記明言宗資墓右獸折缺中半，右爲辟邪，今攝影之宗資墓二角石獸，並不折缺中半，而宋均墓則左天祿爲雷所轟，右辟邪則無恙也，此一證也。元陸友研北雜志云，南陽宗資墓旁石獸膊上有刻字，曰天祿辟邪，鮮于伯機少時，曾至其地，親見西門北門，各有二石獸，但北門外者，去宗資墓不遠，大軍圍襄陽，時士卒多病瘧，模天祿二字，焚而呑之，卽

愈，入以爲異，然辟邪已亡矣。案元鮮于伯機所見宗資墓前辟邪，雖云已亡，其實不過折缺中斗，埋之土中，幾不可見，故云已亡也，與明楊應奎所見合，此二證也。然則二角爲辟邪，此說於漢實物已有證矣。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至和中，交趾獻麟，如牛而大，通身皆大鱗，首有一角，考之記傳，與麟不類，當時有謂之山犀者，然犀不言有鱗，莫知其的，詔欲謂之麟，則慮夷獠見欺，不謂之麟，未有以質之，止謂之異獸，最爲愼重有體。今以予觀之，殆天祿也，按漢書靈帝中平三年，鑄天祿蝦蟆於平津門外，注云，天祿獸名，今鄧州南陽縣北，宗資碑旁兩獸鐫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元豐中，予過鄧境，聞此石獸尙在，使人墨其所刻天祿辟邪字觀之，似篆似隸，其獸有角鬣，大鱗如手掌，南豐曾阜爲南陽令，題宗資碑陰云，二獸膊之所刻獨在，製作精巧，高七八尺，尾鬣皆鱗甲，莫知何象而名此也，今詳其形，甚類交趾所獻異獸，知其必天祿也。卷二十一沈氏於元豐中，親至鄧，見其獸有角鬣，大鱗如手掌，且使人墨其所刻天祿辟邪字，而斷定一角爲天祿，則宗墓之天祿，必一角也，然則一角爲天祿，此說於漢實物亦有證矣。

天祿與天鹿有異，古玉圖譜冊三十四，有唐玉小璽，文曰貞觀御府，天鹿紐，兩角，角各三

歧，身有梅花紋，足有五爪，而圖譜稱爲天祿。又有小璽，文曰福祿攸同，旁刻大唐廣德元年御纂，唐高宗鹿紐，兩角，角各五歧，身有梅花紋，足有雙蹄，圖譜稱爲角鹿紐。其實二者皆鹿也，唐代工人，已不遵高曾之規矩，隨意雕刻，二者皆爲梅花鹿，而貞觀小璽，竟妄改鹿蹄爲爪，若仿刻天祿，則當爲一角，高宗鹿紐璽改爪爲蹄，乃合物形，自貞觀後，天祿與天鹿混淆。清劉寶楠漢石例卷三，石獸刻字例，謂圖譜載大鹿，有兩角三角之異，兩角卽辟邪，而名天鹿，是天鹿辟邪通稱也，變鹿爲祿者，鹿與祿古字通，且取其吉也。希祖案劉氏之說甚謬，圖譜載大鹿皆係兩角，角有三歧者，有五歧者，至宋且有六歧者，劉氏竟誤認三歧爲三角，一謬也；天鹿與天祿本有別，水經注汳水篇，漢熹平中，某君隧前有師子天鹿，又沔水篇，蔡瑁冢前刻石爲大鹿，狀甚大，頭高九尺，據此，天鹿卽大鹿也，猶漢稱大宛馬爲天馬，皆表其與尋常之鹿馬，較龐大而特異，故加天字以旌異之。天鹿之形，與天祿實有異，自唐以來，天祿與天鹿始不分，劉君又附會之，以爲鹿與祿古字通，又云，變鹿爲祿者，取其吉也，若然，則漢必先有天鹿，後有天祿，徵之故書，武帝以前，不見有天鹿之記載，而天祿之名，則見於後漢書，況天鹿與天祿，其角與足皆不同乎，其謬二也。古玉圖譜冊四十七，有天鹿承轅，側面圖一目一角，則其全形必二目二角，此不誤也，而謂爲三代

之物，蓋修言耳。又册七十三，有古玉天祿書鎮，謂為漢代器，二角，足有爪，此與貞觀小璽同，其謬誤，且加以獅尾，不倫不類，蓋唐以後無知俗工，以意為之，未嘗見天祿真形，宋人不學，妄題以天祿字，此誤之又誤者也。

古玉圖譜麟與天祿，亦不能分別，册二十五載古玉麐符一角，有爪，此乃真天祿，而妄題曰麐，此亦不可不辯也。昔人稱宋龍大淵古玉圖譜百册，係僞書，竊謂宋人考古不精，非大淵一人然也，真僞奚足辨哉。

辟邪二角，與無角之符拔亦異，古玉圖譜册三十三，有漢玉小璽，文曰，永昌，辟邪紐，兩角，足有爪，又册七十二，有古玉辟邪水注，云漢器，亦兩角，足有爪，此不誤也。而册七十三有古玉辟邪書鎮，無角，而有爪，此蓋符拔，而云辟邪，誤矣。宋王黼宣和博古圖錄卷十五，有周辟邪鐙六，皆辟邪為鈕，說云，右六鐙皆設辟邪以為鈕，製作與周官所載不同，下注云，凡鐙飾以辟邪皆漢物，蓋為後人附注，王黼原題皆云周鐙也，又同卷有漢辟邪鐙二，又卷二十七有周辟邪車輅托轅二，諦視之，則似有一角者，有兩角者，有無角者，然皆不甚分明，夫辟邪始見於漢武帝時西域烏弋山離國，其稱為周物，已為後人所疑，況辟邪二角，此有一角，有無角者，何以混名辟邪乎？而劉寶楠漢石例卷三，石獸刊字例，謂博古圖載周辟邪鐙凡六，其第三鐙兩辟邪，左右像各露一角。希祖案第三第四鐙兩辟邪頂，均

似僅有一角。劉氏又云，第五背面像各有二角，希祖案第五係側面見一眼，不見有角。劉氏又云，又車輅托轅凡二，一左面，一右面，各露一角，希祖案不見有角，似角者係毛紋。劉氏又云，漢辟邪鐘二，並露兩角，希祖案漢第一鐘，辟邪側面各具一角，則全部有兩角也，第二鐘實無角。劉氏既不知周無辟邪，而辨別一角二角，又不諦審，其為例之不精，固當別論，而受宋人之愚，竟混稱一角二角無角者，皆曰辟邪，吾故曰，宋人考古之不精，非獨龍大淵一人已也，雖然，唐許嵩建康實錄，已混稱梁文帝建陵天祿辟邪為辟邪，又何怪乎宋人哉。

天祿辟邪入漢後，先範銅置於殿閣宮苑前，以壯觀瞻者，厥惟天祿。

漢書楊雄傳，王莽時，雄校書天祿閣。

後漢書靈帝紀，中平三年二月，復修玉堂殿，鑄銅人四，黃鐘四，及天祿蝦蟆。注，天祿，獸也。時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列於蒼龍玄武闕外，鐘懸於玉堂及雲臺殿前，天祿蝦蟆吐水於平門外。漢有天祿閣，亦因獸以立名。

後漢書宦者張讓傳云，使鉤盾令宋典繕修南宮玉堂，又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

於蒼龍玄武闕，又鑄四鐘，皆受二千斛，懸於玉堂及雲臺殿前，又鑄天祿蝦蟆，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烏，注，翻車，設機車以引水，渴烏，爲曲筒，以氣引水上也。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道之費。

希祖案，永平中既範銅以鑄天祿，置南宮平門外，則西漢之天祿閣，蓋亦鑄天祿於閣前，故謂之天祿閣也。班固兩都賦序，至於武宣之世，內設金馬石渠之署，注，史記曰，金馬門者，宦者署，門傍有銅馬。後漢書馬援傳，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又西都賦云，立金人於端闈，注，史記曰，秦始皇大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陽，銷以爲鐘鐻，鑄金人十二，重各千斤，置宮中，時範銅以鑄人獸之風已盛，故天祿閣範銅爲天祿，如東漢南宮平門外所列者，決非臆測之談。

禁扁丙謂前漢有宣室玉堂曾盤麒麟天祿石渠六閣，在未央，而麒麟下注云，武帝獲麟，作此閣，疑麒麟閣亦範銅以鑄麒麟也。班固西都賦云，天祿石渠，典籍之府，漢書藝文志云，武帝始建藏書之策，是建閣藏書，始於武帝，武帝獲麟，作麒麟閣，武帝得天祿辟邪，作天祿閣，以藏典籍，轉輾考較，足以推見。至王莽時，楊雄校書天祿閣，此天祿閣蓋非王莽始建也。今本三輔黃圖引漢宮殿疏云，天祿麒麟閣，蕭何造，以藏祕書處賢才，此則失之太早，今本三輔黃圖六卷，及所引漢宮殿疏，皆唐以後人撰，多臆說不足信，余別有攷辨僞書，詳論其說之非，文多此不贅

○引班固言至於武宣之世，內設金馬石渠之署，石渠建於武宣之世，已有明文，而未央宮中有六閣，麒麟天祿石渠，蓋皆武帝時造，作漢宮殿疏者，但知未央宮爲蕭何造，遂以未央宮中六閣，亦皆爲何造，其謬殊甚，蓋武帝以前尙無天祿也。

東漢時始以石造天祿辟邪置於墓前。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淄水篇，淄水南有漢中常侍長樂太僕吉成侯州苞冢，冢前有碑，基西枕岡，城開四門，門有兩石獸，墳傾墓毀，碑獸淪移，人有掘出一獸，猶全不破，甚高壯，頭去地減一丈許，制作甚工，左髆上刻作辟邪字。卷三十一

宋趙明誠金石錄，酈道元注水經云，州君墓有兩石獸已淪沒，人有掘出一獸，猶不全破，甚高壯，頭去地丈許，製作甚工，右髆上刻作辟邪字。余初得州君墓碑，又覽水經所載，意此字猶存，會故人董之明守官汝穎間，因託訪求之，逾年特以見寄，其一辟邪道元所見也，其一乃天祿，字差大，皆完好可喜，之明又云，天祿近歲爲村民所毀，辟邪雖存，然字畫已殘闕難辨。卷十五

希祖案道光寶豐縣志，邑人李海觀辟邪歌云，淄水南岸犨城北，巨塚突兀列三四，蒙茸

靑草供牧芻，墓門邢覓碑牌字，桑經酈注說吉苞，大長秋官漢閹寺，餘有三塚概無聞，土呼將軍昧所自，四塚各蹲辟邪一，風雨剝蝕野火燹，吁嗟乎辟邪之獸產何字，稱者每與天祿伍，村人不識奇獸狀，翼者稱雞股稱虎，卷十五 據此，則瀙水南天祿辟邪不止一對，蓋原有四對，水經注言州苞墓城開四門，門有兩石獸，疑各門皆有兩石獸也，漢書張湯傳，調茂陵尉，治方中，注，如淳曰，漢注，陵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二丈，皇覽曰，漢家之葬，方中百步，外，穿爲方城，開西門，容大車六馬。據此，則州苞閹人，乃僭用天子陵制，方城開四門也。李氏歌誤以四門爲四塚耳。道元僅見辟邪一，趙明誠又得天祿一，字差大，明非與道元所見辟邪相配，蓋是別一門之天祿，後爲村民所毀。李氏作辟邪歌時，又多兩辟邪，蓋又出土三獸，其中或有天祿，亦未可知，李氏混稱爲辟邪，因見水經注僅有辟邪也，將來擬至寶豐一驗，以釋此疑。又南陽亦有漢墓三，各有天祿辟邪，

唐李賢後漢書注，今鄧州南陽縣北有宗資碑，旁有兩石獸，鐫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卷八靈帝紀中平三年下

希祖案宋歐陽修集古錄，沈括夢溪筆談，皆言漢宗資墓有天祿辟邪，已見上引。明南陽知府楊應奎重鐫漢宗資墓石獸膊字記，引明一統志，漢宋均墓宋均，後漢書卷七十一有傳，南陽安衆人。在南陽縣東北，亦有天祿辟邪，又云，城西五里大塚，亦有二石獸，元鮮于伯機亦親見西門

北門各有二石獸，見研北雜志，均已見上引。然則漢墓之有天祿辟邪者，就今日所知，南陽有三對，寶豐有四對，其他必尚有之，深願海內考古之人，共同搜索而研究之也。

漢墓天祿辟邪，均有翼，說者謂此種雕刻，出自波斯。余案天祿辟邪，總名桃拔，漢書西域傳謂烏弋山離國有桃拔，王先謙漢書補注，謂後書德若傳下云，烏弋山離國，地方數千里，時改名排特，西域圖考云，在今波斯國南境給爾滿，法爾斯，古爾斯丹，剌郡，四部地。據此，則桃拔出於波斯，係指當時生物，非指雕刻之桃拔，當時生物，未必有翼，漢墓雕刻者乃有翼，是否亦出於波斯，尚屬可疑。張璜梁代陵墓考附圖十五，有四川雅州之石飛虎，云是漢墓前石獸，與漢墓天祿辟邪雕刻之翼不同，說者亦謂出於波斯。希祖案後漢書翟輔傳，虎翼一奮，卒不可制，李賢注云，韓詩外傳曰，無爲虎傳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又案周書亦云，無爲虎傳翼，將飛入宮，擇人而食。周書韓詩外傳，均見於漢書藝文志，虎翼之語，其來甚古，必在漢武帝通西域以前，屈原離騷云，爲余駕飛龍兮，又湘君云，駕飛龍兮北征，易乾卦亦有飛龍在天之語。猛獸傳翼，本皆出於神話，未必實有其物，中國神話俗語中，旣有龍虎能飛有翼之語，則形之雕刻，亦非必無之事。試觀山海經爲中國古代

神話薈萃之書，其中有翼能飛之獸甚多，如

耿山有獸焉，其狀如狐而魚翼，其名曰朱獳。東山經

希祖案魚翼者，其翼本有鱗，與天祿辟邪翼本有鱗，其淵源可溯焉。又

姑逢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狐而有翼，其名曰獙獙。東山經

崦嵫之山有獸焉，其狀馬身而鳥翼，人面蛇尾，名曰孰湖。西山經

馬成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白犬而黑頭，見人則飛，其名曰天馬。北山經

天池之山有獸焉，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背飛，其名曰飛鼠。北山經

窮奇，狀如虎有翼。海內北經

希祖案左傳季文子亦言渾沌窮奇檮杌饕餮四獸，則窮奇等有翼獸，其神話流傳久矣。

山海經更有人而有翼者，如

讙頭國人，人面有翼鳥喙。海外南經

張弘之國有人焉，鳥喙有翼。大荒東經

大荒之中有人焉，名曰驩頭，人面鳥喙，有翼。大荒東經

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大荒北經

希祖案左傳宣公三年，楚子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杜預注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注云，象所圖物，鑄之於鼎百物而爲之備。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成王定鼎於郟鄏注云，今河南也卜世三十，卜年七百，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十卷說者謂禹鑄九鼎，雕刻遠方所圖山川奇異之物，其後山海經所有怪物，即本此鼎上所圖者，證見畢沅山海經序余謂九鼎爲禹所鑄，或爲王孫滿之侈言，然東周有九鼎，爲國重寶，鼎鑄奇異之怪物，此皆必有之事。王孫滿對楚子，於鼎之歷史，或可誇張而臆造，於鼎之形象，不能幻構而面欺也。史記周本紀，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周赧王五十九年，周亡，秦取九鼎寶器。秦本紀，昭王五十二年，周民東亡，其器九鼎入秦。當七國時，各國爭欲得周九鼎，以承周統，其事見於戰國策及史記，茲不備舉。九鼎既爲國寶，戰國或秦之人，必有一覩其形狀，著書以傳世者，於是禹本紀山海經等書，即出於斯時。漢王充論衡，禹益並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見聞，作山海經，此雖不足信，然山海經所記，與禹有關，故與禹本紀同源。與史紀大宛列傳，太史公曰，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蓋怪物屬於神話，與作史本不相容焉，山海經既出於鼎上圖畫雕刻，則亦非圖不明，於是有古圖，晉郭璞注山海經，而云圖亦作牛形，又云，在畏獸畫中，其後又作圖贊，晉陶

潛讚山海經詩，亦云，流觀山海圖，是古圖必出於晉以前矣。梁張僧繇有山海經圖十卷，見宋中興書目，此種怪物之圖，轉輾相傳，其源皆出於鼎象，其流乃見於周代銅器之有翼獸（如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慶祝論文集中徐中舒古代狩獵圖考所舉杕氏壺有翼獸）以及漢武梁祠石刻之飛龍飛馬，漢宗資宋均高頤等墓之有翼石獸，山海經有翼獸等怪物，司馬遷雖不敢言，然季文子窮奇之喻，史記五帝本紀亦載之，是亦出於漢武帝通西域以前，余故謂漢墓石獸雕刻鱗翼，是吾國固有之遺風，抑外國傳來之新範，尚未可遽定者也。

六朝陵寢，亦有以石造天祿辟邪。雕刻膊翼，置於陵之左右者，而王公之墓，其石獸與陵寢略同，惟均無角，則所謂符拔也。其詳見於余所撰六朝陵墓調查報告書。

天祿辟邪，漢代皆施於臣下之墓，六朝始用於皇帝之陵，水經注，光武隧道有象馬，梁任昉述異記，鄴中銅駝鄉魏武帝陵下，銅駝石犬各二，則東漢及魏帝王陵寢，尚無有所謂天祿辟邪也。

漢墓天祿辟邪，宋均墓則左刻天祿，右刻辟邪。（見明統志）一宗資墓亦左曰天祿，右曰辟邪，（見光緒南陽縣志卷十）六朝之陵則反是，余長子偰所撰六朝陵墓總說（見下）云：

六朝帝王陵寢，其前左右，皆列石獸，左者雙角，右者獨角，如宋武帝初寧陵，右獸角已剝落，但視其痕跡，顯係獨角。宋文帝長寧陵（余攷爲陳文帝永寧陵）右獸尚完好，爲獨角。齊宣帝永安陵，東北向經山，其右亦爲獨角，齊景帝修安陵，左獸雙角，右獸獨角。梁武帝修陵，僅餘左獸，雙角。齊明帝興安陵，僅餘右獸，獨角。

由此觀之，六朝之陵，皆左爲二角之辟邪，右爲一角之天祿，其位置確然甚明，惟漢墓天祿辟邪文字，有爲後人重刻者，其重刻時原文已不清晰，其有淆亂，亦未可知，非經實驗，蓋未能作爲定例也。

一角爲天祿，二角爲辟邪，總名桃拔，其無角者名符拔，或作扶拔，與桃拔同類，此正名也。然余所撰六朝陵墓報告書，仍稱天祿辟邪，總名桃拔者曰麒麟，稱無角之符拔曰辟邪，仍從通俗之稱也。蓋自齊梁唐宋以來，其名已亂，如蕭子顯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稱宋文帝長寧陵之天祿辟邪曰麒麟，梁書武帝本紀中大同元年，稱梁文帝建陵之天祿辟邪曰石麒麟，宋王黼宣和博古圖，龍大淵淳熙古玉圖，皆稱無角之符拔曰辟邪，余作此篇時，報告書已繕成，既憚追改，又慮駭俗，故存其舊稱於彼，而著其正名於此，世之君子，

幸匡正焉。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五日，作於南京寄溪。

神道碑碣考

朱希祖

江南六朝陵墓，有碑焉，有石柱焉，同一碑而或稱爲碑，或稱爲碣，同一石柱而或稱爲神道，或稱爲闕，或稱爲表，或稱爲標，或稱爲華表，名稱不一，源流莫明，其實碑與碣二類而已，作神道碑碣考以正之。

江南六朝陵墓惟梁一代尚存碑與石柱，餘皆不存，今立表如左：

陵墓	碑四		石柱十一尚有三無文字	
梁文帝建陵			太祖文皇帝之神道	左 右
梁臨川王蕭宏墓	碑存　文已漫滅	左	梁故假黃鉞侍中大將軍揚州牧臨川靖惠王之神道	左 右
梁安成王蕭秀墓	梁故散騎常侍司空安成康王之碑	左 右	右石柱存　僅存故散二字反文	右
梁始興王蕭憺墓	梁故侍中司徒驃騎將軍始興忠武王之碑	左		

梁吳平侯蕭昺墓		梁故侍中撫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吳平忠侯蕭公神道	右
梁南康王蕭績墓		梁故侍中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康簡王之神道	左　右
梁建安侯蕭正立墓		梁故侍中左衛將軍建安敏侯之神道	左　右
梁新渝侯蕭暎墓		梁故侍中仁威將軍新渝寬侯之神道	

隋書禮儀志云，梁天監六年，申明葬制，凡墓不得造石人獸碑，唯聽作石柱記名位而已。

右表以碑與石柱標題，遵梁制也。

神道

後漢書光武十王傳，中山簡王焉薨，詔大爲修冢塋，開神道，唐李賢注，墓前開道建石柱以爲標，謂之神道。

希祖案梁代陵墓左右石柱，皆稱某某之神道，卽標明陵墓前兩柱之間爲神道，非石柱稱神道也，世俗指石柱爲神道者誤。

周制，天子之墓道稱隧道，諸侯以下稱羨道。漢鄭玄周禮冢人注云，隧，羨道也，唐賈公彥疏云，天子有隧，諸侯以下有羨道，隧道上有負土，羨道上無負土，隧本與羨別，鄭云隧羨道者，對稱則異，散稱則通。

秦漢之制，天子之墓道名羨道，諸侯王以下稱神道。史記秦始皇本紀，或言工匠爲機藏皆知之，藏重卽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唐張守節正義，羨，謂冢中神道也。希祖案秦本諸侯，稱羨道，仍其名不改，而上有負土，則改從天子之制耳。漢承秦制，後漢書禮儀志云，大鴻臚設九賓，隨立陵南羨門道東北面是也。羨道改名神道者，避天子，漢書霍光傳，光夫人侈大其塋制，起三幽闕，築神道，是也。

至梁則天子之陵亦稱神道，與諸王公以下通稱，梁文帝蕭順之，爲梁武帝父，追尊爲太祖文皇帝，陵曰建陵，則葬用天子之禮矣，而石柱稱太祖文皇帝之神道，與臨川王蕭宏等墓石柱無異稱，且上有負土與上無負土之制，亦未必分，梁書武帝本紀，梁中大同元年，曲阿縣建陵隧口石麒麟起舞，今觀建陵，石麒麟在普通所稱神道各物最前列，而石柱上又明稱神道，是其證也，此則南朝偏安江左，陵制從儉，故

與臣下無甚分別焉。

神道亦謂之闕

說文，闕，門觀也，徐云，中央闕而爲道，故謂之闕，廣韻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

希祖案，闕本門觀，中央闕而爲道，故謂之闕，因而陵墓石柱中央闕而爲道者，亦謂之闕，門觀之闕，指宮門御道，石柱之闕，指墓門神道，後世稱兩旁門觀卽謂之闕，古詩十九首雙闕百餘尺是也。神道之石柱，亦謂之闕，宋趙明誠金石錄卷十八，漢馮使君墓闕銘云，故尚書侍郎河南京令豫州幽州刺史馮使君神道，然則闕卽神道也，廟闕亦稱神道，少室神道石闕銘曰，與治神道是也。闕亦有稱墓道者，宋洪适隸釋，漢故益州太守楊府君諱宗字德仲墓道，金石錄卷十九，則稱此爲墓闕是也。綜此而觀，兩石柱稱闕，亦稱神道，本皆指中央墓道而言，後乃卽稱石柱爲闕爲神道者，以其所標者爲闕爲神道耳，非其本物卽爲闕爲神道，此不可不辨明者也。

本文所稱神道，乃指墓道，係虛位而無實物，碑碣乃置於神道兩旁者，今碑碣之稱，頗多相渾，元潘昂霄金石例，諸碑碣：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二品以上，上高不得過一丈二尺，五品以上，上高不得過九尺；七品以上立碣，圭首方趺，上高四尺，一卷 此乃後世制度，非

其朔也，

後漢書竇憲傳，憲登燕然山，刻石，令班固作銘。曰，封神丘兮建隆嵑，注，方者謂之碑，圓者謂之碣，嵑，碣也，卷五十三 文選燕然山銘注，說文碣，立石也，嵑與碣同。

據此，方者謂之碑，圓者謂之碣，則梁代陵墓之石柱，即碣也，今分述之如左：

碑

古者陵墓之碑碣，最初皆以木爲之，至後世乃用石。希祖案禮制，碑有三：一爲宮廟中庭之碑，一爲庠序中庭之碑，皆以石爲之；一爲下棺之碑，則以木爲之。宮廟庠序中庭之碑，此不必論，專論下棺之碑，禮記檀弓，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玄注，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椁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爲鹿盧，下棺以繂繞。天子六繂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繂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繂二碑，士二繂無碑。禮記喪大記，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士二綍無碑，此鄭氏之所本，是下棺之碑用木之證也。

劉熙釋名，碑者，被也，此本葬時所設也，施轆轤以繩被其上，引以下棺也，臣子追述

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案此碑用木）後人因焉，故建於道陌之頭顯見之處，名其文就謂之碑也。（案此碑巳用石）此陵墓之碑從木而變爲石之由來也。

宋洪适隸續曰，碑之有穿，在廟則以繫牲，在穴則以下柩，又曰，漢碑穿無不居中，楊統碑後有餘石，打碑者去之，非穿之偏也。孫何碑解云，何始寓家於潁，嘗適潁，見荀陳古碑數四，皆穴其上，若索貫之爲者。問故起居郎張公觀。公曰，此無足異也，蓋漢去古未遠，猶有古豐碑之象耳，後之碑則不然矣。予見漢碑，皆高不過今之三尺餘，可用以麗牲，以木爲之，可用以引棺，今既失穿中之制，而碑之高下，乃無限度，與古人之碑，名同而體異也。

今觀江寧附近之梁碑，若臨川王蕭宏左碑，見圖(36)(39)安成王蕭秀左右兩碑，見圖(46)(47)始興王蕭憺左碑，見圖(54)皆中有圓穿，尚未失下棺木碑之遺跡，與漢碑相同，自唐宋以後，其碑皆無穿矣。

碣

前言古者陵墓之碑碣，最初皆以木爲之，蓋碣本作楬，周禮秋官蜡氏，若有死於道路

者，則令埋而置揭豎，鄭司農云，揭欲令其識取之。今時揭櫫是也。漢書尹賞傳，百人爲羣，皆相枕藉死，便輿出瘞寺門桓東，揭著其姓名。師古曰，楬，杙也，椓杙於瘞處，而書死者名也。

希祖案說文，楬，揭櫫也。春秋傳曰，揭而書之。廣雅，揭櫫，杙也。廣韵，揭櫫，有所表識也。古人質樸，以圓木未斲治者植立於地，而以繩縛方版於其上，書字以爲表識，管子君臣上注，表，謂以木爲標，有所告示也，呂氏春秋愼小篇注，表，柱也，荀子大略篇，注，表，標志也，此表識用木圓形如柱之明證也，標志卽表識，今謂之標記。今人以木牌植地爲標記者，偶到處有之，古者卽謂之楬櫫，亦單言曰楬，或稱爲表，其後施之於陵墓，而欲垂之久遠，乃改用石，而其形製則未改也。後漢書竇憲傳，班固燕然山銘云，封神丘兮建隆嵑，李賢注，方者謂之碑，圓者謂之碣，嵑碣也，則漢石碣形圓，與木楬同，其刻字之處，蓋亦琢成方形焉，後漢書趙岐傳。年三十餘，有重疾，乃爲遺令，敕兄子曰，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此石碣用圓石之證也。

東漢之季，碑碣形製漸亂，宋洪适隸釋云，漢江原長碣，似闕非闕，似碑非碑，又隸續

云，孔謙碣，甚小，一穿微偏左，有暈一重，起於穿中，復有兩暈在右，其一甚短，與他碑小異，此其微也。

碣又稱石柱

自碑碣形製渾淆，於是舊所謂碣者，乃稱爲石柱，水經注淇水篇，淸河之右，有李雲墓，黃州刺史賈瑤（朱箋曰，後漢書作賈琮）使行部，過祠雲墓，刻石表之，今石柱尙存，俗猶謂之李氏石柱。金石錄卷十九漢逢府君墓石柱篆文云，漢故博士趙傳逢府君神道。隋書禮儀志，天監六年，申明葬制，凡墓聽作石柱，記名位。希祖案自漢季至梁，所稱石柱，皆本名碣也。梁代諸石柱，與古代木楬，其形製相同，木楬圓柱而方版，縛之以繩，石柱亦圓柱而方版，方版著柱之處，亦刻以繩形，見圖(20)(36)(37)(44)(45)(57)(58)(59)(64)(70)(71)(73)(83)(86)所不同者，惟柱上或施圓蓋，蓋上又蹲立小石獸，此則踵事增華之通習也。

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五卷第二期有劉敦楨河北定興縣石柱村北齊石柱一篇，附載柱圖，其柱方形，已變石碣圓形之制，惟上仍有長方版，上題標異鄉義慈惠石柱頌，蓋爲叢葬義塚之所，猶有楬櫫遺意，柱上有方頂板，其上飾以石屋，圖詳彙刊，茲不轉載，蓋北齊雜以胡俗，變亂舊制尤甚，不若蕭梁尙保存中國古風也。

碣又謂之表

漢書淮南厲王傳，葬之肥陵，樹表其上，曰，開章死，葬此下。師古曰，表者，豎木爲之，若柱形也。

希祖案此所謂表，亦揭櫫之別名，故用木也。管子君臣上注，表，謂以木爲標，有所告示也，呂氏春秋愼小篇注，表，柱也，皆此類也，其後則改用石，與碣同。水經注淇水篇李雲墓石柱。本碣也，而後漢書李雲傳則稱爲表，此其證也。說文，表，上衣也，从衣从毛，古者衣裘，以毛爲表。此表之本誼也，其後表列於外，以爲標志者，亦謂之表，荀子大略篇注，表，標志也，此引申誼也，木揭石碣稱表，皆取標志之誼。東漢之季，碑碣渾淆，表亦亂施，後漢書李雲傳，冀州刺史賈琮過祠雲墓，刻石表之。水經注淇水篇作石柱，則碣稱表矣。後漢書范冉傳，刺史郡守各爲立碑表墓焉，則碑亦稱表矣。金石錄漢謁者景君表，其額題漢故謁者景君墓表，而其文云，惟元初元年五月丁卯，故謁者景君任城景君卒，其他文字摩滅，時有可讀處，皆斷續不復成文。卷十四此名爲墓表，實爲碑也，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五卷第二期定興縣北齊石柱篇圖版十一，載梁蕭景墓表，名

爲墓表，實爲碣也，名稱渾淆，頗有令人難辨者矣。

碣又謂之標

後漢書光武十王傳，云，中山簡王焉薨，詔大爲修塋冢，闢神道，注，墓前開道建石柱以爲標，謂之神道。晉書五行志，惠帝永康元年六月癸卯，震崇陽陵標西南五百步，標破爲七十片。宋書五行志，文帝元嘉十四年，震初寧陵口標，四破至地。又孝武帝大明七年，風吹初寧陵隧口左標折。

希祖案標本誼爲木末，引申爲標志，與表同，禮記投壺篇，飲畢之後，司射請爲勝者樹標。注標表也。宋書五行志，大明七年，風吹初寧陵左標折，建康實錄卷十三，大明七年夏四月，大風折初寧陵華表，此標與表通稱之證也。

碣又謂之桓，俗稱爲華表。

禮記檀弓，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玄注云，四植謂之桓。漢書尹賞傳，百人爲輩。皆相枕藉死，便輿出瘞寺門桓東，楬著其姓名。如淳曰，舊亭傳（希祖案郵亭驛傳也）於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陳宋之間，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師古曰，即華表也。

希祖案說文，桓，郵亭表也，今之鐵道車站（站即傳之俗字）兩端，亦立木為表，以告示地名，即古郵亭，表也。郵亭表四植，謂之桓表，縣治兩植，亦曰桓表，單稱曰桓。陵墓左右石柱兩植，亦謂之桓表矣，聲轉為和表，又為華表。

華表本為楬櫫之別名，故有木板貫柱四出，如梁代之石柱有方板者，此為初形。建康實錄大明七年，大風折初寧陵華表，宋書五行志作初寧陵隧口標折，梁代石柱，皆仿宋之形制，見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故知華表亦有板也。其後僅有柱，而無板者，亦稱為華表，此又變形矣。

由此觀之，梁代碑與石柱，若正其名，實當稱為碑與碣。且其形制，尚保存豐碑有穿揭櫫有版遺跡，為此種古物源流正變之樞紐，此則更當寶貴，而勿再任其摧殘者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六日作於南京青溪。

駁晉溫嶠墓在幕府山西說

朱希祖

近人陳迺勳撰新京備乘三卷，其陵墓類有晉贈驃騎將軍溫忠武公嶠墓，據江寧府呂志，謂在幕府山西，並附錄陳麟書重修溫嶠墓碑記，亦據上江兩縣志，謂在幕府山西，余讀晉書溫嶠傳，知其說非是，茲先將二陳說列左，再將駁語著於下：

新京備乘云，晉贈驃騎將軍溫忠武公嶠墓在幕府山，江寧府呂志，初葬豫章，朝廷思之，乃爲遷葬幕府山，同治上江志云，幕府山西，溫嶠墓在焉。

迺勳案清光緒己亥，先振威公權金陵營參將，署在幕府山麓，距江濱二里，辛丑夏大水，沒岸三尺，沿江通路沖沒，水退飭工修葺，見所用磚，外多泥痕，磚長質細，有麻布紋，據金石家言，磚有麻布紋者，當爲魏晉時代物，詰以所由來，則知由署後約百武古阜所得者，當如其地履勘，古阜約六七尺高，穹形頂已剗削，立禁工人，毋得侵取，檢查府志，墓在幕府山西，並招訪距墓約五里許有業農溫姓者，詢稱相傳此阜爲其遠祖之

墓，惟代遠無可徵，叠經洪楊之役，墳已迭遭剗毀矣，先公慨之，比卽呈明大府，捐廉重修，疊壁增高，並樹碑表記，逾年有粵籍溫秉忠者，僑宦是邦，亦爲溫公後裔，稔知其事，因至上海同族中廣稽譜牒，亦記有墓在幕府山之文，是則官書私乘，合符足徵，景行匪遙，燭深嚮往，謹附錄碑記於左，以備異日考古之助云爾。

附錄重修晉驃騎將軍溫忠武嶠墓碑記

竊維闡發幽光，所以復前朝之古蹟，表揚忠藎，可以感季世之人心，而况勳德著於史編，姓氏昭人耳目者乎。麟書自己亥歲，調攝金陵營，三四年來，幸汛境謐靜，每於訓練餘閒，循覽營署左近，斜陽古道，枯樹寒烟，未嘗不感慨係之，父老告予曰，公知晉溫驃騎將軍嶠墓，卽在營署之後乎，某乍聞，心怦怦動，因憶曩歲營中諸健兒掘地，獲古磚，質堅製樸，剝蝕斑駁，斷紋苔鏽，决非數百年物，因父老言疑得毋卽溫公墓耶，乃悉心諮訪，詢其遺裔，得證流傳。按上江兩縣志書云，幕府山之西，溫公墓在焉，府志則謂初葬豫章，朝廷思之，乃改葬此，今所獲正幕府山麓，然則斯爲溫公藏骸之所，確乎無疑矣。慨思公生當典午陵夷，偏安江左，五胡亂夏，而又有祖約蘇峻之變，公能與陶侃王導諧安內攘外，卒平蘇祖而拒諸胡，忠義爍於當時，厥功甚偉，今代遠年湮，塋兆夷於

榛莽，荒煙蔓草，樵牧踐踏，麟書憑弔歔欷，豐爲傷惻，爰牘籲上游，自願捐貲爲表墓道，並立碑碣，負土增高，培其馬鬣，事蒇陳乞大府飭令有司立案，且嚴禁樵採，俾後之景仰公者，來謁墓前，不迷嚮往焉，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夏調署長江水師金陵營參將陳麟書謹識。

希祖案晉書溫嶠傳，嶠與王導郗鑒庾亮陸曄卞壼等同受顧命，時歷陽太守蘇峻，藏匿亡命，朝廷疑之，征西將軍陶侃，有威名於荊楚，又以西夏爲虞，故使嶠爲上流形援。咸和初，代應詹爲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蘇峻反，嶠屯尋陽，及京師傾覆，庾亮來奔，宣太后詔，進嶠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受。於是要陶侃同赴國難，推侃爲盟主，遂破賊石頭軍，天子奔於嶠船，時陶侃雖爲盟主，而處分規略，一出於嶠，及賊滅，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封始安郡公，邑三千戶，朝議將留輔政，嶠以王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至鎮，未旬而卒，帝下冊書追贈公侍中大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如故，謚曰忠武。初葬于豫章，後朝廷追嶠勳德，將爲造大墓於元明二帝陵之北，陶侃上表曰，「故大將軍嶠，忠誠著于聖世，勳義感于人神，非臣筆墨所能稱陳，臨卒之際，與臣書別，臣藏之篋笥，時時省視，每一思述，未嘗不中夜撫膺，臨飯酸噎，人之云亡，嶠實當之，謹寫

嶠書上呈，伏惟陛下既乖御省，傷其情旨，死不忘忠，身沒黃泉，追恨國恥，獎臣戮力，救濟艱難，使亡而有知，抱恨結草。豈樂今日勞費之事，願陛下慈恩，停其移葬，使嶠棺柩無風波之危，靈魂安於后土。」詔從之。其後嶠後妻何氏卒，子放之便載喪還都，詔葬建平陵北，並贈嶠前妻王氏及何氏始安夫人印綬。

據晉書本傳，嶠葬于豫章，雖將爲造大墓於元明二帝陵之北，以陶侃上表諫阻未遷葬，惟嶠後妻葬於建平陵北，此云溫嶠墓，一誤也。

唐許嵩建康實錄，晉元帝葬建平陵，在雞籠山之陽，不起墳，明帝葬武平陵，在雞籠山之陽，不起墳，穆帝葬永平陵，在幕府山之陽，起墳。宋張敦頤六朝事迹編類，引輿地志，雞籠山在覆舟山之西二百餘步，其狀如雞籠，因以爲名。又引寰宇記云，在城西北九里，西接落星澗，北臨棲玄塘。又引寰宇記云，幕府山在城西北二十里，東北臨直瀆浦，西接寶林山，南接蟹浦。晉書本傳言將起大墓於元明二帝陵之北，則在雞籠山麓也；嶠後妻何氏之葬在元帝建平陵北，則仍在雞籠山麓也，與幕府山遠隔十餘里，此云在幕府山西，二誤也。

誤以溫嶠墓在幕府山者，始於唐許嵩建康實錄，建康實錄卷七，成帝咸和四年四月乙

末，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始安公溫嶠薨，初葬豫章，朝廷追思之，乃爲造大墓，迎還葬元明二陵北幕府山之陽。攷嵩既云元帝葬建平陵，陵在今縣北九里雞籠山之陽不起墳，（建康實錄卷五）又云明帝葬武平陵，在縣城北九里雞籠山陽，與元帝同，（同卷六上）又云穆帝葬永平陵，在今縣城北十九里幕府山之陽，周四十步，高一丈六尺，（同卷八上）則云嶠葬元明二帝陵北幕府山之陽，豈非自相矛盾？蓋幕府山當爲雞籠山，傳寫者偶誤耳，嵩如云在幕府山之陽，當云葬穆帝陵北幕府山之陽乃可，不然相去十餘里，何必云元明二陵北也，故幕府山三字，未必爲許嵩原文，惟云溫嶠還葬，則嵩未讀陶侃之奏及帝從之之詔，是其誤也。

許嵩建康實錄，但云嶠墓在幕府山之陽。山陽者，山南也。至宋張敦頤六朝事迹編類卷六引圖經云，宋明帝高寧陵在幕府山西，溫嶠亦葬山西。是誤以溫嶠墓在幕府山西者，始於宋建康圖經，此誤之又誤者也。江寧府呂志及上江兩縣志，與陳麟書之重修溫嶠墓碑記，陳迺勳之新京備乘，皆沿此誤者耳，卽溫氏家乘，亦嘗沿唐之建康實錄宋之建康圖經，誤認他人之墓爲其祖宗之墓，其可笑也。可見考證古事，若不推本最初記載，詳其始末，但據後世以誤傳誤之說，而信以爲真，未有不受古人之欺者也。

考幕府山西，惟有晉王導墓，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卷二十六，晉王導墓在縣西北十四里幕府山西，陳麟書於光緒間在幕府山西發見魏晉古磚，叢或爲王導墓也。六朝事迹編類卷十三宋明帝陵條云，建康實錄，宋明帝葬高寧陵，隸臨沂縣幕府山西，與王導墳相近，今山前有墳壟，晉穆帝陵在山南，或以西爲明帝之墳。又卷六幕府山條引圖經云，宋明帝高寧陵在山西，王導溫嶠墓亦在山西。案建康實錄卷十四，僅言宋明帝葬幕府山高寧陵，未嘗言幕府山西也，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卷二十六，宋明帝高寧陵在縣北十九里幕府山東南。許嵩李吉甫皆唐時人，離宋較近，其言較可信，圖經等書，信俗說而背傳記，學無根柢，不足信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一日作於青溪。